

八編經世類纂(七)

中華書局

PDG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靡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迺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六 十一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

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子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林傳序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

器往歸陳王子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籍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

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

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闕于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篤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

乎定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

皆武夫有功之臣孝文帝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

王綰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明申培公于齊則轅固

主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子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目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給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漢書百官表孔禮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人壽類集

卷吉天

主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祭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謂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調辭深厚思施其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選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漢書百官表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石備員請著功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人壽類集 卷吉天 四

鄉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適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殿陽大小夏
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等六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與隨

豆千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短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國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八編類纂

卷書其

五

故事顧命史臣若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閣書林及節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園蔬牧兒莧豎至于新其下順帝感翟璜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八編類纂

卷書其

本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緣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屨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也權動有千百其書名高義聞門受徒

若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唯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蓋又從而續其鑿
說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僭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
之臣息其閭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人編類集

卷五十六

七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劉桢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皆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業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韓真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

人編類集

卷五十六

八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典據鞍不忘講道劉
孝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貸于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禱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未殘、強、之、音、且、絕、粗、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三、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執、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敏、才、柔、中、山、石、曜、等、遷、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人編類纂

卷壹六

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填籍固不屬懷、又多彼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情、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于是臨太學、和制以食之、奉觴以醑之、其後命軒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庶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待中竭重席之與、于是起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人編類纂

卷壹六

十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緡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段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劉歆著書，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失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誦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大義盡失。助所階已。

人編類集

士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與太平求奇藥，今聞韓泉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銅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人編類集

卷壹太

士

終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稱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庭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戍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朋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采芣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今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有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滌，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段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

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

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驅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尊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八編類纂

卷七

六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輩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誦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哀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歿而

聖見大是
其勢危也

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若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騎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歿聞上悲哭謂哀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荃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執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王

八編類纂

卷七

六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慮於儲果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服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翮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東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南。雲滿於後。嗚呼。危困以成。而卒無救。

人編類集

卷十七

本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克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

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

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

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

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厚。濫功利之馳逐。

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

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

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

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

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

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屈。當是時。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

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覆甓。

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

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辨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義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阜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痒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人編類集

卷之七

九

九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謀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做相儗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勝之得以獵取奪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撮拾修補於煨

遠至九五

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誑跳跟騁奇開巧獻笑爭妍者四向而競出前購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遯遊瀟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人編類集

卷之七

十

十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普感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好德之徒
好利之徒

始立四家博士戴寶劉昆為施氏注丹安任雒陽鴻
為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為梁丘氏戴隗滿孫期為京
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梅公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
虞翻陸績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
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偽
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
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集

歐陽高

五

尚書 伏生

歐陽和倪寬歐陽牟 共 歐陽高
張 生 夏侯都尉 夏侯 夏侯勝

其歐陽地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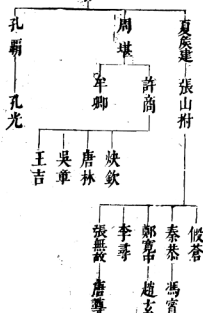
歐陽欽 禮家 曹曾 曹祉
歐陽政 禮家 陳象 丁鴻

歐陽高

林尊 平 常 朱晉 總宣 殷崇 虞勝 陳象 丁鴻

人編類集 卷五 學類 高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
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為司
徒封侯牛融張訓為大夏侯氏王良為小夏侯氏其
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
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
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
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
大全行于世

夏侯勝



文尚書 ○孔安國 都計朝 庸附 胡常 徐敷

王 璜
金 暉
系 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漢京柱林崑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為作訓鄭然石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行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為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方輿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為偽書平當周敞皆經師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恭典寶原命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英並之而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是氏武云亦偽書

齊詩 ○韓嬰 夏侯始昌 后蒼 匡衡 滿昌 張耶 龐望之 伏理

關門慶忌 趙縮 王臧 韋賞 韋成 唐長安 張長安 褚少孫 薛廣德 龔會

韓詩 ○浮丘伯 申公 轅丘江公 韋實 王式 王式

徐公 王式 王式 唐長安 張長安 褚少孫 薛廣德 龔會

人編彙纂 卷五十七 韓詩 王扶 王扶

韓詩 ○朝嬰 賁生 趙子 蔡誼

食于公 栗豐 張就 王官長孫頤 髮福

毛詩 ○子夏 申生 毛亨 長 賁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齊詩，魯中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滂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亾於曹衛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內傳亾于情三詩，既亾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于夏，其說多合人編類纂卷七

人編類纂 卷七

七

于金滕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叅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上子夏 公羊高 公羊平 公羊地 公羊敢

公羊壽 貢禹 堂谿惠 箕都 東門雲 公孫文

嚴彭祖 王仲

公羊壽

董仲舒 褚大

胡毋子都 麴公 陸孟 顏安樂

段仲溫

呂步舒

徐公弘 孟卿 陳廣 然路 孫賓

卷七

七

左傳

人編類纂

卷七

七

左丘明 曾甲 吳起 吳期 鐸椒 虞卿

孫卿 張蒼 賈誼 賈公 張禹 尹更始

尹更始 程方進 尹成 劉歆

胡常 賈護 陳欽 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丁姓—申章
榮廣—周慶
子—孫—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成

劉向—房鳳—翟左

八編類纂 卷重七 九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形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為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闈五傳者也。穀梁之傳其寡，惟戾太子奸之宣帝為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容為左氏、張玄為顏氏、恭周澤為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通

公羊為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官，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十

禮 高堂生

徐生—徐襄—徐延

公戶滿
桓公
單次

閩人通漢—方梁

蕭奮—孟卿—后倉

閩公卿

慶普

夏慶祿

戴聖—楊榮

戴德—徐良

慶咸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減去其籀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昆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侯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部

五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皓禮記註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馬融 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憐至漢孝武是書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述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人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部

五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頌之論網羅衆家爲之條註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孝經 顏芝 顏貞

翼本

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告蚼蚼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為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

劉向劉向氏

八經類纂 卷重七 學類

齊論語 二十二篇有問

王吉

王卿

張禹

庸譚

韋賢

韋玄成

魯論語 二十篇

夏侯勝

蕭望

夏侯建 張禹

古論語 二十一篇分卷目

孔安國 扶卿

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僂孔安國以古論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法魏何晏又為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大學

戴聖

程頤

朱熹

中庸

程頤

朱熹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學類 書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陸善經注七

五子
趙岐注十
孫奭撰

丁公著音釋

孟子簡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為之註。張鑑丁公著為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為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為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遵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學類

郭璞

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

孫炎

樊光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為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為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津亦言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如古今文字。摹印章書楷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明太祖解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為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學類

天

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遇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媾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遂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八

一

我祖國自豸韋輔衣朱綬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高送彼大彭勳績惟先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謬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隳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諷厥生詩曰諷諷厥生其反敷聲既此煨燾未耜以耕悠悠爰登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譽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夾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蹂躪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匿我王以綸所弘非德所觀非俊唯聞是恢唯諛是信喻諭詔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追欲從逸媿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今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察詞其因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髮詩曰爲我王管靡不練典困救艱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八

二

繆以竊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魯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微小子既考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願瞻余躬懼微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彌祖惟懷惟願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反于鄒鬻矛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迹心存我舊夢我演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乎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遯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佩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人編纂

人編纂

主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郡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典之際明諫顯爭畢贊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小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四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詠大夫授齊孟卿魯睦孟孟授下邳嚴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幽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詭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工邪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疎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

御史中丞路授鄂陵孫寶實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喞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羊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唯孟等難數困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人指其集

漢書

主

凡說之帝怒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巴朝廷推穀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代東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數日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

遇奉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

褒成君恭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

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

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

自成毋涸潤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

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人編類纂卷九六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纓懇俱中廢自殺郎京

生以易兄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兄誅於是匡孔

張禹之倫居高位往往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

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

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

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

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

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聞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尤爲恭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
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緇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
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
新莽得政以眊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
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
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
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
撓孫實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
耶抗義守死不汗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人爲業東漢書 卷五十一 七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伯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
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
饗射以素木飢葉爲俎豆黍弧蒿矢射兔首如儀觀
者如堵堵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
累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
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嶺山中建武初舉
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大火火
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族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
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非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
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
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
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鍊
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未避
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
所遇或咸不道卒以破亡令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
仁恩而反遭覆車之轍不畏人禍不畏天神人編類集 卷五十一 七

不可冀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
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蓋大恨陽許遣而陰
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
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
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
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湖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
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歆然曰林得君諧矣使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開然服林前於西

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贖
及是乃出示典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足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惟性所學於是古又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周密敬慎選舉稱平即有好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任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褐曳柴從田中歸恢

八編類纂

卷二復本

九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定也若樣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以復徵主祭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纒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偕入謁帝謂儂曰疇昔之會於卿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遠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故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興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兒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北海高密人少爲鄉耆夫休歸輒詣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八編類纂

卷三晉人

十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問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書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感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字著公羊墨守左氏
齊盲穀梁廢疾玄乃爲察墨守鍼育起廢疾以通
之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
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
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造
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
公夏黃公潁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魯東海
子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入編類纂

卷重木 學類

士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
下亂玄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
還道過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
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幹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屯寫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聘融深敬之歸闔門
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
圍攻上拔帝遣黃門左豐詣兗軍或勸植賂之不可
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譴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
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
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
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
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
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
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遠而三全經之日
遠業頗有評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
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
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
衰悲夫

入編類纂

卷重木 學類

士

黃憲字叔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殊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閔
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人

則贈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誓至京師而還，克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人編類集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球，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

字幼安

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聘，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嘗與歆錫圍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爲牽牛者，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怒，若犯嚴刑，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闕，闕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徬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何月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氏化其德，厚姓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過之道，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奉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篋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苗蕭史護從，道上饋食，至表自免歸。

人編類集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郭泰

字林

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

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素亢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獨與膺同舟而濟，資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恭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當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奉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沙南袁閔獨免焉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恭邑爲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惟華乃尋厥根宮墻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恭品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邑謂人曰吾爲碑銘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五

多欠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夾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筆鹿孟敏荷甌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决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中屠蟠爲漆工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法士伍因泰英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勞之曰背頰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未弔鹿豚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資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覽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五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并歷年之勤乎且

毋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月
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既
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主奩嚴署香王簿謂之
曰聞在蒲亭陳元不謂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
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與謝遣之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
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
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
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
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人編類集

卷重文

學誦

七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
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
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
家

陳寔穎川許人也起單微篤爲學生立談誦辟爲郡功
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
微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
明德請從外白累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
倫徵入朝郡人上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
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累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禁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
靜爲理以澆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寔
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
乎會放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寔獨甲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
有寔居鄉平心幸物有爭訟求判定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
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
待正色謂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人編類集

卷重文

學誦

七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
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尅
已反善道稱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
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
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幅
巾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
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
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酈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原曰：「不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徵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志望獄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諫，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八編類纂

卷章人

九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遂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酈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鶉鷄之網能羅矣。」既反，因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酈鄭之學，魏公

操辟原東閣祭酒，子倉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謂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徵問之，原曰：「臣聞困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闓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者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八編類纂

卷章人

十

臺者，皆力恭體之，方之茂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切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轅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固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適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人類類纂

卷之九 屬類

一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使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詣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輿論越禮制侵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扶媚道呪詛後宮晉及主上許皇后生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巫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官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閔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詠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鄧騭以母愛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老引身自退而以方番未靜

人編類纂

卷之九 屬類

二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申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祖也謙謹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恐辱合垢常與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
第三部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姝，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蝶
燕，蝶燕既生，語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
作，則傷人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
四：女門行，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八編舉事

朱重九

主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滯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居黎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
靜輕脫，視聽狹滄，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實和，叔妹
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與已也。由此言之，戒感否毀譽，一由

八編舉事

朱重九

四

而能和之，以求親其戚也。哉！馬融善之，今妻女習
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
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
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
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靈，婆神溺歿，不
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
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爲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頰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爲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宥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微懼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

八編類纂

卷壹九

婦

五

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

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誓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情。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過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娥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涿州貞女兒氏者。詩嫁彭老生爲妻。婦幣既畢。未

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嘉。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歿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真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

八編類纂

卷壹九

婦

本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艸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寤理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慄。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破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之少，而使姨如是，毋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羈，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兒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

人編類纂

卷九

七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成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貴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貴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誓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

可屈乃拜辭而去。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人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北面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

人編類纂

卷九

八

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奴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葬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突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慮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真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慕既久頗放縱馳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姓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華天姓改去釵釧襲殿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八編類纂

卷九

九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官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監制女子擅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詠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聲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又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

從去然性本便慧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

聚凶命以窺晉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聞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式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健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僅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八編類纂

卷九

十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能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賊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始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凶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蕭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季昱攻剽滕縣。亡其邑。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宜娶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潞州。襲家。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卷五十四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關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寒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人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是夕。解布帶。自縊獄中。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兩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國史編

人類

列女

審夫人審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日愛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眾王田不取群公行下報王御不參一族夫祭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審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闞伯比途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人編類纂

卷百二十

十

取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赦以刑也莫赦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放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赦歸果獲久之武王刑尸以伐隨將齋人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天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罔之禍也王行卒於楸木之下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人編類纂

卷百二十

夫及於姬所左右日夫人避火母姬日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可下堂得保傳來也保母至夫曾未至左右又日夫人避火伯姬日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日如火何伯姬日吾與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滅遂建於火而與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日衛姬諫不聽姬為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飲其夫人日樊姬諫不聽為不食禽獸之內楚子感而廢啜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日伯鹿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日貞姜嬪日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

人編類纂

卷百二十

二

班處焉伯鹿持刀而逐之日安問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夫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安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慮與其保阿閔承恭不釋兵者三旬吳退王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負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日王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
 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
 不畏威。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
 貞姜成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
 曰：吾與子生同樂，成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
 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辛誦天下。
 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成，其可得成乎？且君
 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成，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姜
 而終變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
 王要妾以成，妾非難於成也，懼苟成，成君之過也。然

人編類集

卷百十

王

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
 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
 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死，文伯
 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劍，而正履。
 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屣之綦絕，左右
 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
 友三人，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
 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者
 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為之矣。於是文伯乃謝罪，釋嚴師
 賢友而事之，引任而親饋焉。

人編類集

卷百十

四

威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
 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棘之寵臣，多怨之
 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
 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與兵而襲魯。文仲遣
 問使造公書，恐人得其書，為隱書曰：飲小器，投諸台，
 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
 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
 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飲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
 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聞之士。繕
 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
 食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
 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
 得梳，儀不得食也。於是舉侯軍於境，為備焉。齊兵聞
 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為公子也，避
 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垂隗於公子，公子納
 李媿，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
 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焉。子欲衰，不敢，婦曰：不

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
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妻
亦無以侍巾櫛矣。黃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
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
之及盾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
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
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
宗人擊牛醴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
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

人編類集

卷之七

七

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
務大而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之南
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
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臾願
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菘年而答子誅母以老
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

杞梁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
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請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

之厥於城下而哭既葬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
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見吾節焉遂
起溜水而死

叔姬晉羊舌子妻叔向叔魚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
於國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共攘羊遺之肉
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
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始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
子受之曰以食盼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
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
也隨大人而治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

人編類集

卷之七

大

何獲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未嘗於此不
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
焉而免其後申公巫平公命叔向四其室叔姬曰子
室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
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
物也女何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
驅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祀後晉殺祁盈
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展子禽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爲之誄妻曰誄夫

子之德乎。二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謀。謀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衆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未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混兮。夫子之諡。宜曰忠兮。遂定諡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顧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戚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忠無日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勸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天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之。居止。

石家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闈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鏡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家。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鬪。處於道。吏捕殺者。遇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刺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成。嗚。妾曰。吾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兒而活。衆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成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術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必行。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養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惠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勝故。不勝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鮑葵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成。晏子傷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在治也。吾謂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閨。及吾友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關門而止。不下。綽大夫從臺上見。而惟之。使人視焉。

關門而止。不下。綽大夫從臺上見。而惟之。使人視焉。

其昏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期，醜而醜，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

義姑姊者，韓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人。編類集 卷重下 九

大夫子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路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為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蔡謝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潘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爭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潘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魏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始不衰，婦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為貞，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婦為之首，吾奴不臣，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醜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子少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術。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綵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惰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籍焉而中道廢

之其何丈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

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

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

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

有憂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櫬而歎母曰

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櫬而歎何也孟子對

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

人編類事 卷重 十一

有閨門之修無閭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

今子成人矣而畏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

留

芒慈母者親孟氏女芒邪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

不愛厚過之猶不愛今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

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

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

父使妾為之繼母母之也為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

慈乎視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

於世乎章遂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漢陳母者榮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

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為之長已共立為王嬰母謂

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

暴興不祥不知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

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榮侯

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

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陵母恐陵以已故武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為

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母以

人編類事 卷重 十一

老妾故持二心請以成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為漢相

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

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即多所平反則喜

視為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為不食故

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千石東

海號母曰萬石嚴母延年為河南守有能名陰鸞酷

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

驚即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謂母閉關

不見延年免冠頸首伏闕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儻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法多殺人，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為諸生，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延，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

八編類纂

卷百千

十一

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病竟起，後為京兆尹，私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一人歾也。」我君素剛，尤歾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之曰：「我上戍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兒弟，儻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戍不還，婦紡績織，經

以為養，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養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

仁女右，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讐，矢必報不得，切其父，令要女為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既請開廂而待，乃還家，辟夫地所，沐登樓，東首，既開，廂待夜半，仇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八編類纂

卷百千

十一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值風不勝，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遺之，妻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姑恠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一子，因遠汲，溺江，夾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帶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為孝感，赤肩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功歲饑，盜遺詩米肉受，而望之，察孝，廢明帝為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乎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旣嫁男
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夫郁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德備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悟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愛或勸令
人編類集 卷百十 主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
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興大感旣廖呼
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適惡
甚矣皆自誦南鄭獄陳毋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
毋錫其家後四子皆修葺爲良士穆姜病故諸子
曰吾窮伯度達士也所論薄墓之義至矣吾必循
行毋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非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
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
戚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乃迫之

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墮冥賊懼

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鶯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
歸寧男十五又夫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愍之
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姊妹妹自表何自苦如
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端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
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頌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
故自刑剪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
邑有祀騰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人編類集 卷百十 主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嶠進曰王之節
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卽不幸當表庶旌死在清
聽可無加於乎配感勅得減死

美母者天水姜叔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州史
韋康時叔爲撫夷將軍統兵也歷下叔姑子楊阜故
爲康從事除康康容爲報仇未有間會妻或請急辭
超歸過歷下假叔母言故涕潸然下激叔與同難叔

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嗚伯奕韋使君遇難一州之
耻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變生人
誰不戚友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奴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起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起可虜也。叙兵發，起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起攻南城，叙守不下，起乃夜襲，歷屋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必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異獨留舍，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美，歎曰：「身成汝當誰恃哉？」乃以潤涅麻而蔽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人，編類纂 卷百十 七

能成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成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發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躡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起負約殺康，而抄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起妻楊聞，具節行，請與燕異，欲信昂於起，以求濟，異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起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耻，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起，起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遂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由，昂九出奇制勝，異親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成，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峻及諸嬖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邪邪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伏求徒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邪邪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誓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人，編類纂 卷百十 八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榮戟。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遺，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得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容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用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弟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饑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純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清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限，涕及劉曜階，以妃賜其將，裔屬，妃杖劍距之，竟不辱而歿。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孫然，幼養之。末嘉禾，潭爲南康守，枉殺亂潭，卒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尅捷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鎮討之。母戒與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僅從征，質所服環珮，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潭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謁，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人編類集

卷百十

九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鳳，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請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濟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兄殺，濤得免，自爾葵居會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過家子請見，請問賢道，韞肴饌素薄，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問曰：「豁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琰妻陳亦惡，辨，客焉，文而沈克之，難吳郡守張茂，成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崧爲盜，在曾所圍，食盡，少女灌年十三，率父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揚州刺史廣，成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蒙帥過，納之，女於闕室中，乃擊賊，不中，罵賊，成。

段豐妻燕王德女，竊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講成德，勒令改適，固辭疾不起，書裙帶曰：「成歸段氏，自經。」

人編類集

卷百十

十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甕甫三歲，父博收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父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羸矣，父篤癡，母不安其室，而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暮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殯，墓居墓側，終喪焉。

未與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少妹娥，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感，請甞，東港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痲疾，親戚相

棄女移住於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營殖，盡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獲，女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而白與二子寄比隣，以居，宋末，閭復，循吳郡范法，尚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果昇明子孫曇璿，以罪伏法，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弟子也，於汝父爲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歛葬焉。

入編類集 卷百十 王氏北霸城人，明睿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夫，父母舅姑，獨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柏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謙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尸寺志感，雍刺史爲樹間表焉。

渤海封卓，彭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經旬內，聞至，遂憤惋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兒子，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戎喪還，陳望而號，勸於焉矣。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集羅城

長史韋續，倉卒失計，孟勸兵登陴，激厲文武，論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職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雨，而雨，劉命公私出糶，糶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綖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乃侯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舉畚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年五歲，璠二歲，寄食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為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夫。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皆父。自請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郇縣有女子孫氏，夫為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為河東都述妻，舅始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節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場流述嶺表，初絕婚，改嫁主，以成自誓，不朝謁。上書

人編類纂

卷百十

五

蕭兒主，從述，從場，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共姜誓死，頌美前經，息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成乞歸骨。柳氏，場覽之，愈怒。堊洪濱中，資送甚薄。場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場，帝江都化及敗，主為齊建德所得，問之，自陳，圖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場亦誅，薊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稽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成，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誠成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為不慈，背夫為無禮，當割

耳，剪髮，明素心。善果以父成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善果為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成，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惰於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辱，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若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

人編類纂

卷百十

五

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成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成貧，無以養，單紡績，儲貨十年，卷八，喪，詔表，賜。

元滂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
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滂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
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汗之盧以成自誓政怒以
火焚其面不屈成

渭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
渭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汝父成
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成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
中女及婦繼之並成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
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竟成
者相迫矣遂遇害

人編類集

卷之七十四

美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
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
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
心死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
矣因臥不食卒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類

列女傳

東光驛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
罪徙成主號慟血既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
宗復辟上書訟王寃得雪陪差昭陵主疾已危懷泣
謂子曰寃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
章紀養焉嫁柳渾祿山脂京師始寧國公主方養居

本紀類纂

卷重下

一

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與渾徒步日百里以從渾躬
薪水上躬養以養渾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
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成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
千仍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渾孳之主
以授渾殊成博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
賜之田以他女第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及
入隸掖廷帝內宴衣綠衣為媚戲主進曰布思誠
為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
臣伍以得免代宗初立厥判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
犯京師王出次商於遇羣盜諭以時言稱和親

為妃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緝補
衾衣勅諸子不服純綺安焉廣德初吐蕃再入寇主
孀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渾止母性主曰君獨無兄乎
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堯

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成里爭為奢主矜守儉約
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始所服何法
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
官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
以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徃
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敬應帝悅

八編類纂

卷重下

二

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為製諭成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為哀王後
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
先嘗後靈龜薨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
逝者有知竟營管何託乎備禮合葬之自是屏粉澤
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以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
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
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
相國為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倍老

考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尚書姪女也。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去領表，矩爲黃門侍郎，奏離婦。場帝聽之，德武與裴氏曰：「媿姚甫爾，遂此分離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聞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彙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願聞儉卒。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王

一勸而絕訟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寶篋，機機其面，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嘗戒玄暉曰：「吾聞媿兄辛玄馭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貴貧益行，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爲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也。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自名。母亡，哀毀爲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今史至相，慶已與反正，成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瑒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勤，糲糲并絕，拜階下畢，卽登堂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崇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食，愈未離從兄。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王

官泰州，兄坐謫，還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功孤滿前，不能隨，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羣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誨導愈勗之，成木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蘇，服之，替嫂之服，基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服以遠嫌也。睥而亡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
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
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歲惡食
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
為裝齋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投古
賦十四首佩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
為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
元為禮官命之曰汝志而父所欲喪者大事乎吾氣
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為是故也會宗元以謫
請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庶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人盧類纂 卷五十五

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為也敬懼而已已竟卒耳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會孫相國舉女也嚴肅儉
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斥綽羅錦繡
不御每歸親不乘金碧輿乘竹輿子二青衣一履以
隨嘗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木夜習
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母者御史俞母也俞為監察御史得廩米槩之三
斛而贏一問贏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槩問車廩錢
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傭錢母怒教歸餘米償其廩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馱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

謀歸唐為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夾蘭英哀
之請得鬻鉗為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藉藉
蘭英身啖土啜冰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師仁竟
生之居無何詐為樵採竊仁師間歸京師高祖嘉
其義封未壽鄉君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為鹽城丞歸喪明貧無
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
歸侍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
年父沒哭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
不綿續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
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緝州人衛孝
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
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
抵以雙殺之自請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

徒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
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
育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請吏請
代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

胡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毀幾絕。家無丈夫，自營飲葬。具州里，飲其孝，遂葬者至千人。葬畢，盧于墓，遂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始側擁抱，始不去。為賊所捶擊，幾斃，如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涿州人。懷清仕為校書郎，坐僚胥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死中道。二髻如劫污之。徐數其罪，不敢過，獨劫其貴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以夫器還。墓汴，刺史齊幹高其行，頌而詩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詔使往，鳩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成，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急取，鳩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貽愕，奏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覘焉。直言壽濟足而出，復不灰。乃貸父火，徒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灰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垂無餘。直言後立。

高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真世漁。鄱水上，娥淵靜，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綸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死明日，父屍出，龍鬣咬魚浮，成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為神奇，共會錢塋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死，請從。彥琛曰：「死生常道，從成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誠等，裸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八

魏曰：「逮成，吾志也。」乃遂。成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為賊所剽殺。妻王英自沈。成，趙州刺史，高勳為默，所攻州陷，妻奉與俱，執默，以美官誘之降。勳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瞋目成。」未秦，中天奉，盜作二女，竄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述得之，驅以行，隔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崖。」成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為，欲塋，詔表門。梁宋盜作，斬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襲擊之，以為功。賊大恚，瀾及其弟敬殺之，兄弟爭代。成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成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成婦。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姐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鄆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順成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因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李滂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嚮之妻且歎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

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爭事不

人編類舉

九

得伴成昌齡閉其棺殮之方厚妻程自刎詰闕下陳冤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南賊陶齊亮母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未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爲反正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愛之乘間勸谷爲反正不宜顧一飯恩自汗谷不能決新聲繼而谷竟及於難

高慝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姝姝建中初河

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城自歸納志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母爲之請爲婢

以祈成許之姝姝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死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姝姝曰我家爲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拜就死事聞下太常賜諡褒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瀛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疾欲問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塋號踊啓視之既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廬墓側手封村中築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塋之已廬墓終身之甲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成吐蕃孝女被虜脫脫服裹抵涇屯丐貸護喪

人編類舉

卷一百一十一

十

還塋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瑕有鄭孝女者父職歲慶州母卒無兄弟卽翦髮毀服走慶護器還與母合塋廬墓下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啞女香甫十四走前搃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賊所盜灰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離析其詞爲十字詩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妓詭服爲男子與傳保華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
劫僑保感愛之雖蘭亦信信請盡藏委焉小娥見父
與夫服用物具在乃金信所奏出入者二期欲伺便
一日蘭出刺還集羣偷來分賊共釀酒爲樂醉卧小
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僑保來捕賊遂禽春
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處刺史張錫嘉
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
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望仙里中妻竇
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成之竇以身
蔽捍持賊杖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郊

八編類事

卷雷子類

十一

聖中

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污之詎賊夾黃巢入長安
杖書郎殷保胸妻封相赦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
美欲汙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杖劔擬之封曰我公
卿子守正而夾猶生也竟不辱而夾咸通末天子狩
寶雞翰學士李拯從陷賊夾妻盧伏尸哭行瑜逼妻
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願夾畢師鐸之亂
人掠賁克食廣陵賈周迪與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
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夾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
妻高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詣肆妻

夾矣迪大慟裹其骨歸葬焉

未延壽者揚行密妻弟也與行密御謀殺之事覺行
密給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母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
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
可知矣部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
誓不爲雙人辱赴火成五代時魏州司戶參軍王凝
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避
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寢格之不留宿李
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爲婦
人臂爲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汚吾身卽引斧斷其
臂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爲笞其主人予
善業封瘡予齋資歸焉

八編類事

卷雷子類

十一

聖中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
令擇取主疑立無取也真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勳
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謁上壽帝問錫兼衣寶帶助焉
遵勳賢寶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
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寃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
錢募告者諷緝之乃果得寃盜情得復請貸遵勳守
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
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遣兵衛馬。

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妾也。子丞相克叟。文惠公亮佐簡度使。亮咨也。皆舉進士高等。亮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與名藩。豈有異政乎。亮咨慙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適客與亮咨射。無不讓。亮咨能者。馮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修。甫四歲。貧自力。

入壽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於衣食。用粉修於學校之書。宵大雪。夜以荻撥地。燒取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襤之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父必泣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成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胡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大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衛者謂我歲在戌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率用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道之。曰。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入壽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累封越國太夫人。卒。張得制。且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中國呂正獻公夫人。女史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往視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類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闕親戚未嘗吝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筒中衣盡云天向寒無纒絮頗嘆惋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舍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妾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急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本朝集卷

卷百十

十一

數十不起或曰盍強請曰士固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勅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物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僅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愛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諫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具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諫也何憚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忠

定正色立朝瀆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魏公浚母夫人許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登卒時年二十五浚能言卽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卽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敬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條勗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晚謫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

本朝集卷

卷百十

十一

聖初封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米稼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下躬作粥召減獲女使備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入自逸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芋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容退告之百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當當有何過而笞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由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飭爲名人

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極子婦也總早亡惟一

人編類彙 卷五十五 七

釋兒存極夫婦意惟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后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滌滌共養幸矣其敢汗家聲乎生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雅兒亦辛母呂自荆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惟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成寧成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容使母獨還然至荆州僅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而以風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朱娥者越上虞朱回女也母早卒嗣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刺之舉家驚走賊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教我母殺姐媳得脫走娥竟成會稽令董 斃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奔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啞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博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徙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厥

人編類彙 卷五十五 八

王則反貝州聞趙學究女有殊色劫致欲妻之日墜馬求成不得給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諸期焉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發投地下者數四罵賊成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成和州徐閩中女爲雜陽潰軍所得欲汗之罵投江成金道三吳吳人吳末年妻及姊自沉成陷明州貢士鄭軍爲虜得罵不屈躍水成妻董哭從成盜剽膝膝驂女董美不屈成盜掠臨淮臨淮王宜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閨閻遇賊成盜掠方城許孝純妻師正言驥

子也。罵賊成臨江。言上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成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成時世亂。乞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寶為盜。掠將烹之。孝泣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表妻趙亦身就成。盜寇儀真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蘆柴扶掖。不忍去。為賊得。欲污之。不可殺其女。劫之。不可罵賊。成紹興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成臨川。余端友妻陳為盜得汗之。不可罵賊。成蕪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成。

本編類纂

卷百十

雜類

五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姦。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成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能。怒人也。德揚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劫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變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為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成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奈何。受此汚辱。必毋自汗。吾今成。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如有李志。李乃震。悉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蔡陸其前驚寤。呼吏李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哀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成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雜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成。纜數日。郡榜所居曰。孝感坊。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發之。金珠也。族婦以為已物。攘之分。其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餓終身焉。

本編類纂

卷百十

雜類

十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解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猝遇寇。度不得脫。給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前入門。大呼曰。吾欲成於家。毋不辱也。遂遇害。董八。鄉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會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為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備自為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寄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獨之
泉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
鄉鄰人孳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
於是粟取日廣與其豪折黃牛山爲五砦還少壯練
訓之有急互拚臂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
計知南劍州陳舜遺金帛獎之名其皆曰萬安晏悉
散給其下又分五砦入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
信卽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婢女甫十八赴水成越三
日得與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瑯琊宗廟供

八編類集

李雷王

主

蕭繁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成不作社
席完漢上有王狂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
心肝元暉撫州臨川王婦梁媛才數月與夫約不辱
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給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
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卽
之婦度夫去遠罵賊成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王
婦執舅姑夫皆成迫納之婦號勸欲自殺不得乃陽
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成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
之人君馬月之顛得爲之哀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
至青楓嶺下隔絕空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向望哭被

匡成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
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破永新譚婦抱
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至殺其舅姑執
婦欲汚之不可臨以刃趙馬曰吾舅成於汝吾姑又
成於汝吾從吾舅姑成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
文廟兩楹間八軀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
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燬以熾炭
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成
元阿木破銀樹垣得運使趙淮使詣揚州招制置使
李庭芝降淮伴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成

八編類集

李雷王

主

卽成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棄其尸江濱淮妾俘軍
中盡解其衣裝賭枝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
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成
福建招撫使劉全子倡義抗元成有司執其妻林勒
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
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書壁義不降而成
者乎是吾兄也吾成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
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染
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扼拌與
食飲嘔噦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成而毛借借者耻

事畔臣不屈成鳴呼謂天性不貞哉

麗水二賢母者於仲夏周節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窟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成周婦姑避地東山聞變扶膝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迫徐東行始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羽事神謹默禱而寇忽目眩君見有負囊索行者急持戰趨救之得脫去自野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呼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腰急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十五

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抱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而家毀慨舍以居瓦鏗敗帷婦姑相為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酌林氏先塚始之慶也吾之願也即成瞑矣兒幼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架問踴奇之欲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遂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及忘其家之富感也奉二母孝徐晚嬰未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淳糜以進後定老舉元廷補進士為秘

書丞追贈父母如其官則前所棄兒也子孫多深達上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有一

崔烈婦者周木忽妻也從木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或自首者出之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崔即抱刃于前自言將使軍吏書其管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括袖憑筆書出焉既出將命追之伏上窖中三日乃得免木幾木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蔬食旬催貴求娶自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十五

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揚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成戌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性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令犯子鰥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成與夫合瘞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袁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成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歎

齊郡妻劉河南人關應舉為十夫長職成澤潞間蜀

貧無依不再適勞家強婦之劉給之曰吾三月三日
存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嶺叩天
瓶獻自墮灰

庶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爲鴈而卒王蓬垢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煎爨
之終喪子復成規成備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
樹上灰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灰焉

都水監未虎妻茅坐專家簿錄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裙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斷髮誓不貳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淋瀝被時
時祇與日爲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塋之

袁氏三節者溼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成茂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成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妻某王

母若母也興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義有成不爲也發居三十年

奉舅姑生事成塾無遠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
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

卿繼卒妻楊氏與奴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邵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成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婦堅不聽且
之自經成甄城丁從信妻李年三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詣天家木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成瑞
州李馬兒女少寡勞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成

表門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色而夫暴歿
曰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子終不還

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
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給之曰舍後井旁有瘞金
當祭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成偃師王

氏女被兵執投澗成熱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成龍
泉湯輝妻張氏朝乃成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及成
願寧地震臺叔齡屋墮壓不能與會火作叔齡母前
救不得欲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

母劉謂夫妹曰汝兄成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成
天台三節者杜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秘

書監陶諡妻王也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成

閩爲繼室生一女而思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台燬於盜宗媛護姑隱不忍去爲盜兵所繫驅之行不聽刺刃于頭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厥是日宗媛歸周本亦厥方急時誼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傳母曰兒存吾不厥矣赴南隣杜氏并厥當是時歛人羅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鄉井妻盡捐奩中資相之盜犯歛宣明謂妻曰我素負殺賊各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毋留蔣曰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妾有兄弟在香山岩可守也灑泣別無何歛城陷賊聞宣明妻李在香山悉力攻蔣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妻

炮多行傷命蒼頭腰具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吾不受辱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言訖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成焉長子及蒼頭膝皆遇害冠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屙中絳崖下見貞婦如生傷有衣篋類有物勅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謝烈婦弟葵蘭溪吳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勤禮莊諒非其志不行履貧常客游謝奉舅姑舉實祭必其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窺妾衰瘦如柴且暮盜且至吾不能幸請勿遠遁決矣及今買舟東下儻免乎屢資窘難於行曰勿恐有履在謝妻曰

不避盡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卽有急有厥所可無辱也已履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履未反蘭溪兵潰東奔者不絕難再就謝裹糧扶幼女出走勝以小兒從厥明力憊甚于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若厥而厥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勝葉小兒道上逃去已赤織獨山谷呼囑勝女婦謝度不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處履歸求之決其始得厥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廉女弟葵亦秉節沉淵厥胡仲申翰曰曠人高淵妻張買誠妻亦亦溺厥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妻

里巷氓女婦耳亦厥其張氏家僅瑯伍業牧園一旦聞難妻厥二女從厥勿未并亦厥而天台狄恒妻徐被盜執給賊取水飲自沉厥吳氏婦以梅塘水禁且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雖盛暑如生新昌史屬如祇女不屈厥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

在金華故也

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烈女傳甚習年二十歸同里鄭堪堪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堪以功擢鉛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度弋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浮鉢之兵至自到水濱

州萬戶府知事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
攻漳文興戰疾力歿之王被執給賊收夫較請從積
柴負夫屍燔焉火既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歿父卧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歿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
歸歿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歿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免歿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與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牽之去罵不屈刃斷其左臂愈不屈後斷其右臂如
初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歿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末

寡恩童順事不拂卒歿其難

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復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投資焉
以女行女誑去度稍遠赴水歿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歿
松陽周婦毛罵賊歿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歿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歿紹興吳守正妻禹抱幼女
自沉歿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碎
至造棺鑊方沸蹈其中歿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歿妾馬從歿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自

經歿博興焦士廉妻王被盜執船曰家墓田有藏金
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歿所矣與妾柱皆歿紹興
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與妻韓並縊歿女池奴
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歿龍泉李說妻何亦歿溧水袁
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極貧母病癯牀者數年
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潘其里鄰婦避火女曰
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縊歿山陰徐允蕙妻潘
賊至夫代身得歿潘給盜請得焚夫尸火燼赴火歿
陳淑真富州陳壁女也學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
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曰吾絕絃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辛

於斯乎父母惟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歿也明
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歿賊抽矢騰之不
聽中矢歿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歿
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歿婢鄭奴從歿陷茶陵于同
祖妻曹與夫訣自刎歿妾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追夕
竟歿真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爲弘益累先
事歿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歿河東亂監察御
史張訥妻劉盡發貲給家人若子婦歿焉宜慰副使
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歿積薪塞戶外自焚歿大同張
思孝妻爲茹高兵所執不屈歿婦劉伏姑罵罵不絕

亦成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成姑哭之慟隨俱成
宗王黑鬪女遇難自縊成進士安志遺妻劉罵賊斷
舌成大都陷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没井成有趙
粗者與其婦温高徐謀決成趙自縊諸婦四大諸孫
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並成徐孫妻岳及毋王二女
一子赴火成永平王宗仁詳妻攜一女赴水成賊陷
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妻李赴井成太原人王
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投
崖成大亨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以妻王
蓮罵賊成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主

有姊婆居泣曰吾器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
之吾成已夫出赴井成妻劉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
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成二女
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成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翼妻
蕭解條自經成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
從兒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爲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
寺以叱賊成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劫之
不可已知其夫成仆地哭罵曰吾母成于誠吾女兒
亦成賊今吾夫又成焉吾得報汝當臨汝忽從汝乎
罵不絕口成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成東陽攜家行至

沙河夜車宿河傍有虎至街平去妻即亟起追及之
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虎成扶平還至車成
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
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
女虎啣毋女逐驅之竟全毋建寧方宰妻官夫爲虎
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旌當元時夫亡守志極
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馮翊王義妻
盧睢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成從成者遼
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剌氏
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主

曹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處百十人其夫没守
志養舅姑盡孝終喪裏事盡禮者翼人宋仲策妻梁
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
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彙大民亂而史紀
節行特著何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惡脫脫尼雅
吉刺氏字世安妻王只魯花真妻蒙古具以成自全
謂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纂

人類

賢婦人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于夏閔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酌父為客羞籠焉小酌父怒相延食監辭曰將使人備類纂

卷之二十一

麗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豔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一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化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積文伯曰以歌之家

至則新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縛也卒為天下笑故主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拱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入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十

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釋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筮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筮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非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西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宜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馬闔門與之
言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且不受宗
不具不繹繹不盡既則還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
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
女處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處吾惡其以好內聞
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瘡色無尚涕無指膺
無受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
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志
必索士怒庶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
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刑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
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
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
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千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稱
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
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四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
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
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歎者不
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離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殊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文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
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
責近年李得簡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
全安愚民仰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毋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笞母御歸府舍母
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
見壯子彼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插除墓地耳遂去

八編類纂

卷重主

五

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也
五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姬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文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妻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上條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史若短布裳與宣共覬鹿車歸鄉里
姑壻卑提堯出波脩行婦道鄉那稱之宣家帝

官至司諫校尉子夫中興初爲魯郡太守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宣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任妻亦美志行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
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
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長未而蹟見令狐子沮作
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附不起妻怪問
其故始不肯告妻詰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
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水編類纂 卷重主 四

六

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
妻曰君少條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
哉遂共終身隱避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還季師
學一年來歸妻蹤問其故羊子曰父行懷思無他異
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兩成于機杼
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爾斯

全明
家編

織也則損失成功積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舂姑又違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誤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繅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宇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父乃愈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獨除家徭遺散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虔智達士也所論薄墓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異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矩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輩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輛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高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了一婦人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是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妻之先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手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連盡為患遂歿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魏丹陽大都督媽覽郡不戴負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尙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奉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蓋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憤愴

怪其如此。覓密覘復無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覓入。徐氏出戶拜覓。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覓。餘人即就外殺。覓徐氏乃還。續錄未覽。員首以祭。胡某舉軍。虞駭。

曹爽從第。文叔妻及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悅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入編類纂。卷重平。九。世六。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焉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上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了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謝。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得綜典籍百家之言。

辛旼妻辛氏。字憲英。魏待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散爲大將軍。曹爽。泰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始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私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從。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人編類纂。卷百五。十。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始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私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從。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意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夾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意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祗嘗送錦被。意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察儉約如此。

張宜子以女妻劉殷。宜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宜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實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上

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樞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二白鳩巢以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侃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歸魚梁。以一蚌鮮遺母。湛氏封鮮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滂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

所卧薪薦。自割給其馬。又密載髮賣與鄰人。供餽。僕達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頤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富。財產恒充。常雅重昶。而劉道毀之。昶知深自愧。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道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視坐云。觀君舉厝。非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上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頤妻云。氏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頤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尚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於今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暹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暹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暹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帝幸其大學問博士經典乃制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宏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北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亭暹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婦類 主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嘗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鴛鴦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勸私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妻營殿今昭德足居鴛鴦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爾繁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謂陛下宜賞廷尉以美爵淵之尉以列土如何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奪覽古事念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歟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聽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愛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婦類 主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沈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會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與紇懼山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鬪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行義何愛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元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臨安車鼓吹麾節繡

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劔南厚賦歛以窮奢後梓州刺史童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世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歿母曰吾今始免焉官婢矣。

杜恂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超數十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始至則與恂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風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成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從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母鄧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籬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給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宅日學問有瓜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遠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撻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迺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我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番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塢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十六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第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劼等進及漢州彭士慙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劼為梯棧上圍之廖匡奔散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後周馬行達為昌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賊亡者行達必先覺擄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忌帝散遣人密訓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季多宴飲行逢曰光季數舉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即闕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若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嘗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恭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罪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逃賞邪齋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莫哭謚獻穆

妬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裏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裏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今則之無使逆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感類

漢賈長君

賈長君文帝賈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募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賈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人編類纂 卷重至 感類 皇太后言帝召見問之其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實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賈長君少君由此爲選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愛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鹿西太守以治

行高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

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

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

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

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

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上錄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

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

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

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

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是時成帝

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灾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

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詔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先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調不分別予賜今有司已爲予告得賜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漢書

三

漢史丹

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讓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火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殿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漢書
卷五十五

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聲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巨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相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適在臣當效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漢書

中

寧元上年上瘵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愛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繁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五

五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戾，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貴寵過甚，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了，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于人，以賞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及野王歲獻甘醪膏餼，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數赦二部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三

太

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楚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得不坐焉。楚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穎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凌，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奮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與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
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
奸施接賓客然門無俠士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京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
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
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
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
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令天下歛望誠爲益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人編類纂

卷百五

七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充龍
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躬
脫公主愚心實不敢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奪奢益
爲親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
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
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
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恤
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辛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
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
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教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
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軍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
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
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
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
封興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滎強侯博弟員丹並
爲耶

晉羊琇

人編類纂

卷百五

八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
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
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庭同
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
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
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
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
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
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此史帝影
即太子不
研卷出至
性之所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昆也元帝為鎮東時問其
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太子妃預討
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
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
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
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
在蕪湖帝使亮詣敦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顛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
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
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

人編類集 卷重主 九

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昆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
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
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放危向使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進敗今
之盡敗更由姻婭臣歷觀處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
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苟容至于外戚
憑託天地運勢因時根拔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
能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

繫其故何邪由姻婭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
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圍之
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
道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
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
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
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
重之亮憂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
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時
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廕軍將軍

人編類集 卷重主 十

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義
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既而正色陳
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
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
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
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
共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
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慈言亮懼
亂於是出溫嶠于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親

百典禁兵，且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使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官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論。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又帝疾篤，群臣得進者，亮疑宗自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義司徒導及尚書令下壺將軍郗鑒、陸驥、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嶠、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義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義先帝保傅，亮一巨蠶。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三

成紀

士

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歿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思變色。那那人下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闢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關，而峻保匿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殺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著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割，掠亮左右射賊，諛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若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二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讓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敬謹，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歿，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閉門投窟，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三

成紀

士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淪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擄。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諫。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遣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諫者以武昌北岸有

人勸類纂

宋書王

成帝

主

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核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虜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賈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導導而却。鑒不許。乃止。至是亮又欲平衆。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亮與鑒賸曰。皆於蕪湖反覆。謂彼

制生

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撤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其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校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客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宜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道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稱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

八編類纂

宋書王

成帝

主

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九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察隱忍。謂其非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懼慎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家先如厚。餽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亮有開復中原之意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一萬戍邾城又以陶璜爲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沔中亮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蓋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麴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爲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常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人編纂

卷五十五

七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天戎士習練乘雲奔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齊其所舉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愧棘參議以經君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鄒整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還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浸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時五十二進贈太尉益曰文康亮將孫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璜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爲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爲妃于是出爲豫章太守及

人編纂

卷五十五

十六

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岳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裒平衆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友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裒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充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求援會哀已旋成勢不接莫能自
援皆爲慕容暉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遺
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
之多左右曰代陵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
四十七逮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
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僞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感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
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

八編類林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
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
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
貪祿歟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
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
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
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
平官鹿其奏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二二八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寧宗崩宰相史
彌達謀廢皇子玆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
不許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
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
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嘿然良久
曰其人安在彌達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玆爲濟王立
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
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樂言
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錄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
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番復政得無基小人
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
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覽奏即命擇
日撤簾

王莽

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
沐出販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
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
客滿堂須臾一人入夫以苦某病當飲某藥此客

罷者敢起焉帝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曰以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母病公卿列疾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帳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微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志莽莽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十七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皇帝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焉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諛朝後白以官禪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賸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二十頃欲大司農助給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恭焉每有水旱輒素食左右以聞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幣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費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証權昭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事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先帝之室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東漢實意

論權

實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公主及僂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官掖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囑不得對後發

力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異

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帝令陰黨

陰侍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

詔書切切備以舅氏用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

况小人哉國家棄憲如狐羅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

為毀罪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

屬數往來京師因譽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

詔召請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使刺殺暢

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事

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

憲懼求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

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

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

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乘各將四千騎及南河奴左

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鵝鹿塞南單于屯居河將

萬餘騎出諸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朝

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

憲分遣副校尉閻顯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

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遣

五原郡
且其地
臣等
初後
馬可知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靛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靛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志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宜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宜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萬襲王奉貢入侍隨諷詣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五十四 匈奴傳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高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復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高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殺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通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馬進位特進得舉吏鄭眾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府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五十四 匈奴傳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五十四 匈奴傳

官用權自眾始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咎屈之罷去益困蜀大家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姝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哀其賞至成都樗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

一二三五
三四五六

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伴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爽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野有一口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滯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舉而言國忠善樸滿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守主簿博計算鈎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郤以國忠怙寵搏鷲倚之使按劾國忠乃

人編類纂

卷甫上

高麗

李

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譏被誅者百餘人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國忠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見銜摧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俗彌誇都邑時洛陽內豐城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左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盡積變轉籓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徂此見易

布帛以充天子禁葺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錫國忠紫衣全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玉錡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旣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錡有隙錡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昆仲吉温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吳卿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錡窺方深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構錡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連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風亡去帝欲討之

人編類纂

卷甫上

高麗

李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拜劔南節度度支管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厚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領史部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從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象素之效地隻輸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為林南倚撰欲

自辭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

實村禁言路林南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為村南中傷

者妃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

追國忠還林南病已困入見林下林南曰疾矣公且

入相以後事累公果成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窮摘

林南好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

爵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于銓日即定留

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

概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劍押劍無賢不肖

用選深者先補官唐文謬缺得再通眾議翕然美之

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滿盡還本司視事兵

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

至復視本司事吏部餘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

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

唱一日畢以今神明自是資格紛談無復綱序魏國

居官場坊之國忠在其前自臺禁運趨魏國第郎官

御史中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明午

夫選因就第唱補誰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僂者

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閣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

陳希烈隔坐給事三在旁既對注日已過門下矣希

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

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

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

以頌德詔仲通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

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日叢繁

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縣公調無所忌或

勸陝郡進士張彖詩國忠日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

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若咬日既出君輩

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

國忠擇善承以進日雨不為災杖風太守房瑄上郡

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循伺

國忠意乃敢啟于斯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

遣于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珣當黜

珣門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

即致辭高第俄與珣同刻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

常領餉而召募使追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運者舊

勳尸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

士無國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嚴遣宋登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此項條
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昂章僕以御史追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說詔召貧弱者各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固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觀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期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遂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何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无

又奏貶吉温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進入輔政以賈循為使節度范陽呂知誨即度于盧暢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視祿山小選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當誦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軍國忠搗帝且禪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子監國吾屬誅矣因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狀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然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拔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商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辰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經薄困虜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歿左相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无

韋見素傷良久兵解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繞河朔勁兵連收恒定若翰固守兵不妄動則兗逆之勢不討自禁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餘繁頭妃主破踐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是惡皆產窳人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左編

戚類

后族

聞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霍氏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八青紫貂裘尤

不若秦秦卷重南

盜糧內魚鱗左右大將軍兼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

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

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

皆出其門筦轄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

沐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損宗室孤弱

公侯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於事朝會恐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益主以疑

上心遷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

之論兄弟據重宗室器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

竇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自甫秦懷灰漢武安呂霍

竇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自甫秦懷灰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兄為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侍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皇孫縱不為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公安之也夫明者

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切問叶德音援近宗

室親而納信讒遠外戚毋使以政皆能令就第以則

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令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

室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

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卜也如不行

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後漢為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昭昭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正爭多沉皇帝懼

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親及妻子且惡惡

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結諫臣之舌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結諫臣之舌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結諫臣之舌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甚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較除盛陽徵金錢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宮霍上官皆皇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夫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王氏書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

八編類纂 卷之十四 臣等
出侍中王邑射擊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拜丁蘭書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憤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與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讎戚言此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益望大事不兩施臣常刻者五藏書諸神靈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贖三輔衣冠

威震天下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杜郵論

今承百王之敵人尚文巧成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取譽禁調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賤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壑成雷蓋騎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綱當復以貴戚沈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趣執

八編類纂 卷之十四 臣等
之徒誠不可視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今憲承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緘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五第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愛國定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避位歷世外戚無與焉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官人單辭所照河傾險及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陰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鬼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救還冢次寵樹遺骸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朱龍上書

管既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

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

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裴頠奏請專在門下車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邠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

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不次之恩矣陛下

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

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

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

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

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

也如此則天下如邠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

而不可以為外戚之地乎楊綸論

陛下以那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

不以為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陞祜

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

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大

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

為王也太后誠有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六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後許封關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奉奉如此論封王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王象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

教養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瓜所不容之紹興

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

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

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

祠臣恭惟誓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

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軋德宴顧以藩侯不能

撫養恩民為愛識者謂本朝國祚盛長民心固結皆

八事紫雲樓紫雲樓鼓語有以禁之劉克莊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妻之典禁兵及任

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

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

恐邊和板振新十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

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

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

掌侍衛及樞要之任蘇軾論

臣切謂李德裕定唐之名相建言仇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詰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千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

論韓忠彥第尚王未當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駢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八編類纂

卷重千四

故事

七

臣能否拜爲司隸投尉未有以自效後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貴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蓋臣之首原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夾訟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避

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顛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惡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

諸葛豐按劾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祿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思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八編類纂

卷重千四

故事

八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連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讎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中書省書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思仁陛下至孝忍卒有纖介難為意愛
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
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六所縣令苦其
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惟况乃以為
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補助之不可
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第五卷上

漢世外戚自東東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
災故必於胎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
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八編類纂 卷重雷 九

寵方授地既害之際開勢謝讓亦勝之悲哉騰懼兄
第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元略部

崔琦字子肆涿郡安平人濟其居愛之宗也少游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木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妾后肥春齊桓好樂衛嫌不音皆輔上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昏木葉漸以頹虧賈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論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鷄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度長問舊地割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暴卒志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彼孕子定列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初為八子後為八嫡非但脫
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脫莫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弔絕宗廟蛇蟠妹喜喪夏褒姒數周姬
已亡殷趙靈沙丘成姬人豈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效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然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八編類纂 卷重雷 十
摧無恃常好色有欲微無恃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鶴賦以為風於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六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一將軍累世台輔任穉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敗色馬鹿異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致之職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致之職

解印綬去莫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驅而詠之客取其志以實告琦曰將
軍令吾妻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莫後竟捕殺之崔琦并
賊使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
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鑿牆之趾以
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說凡語而稱酒徒獻
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語言甘心逸遊倡造不義亦空
貶斥以懲不軌令莫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一

本朝

十一

在位素餐尚書忌職有司依違莫有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詭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

慕容就聞庾亮菴弟水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游於外不握朝權澤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就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懷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實憲梁冀之禍也昔王章劄向每
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
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譴於世臣被髮殊俗
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
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
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
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乘將意事
雖至細繁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今免征稅初不知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一 本朝 十一
苟非愛我豈進嘉豆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

左編

鎮類

一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變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其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
 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
 官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八編類纂

秦書王表

一

上爭趙燕燕王爭成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
 燕國殷富士卒樂秩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
 與秦楚二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于外燕
 兵獨追先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
 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
 十二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
 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
 擊成燕軍騎劫成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
 成丁昌立其子爲襄王

齊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
 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
 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騫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
 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交魏之兵顧反聽命
 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獎則可重利而得
 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
 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人編樂纂

秦書王表

上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騫衍淳于髡田嬰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
 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再致帝子以爲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曰伐宋宋利對
 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越不如伐樂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實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樂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魏 主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殷家傭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此因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斂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大人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于

以其時
士之官
其然

為玉管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之計
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人孟嘗君怒而返魏
子其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
亂及田甲劫昏王潛王意疑孟嘗君若孟嘗君乃奔魏
子所與粟賈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
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
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
病歸老子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
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立

人編類集

卷第五

王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
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
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孰與為其
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嫌害于孟嘗君孟
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
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
天下之兵其于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
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
晉晉因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
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
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
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
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
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
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
孫頊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
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結挾上黨固
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
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為
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和韓曰
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
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
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
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人編類集

卷第五

六

王

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徐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汗者聚太子雖欲還恐不可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七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歎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囓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八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巫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請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莽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對曰天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隨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如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僕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座死則趙不予王也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魏 九

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故王魏王今奪晉卻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場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遇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膏酒至暮口不悉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郟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 附 平原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爾然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使段于得地必請于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
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
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壘敵此
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懼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
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
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
蔡卑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
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
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不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
質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
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寃產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
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
安邑澤水可以灌平陽也締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
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
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
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列朝夕
分趙氏之用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
締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
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
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陘之吏而決水灌智
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樓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
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在而功未遂今
中山在我腹心此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獲煩秦韓
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
公子辛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
之爲人也恐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
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無爲德
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違受嚴命。退而不全。負義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成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思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口諾于鮑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許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而爲臣。諷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轅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圍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官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餒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歿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譏。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成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嚙其面。左師觸龍言。願是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口食得毋衰乎。曰。特溺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視之曰必勿使及豈非計長久爲子孫

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人編類纂 卷首五 五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見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張子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

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

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

者亦食無糧者亦食布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蹶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微其環

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

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于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

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

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

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聚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取占之曰夢衣偏

聚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見前卷
少此一類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
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
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
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
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
糧委食上倍倍戰者裂上高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

八編類纂

卷首王五

七

七

難必勿受也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
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
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
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
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考也齊之所以
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日久之智而遂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骨乘獨
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
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為言王而重責之膏

之輔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膏以
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既返趙楚
使春申君將兵赴救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郤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
之邯鄲傳舍史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邯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
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官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
盡或劍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
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八編類纂

卷首王五

七

七

以下縞千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
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
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驥
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
然龍曰此甚不可且上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若非以君益有
功也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耶野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因人計功也此吾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急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略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賄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九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七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固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紀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故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入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九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七

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有人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流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生。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

人編類纂

卷重五

信

主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爲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人編類纂

卷重五

信

主

又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友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雅曰。王母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于子。請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類

五

王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而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遷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迫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歿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土虜漢北地于秦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便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子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焉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類

五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
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
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
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
厓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
請以疏其間留而其遣以夫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
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
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開其地形與其
兵勢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
宜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類

五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
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成楚宣
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鄴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
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
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
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
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
會往者屬踪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隴莫大焉獻公
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恐于心賓客
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
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
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
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
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穆毒封爲長信侯予之
山陽地令毒居之官室車馬衣服死固馳獵恣毒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類

五

無大小皆決于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
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騫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
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
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
園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
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狗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曰千餘家
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毒免齊趙來迎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大差潛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鷲鳥
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若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
嘗通亡人贅塔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迤遠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關閭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二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屯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郡縣在周
曰臣聞殷
在秦初平
六國不計
周姓又不
輔拂何

也今清臣人而諫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覆也我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下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
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共出則卷議夸
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
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為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
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于上都三十六年樊噲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為
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成而道分始皇帝謂之
遣御史逐問其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
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
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還言曰祖龍者人之
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比河榆中三萬家拜爵
一級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孫瓚

初劉虞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發賞典當胡表瓚數抄奪之人編類纂

卷百二十六

新編

一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京權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營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馬河過滹

漸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殺瓚輔以燕國間素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殺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郵百姓記過忘善驕耻必報州里善士各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六

新編

土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機不攻今

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傷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未喪亂，偃旆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人編類。」

李宣其

第卅

王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瀕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盟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楊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答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起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復吾

赴紹軍而歎

袁紹

董卓躡募求紹時，侍中周毘城門夜尉，任瓚爲卓所信，待瓚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惶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衆，深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友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慮

李重業

第卅

卅

其家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覆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棍，欲使離散。明年復將變義反畔，復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途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容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願馥

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費瑋，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紹，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觀，觀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觀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觀都尉沈投爲別駕，因請投口，令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投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

八編類纂

本善手

五

北渤海稽服，撫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中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盪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鄆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觀自懷猜懼，辭紹索去，任依張邈。後紹遣使詰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觀時在坐。

見圖謀，無何如，願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下而令諸侯奮士，馬以計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

八編類纂

本善手

五

不厭速，願早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十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都許，乃下詔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操相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紹爲太尉封鄴侯特
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雋表辭不受操大懼
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賜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
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押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
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擇匪
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
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
遂定幽上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人編類纂

卷百十六

七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固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歡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非之授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
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
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幸萬安
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因是語沮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寔盛何以制之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平青據沛以
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而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
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
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許以千
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兗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
義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踈
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于是
進軍攻許用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
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

人編類纂

卷百十六

八

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倚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
爲奇兵乘虛突出以據擾河南故右則擊其左故左
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擇廟勝之策而決成敗
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
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
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
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克
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圭實衆疲敝

而主騎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繁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抵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遣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殺少而資儲不如此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破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上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糧軍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用多叛應紹紹遣泣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莊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宇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番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醜收繫之候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許許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入編新集 卷三十五 十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謝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速降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後集餘衆爲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圜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入編新集 卷三十五 十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殺亂遇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學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成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劉備

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慕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讓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糧于操使敵承其隙

人編策

卷五

十一

非長計也權不聽遂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僂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欺詐如此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厄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備者禱爾諸閣下啟輒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咸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帝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瑤等亦參與謀策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詵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

人編策

卷五

十一

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進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講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之衆決幾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衛。卿不如我奉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楚死欲
因表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推爲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轄者。乃以紘爲會
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姿儀與張昭
共輔之。紘思惟補祭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楊武都尉
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
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乘衆

八編類纂

卷重夫

論

主

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
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
不以介意督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
權以勸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
肅安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
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
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路統勸權尊賢接
士勸永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
意誇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
橫兩麻屨扶守沔口以楫問大紿擊不爲可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
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或百餘人人被兩鎧
乘大舸突入縱橫裏襲身以刀斷兩纜檣炬乃橫流
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
蒙勒先鋒觀鼻斃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
破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
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
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嗜昔舊思寧
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溝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飛罪
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

八編類纂

卷重夫

論

主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遂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赦之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
之令寧將兵屯於宅所孫權劉備分荆州備使關羽
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
諸將在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
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打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
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規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綬控利于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
趨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
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
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
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
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號滑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
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
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人編類集

卷五

主

主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追遂
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踐與曹
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關之驛
傳權素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
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
取空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
富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爲衆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
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于章鄧斬之孫
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
劉琦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
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
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
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
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運渡江襲之蜀攻其外
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那真
入都類集

人編類集

卷五

主

主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
君致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
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
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
此非天下人者也

李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
因號吳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
庚申爲境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涓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釋寡人改幽州為范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遂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涓長明年圍清苑涓將鄭景濟固守涓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熒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涓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涓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涓軍立幟為應涓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涓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超議涓怒

曰孤亟戰且病孰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葉凡昔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涓涓悅亦報謝然武俊向卿之滋不憚與田悅偕謀絕涓及泚反熒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定其攻康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遺泚遣人審召涓使趨洛陽涓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官使王瑒

說悅連和俱西涓素強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冬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借稱帝乘與法從及赦令皆具初涓統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子女逃歸道平盧涓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婚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借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上金鑰啟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涓統適幽州涓使說其首遠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王帛于女計可得也遠干許諾涓唱以金帛約曰五千

里舍以須悅軍涓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索駝倍之遇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師時于野以待涓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謂涓即歸閉城守涓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問涓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涓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檀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固城自保涓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涓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滅遂攻魏州圍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涓涓令大將馬

寔慮兩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
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倚角待之武俊與其
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
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
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
回紇三百騎泊陣亂東走追斬俘虜數萬計遇夜夾
泊壘而軍是夕泊以殘衆千人奔德州

唐劉忬濟總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
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

入編類集

卷重下

五

七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忬設
方畧勸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表益治兵
及滔死軍中盡推忬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
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及忬卒
嗣節度吳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
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比鄰濟率軍會室韋破
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
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
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
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路牧虛從史外親燕內實
忌之外親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難
怨趙必不攻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
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
所以知天子終不使若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
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入編類集

卷重下

七

七

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北王使潞人將燕賁恩於
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
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
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
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
其城會救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親攝留務
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吏唐張實與濟飲而
死親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
譎已毒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
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疆按軍兩端以弘饋實憲

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水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諱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若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鶴。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人

人編類纂

卷重木

主

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冉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輜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禁之。甲圓三石之強。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俯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織計必平。尊於大臣。鏘擊張胤。未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淵不展縮衣節口。以賞賤士。此志豈須史志于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存。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始總請代款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婚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人編類纂

卷重木

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管爲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媽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政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政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仇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美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充融酒之孫也。是時上方講宴。不留意天下之形。崔植

杜元穎無遠謀欲使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
蘆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
驛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
省及除弘靖幽州朔克融輩歸本軍驛使克融輩皆
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
之中燕人訝之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德始亂
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
旬乃一出坐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
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
燭炎蒲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給養將士
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鞭小將幽人未嘗
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薊門館掠
其家貲婢妾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
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
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辯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
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齊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
屎鴟鴞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請館諒弘靖
願奪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救我矣軍中可一

文編類事 卷之六 雜事 王季

日無師乎遂取未克融王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
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
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
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齒初放頗不
能因俗制變故荒陬復亂

未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
諜知之他日爲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遂納
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譴論克

文編類事 卷之六 雜事 王季

融乃遣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
表云先請直克犒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
疏惡因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雖願
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
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忽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
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
用張仲武代元忠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
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諸帥
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
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並未報是時回

用張仲武代元忠
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
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
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諸帥
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
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並未報是時回

傷爲黠受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諫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逆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猶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逆鋒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逆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終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勤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宴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麋鹿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房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路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任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補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錄揚碑盧龍以告後世張允仲范陽人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九果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饋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帥恭軍李茂勛本回鶻何布思之高張仲武時與其候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賁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勛襲殺之因舉兵給稱賁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勛入府果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卽拜爲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人稱頌纂李處存擊李處存王銘速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麥有之卽遣將擊沙陀樂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鎗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鎗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鐔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鎗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遣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鎗引去退破之九門易夕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人悉軍望爲驛羊手趨之處

有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輜糧，伏
鎧，糧得罪，乃哀餘眾，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
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
眾推爲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夫幾卒于匡威，嗣
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野然有雄天下
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
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
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
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
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

人編類纂

李重光

魏

主

州，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
騎萬餘，長王錄，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
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鐸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
克用怒，伐鐸，鐸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
夏，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鐸，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
馬留後匡弼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
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節度使。匡威屢
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屏李抱真上書，願
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
亡。冀山谷抱真還，而鐸已迎鐸于鎮。匡威引抱真登

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其圖。鎔陽爲
鎔，鎔甲治城，塹施受方畧，陰施于以傾士心。鎔軍忠
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東甲劫
鎔入牙城，戰不利。鎔人斬匡威以徇。匡弼表訴諸朝，
徵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弼之會也。燕人不
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彊二州。
敗匡弼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彊又敗，望其族奔
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
奴妻方孔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
匡威見逐，嘆曰：「兄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村
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人編類纂

李重光

魏

主

鎮類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諫安祿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邑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聞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頹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頹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一

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因場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場厚以金帛反問場將士場慮下生變甲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場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場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放凡為賊誣誤一切不同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殺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痾陰賊不習禮

義既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欲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

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秀強力者萬人號

牙兵自署置官吏鬪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

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合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

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黃結同心而性素

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弟嘗求假節牙

將裴志清逐嵩嵩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

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吏士反陽言救其

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一

洛州楊光朝取衛州鴈州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

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卒逼使者行磁相達劉渾從

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詣使者勞而請承嗣為帥使

人不取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

刺史許一子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

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潘青李

正己淮西李忠臣云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

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馳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

守將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蒙銀月

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德

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實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北嗣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實臣二軍會聚邇更相見命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乘月壘齊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入龜類寨卷七十七 魏類 三

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塵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統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子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成德軍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實臣實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陣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實臣不為禮實臣乃貳反攻木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拔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親將常平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顯 四

陟使洪經綸至河非經綸素昧時幾聞悅養士七萬轍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祐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緣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象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成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七則等為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潘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

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

駢共爲叛臣？爾親兵與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

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

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

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泚浮屠，悅乃詐其軍曰：

有詔，闕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忿怨，與納會

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

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歿也，田承嗣益據洛相

二州，朝廷獨得那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

曰：那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

攻那州，兵五千壁盧瑩，紀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

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仝，仝固守糧食且盡，賞賜

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

士感泣請成戰，大破悅軍，遂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

唾，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遣保洹水，於是那曹俊爲貝

州刺史，乃承嗣舊時將，悅召問計，對曰：公以逆于順，

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嚙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

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

悅所驅臣，孟希福等皆皆短之，故不聽其言，燧等

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緄合兵三萬，陣洹水

，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

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燧與李抱

真不協，二帥竟頓兵平邑浮關，遷延不進，明日悅得

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襲田父餘業，與

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積天誅，

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手用

兵，使士民塗炭，悅正釋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

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成，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

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灰生以之，悅收

淚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

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

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圖，

乃僥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

日拔東盧，下深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

出幽州，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

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

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

，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

博全則燕趙安鄆州尚書必以成報德日合從連衡
救災師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
備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
酒心素欲得貝州大喜使伯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
俊出衝其寨三十萬賜酒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
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非我不肯歸泉馬酒因使
王瑋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
大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乘馬以賜君軍今
若東魏博則王師非向漳釜勢危誠能連營南師解
田從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廄

人編集

卷五十五

七

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濺衣袖
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函而坐兼二州河其士以不
得深州爲大夫恥之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
酒武俊又誑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覺恐爲後患乃
遣小校郭恆策壘于北境以非孝忠仍令其子士真
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酒兵二萬屯
寧首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故至使康愔督兵
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
納暗籍城壘中者甚衆其夏活武俊軍至悅具牛酒
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酒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遂遣戍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
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酒欲推爲
主而臣之酒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困號
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晁以
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酒屯河間留大將馬定
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
等首罷悅饑之厚遺武俊酒定官屬皆有贈與元元
年酒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此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
王武俊李納故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
猶未敢絕朱酒各稱王如故酒使其虎牙將軍王瑋

人編集

卷五十五

八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酒與趙王不敢愛其成竭力
赴救幸而解圍令太尉三兄受命關中酒欲與同統
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酒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
欲行未忍絕酒乃許之酒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琚見
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聖等議之司武侍
郎許士則曰朱酒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此及朱
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
矣酒又與判官李子瓊謀殺希彩而立此泚既爲帥
酒乃勸此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
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瓊之徒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此東西相應使酒得志此亦不
所容況同盟乎酒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
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垵大王
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
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丁時悔之無及爲大
計不若陽許借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
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
而內無舍卒之憂矣扈筭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瑋
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何以幸
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酒合
人編類纂 卷之九 九

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逸來而不出若
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器已而釋之
兵不敢出遂圍貝州酒取武城運德燒供軍餽盡
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酒圍之拔清平殺五百人
男女貨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
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
兵凡四年狂搜少謀亟戰數止成者什八士苦之
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
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
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
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咸年三十四比明以
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
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執之語曰
之友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
王牙軍而凶險多過每苦勸之悅於飲食衣服檢
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成懼衆不
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那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
軍中曰我先王之不能立我者實衆乃推緒爲留
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

子朱滔聞悅成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
悅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
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虛南史曰今幽陵之兵志
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強
盛異位可跋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
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
子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
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何命詔即拜緒節度
使貞元元年緒減少子季安副數歲爲參軍節度副
使貞元十五年魏裴觀遣軍中推恩留後因授節
度使季安擊鞠從禽附啓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
中尉吐突承璀以神象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
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疆僞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
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軍者斬時
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
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美不失
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
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
乃天子自爲之謀彼虜奔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
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

人指類矣
卷五十五

十一

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統帥兵單力
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攻罪輕重必
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
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
壓境號曰伐趙則可賊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
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
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遣魏一
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非得以
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疑於魏獲不世之
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軍兵伐承宗獲餉自辦取空
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人指類矣
卷五十五

十一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
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未滔與承嗣不協會
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
節徙相州承嗣吝吝相廷珩無所回棗葵悅代意忌
廷珩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信父
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郭爲叛臣
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陵隘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乃也遂稱疾不出悅遇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切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與晉宗名之曰與季安時爲衛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海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痢灸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戚子懷讓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指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仰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賜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王軍今與公等約能

八續魏書

卷之三

十一

魏令否背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諸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成殺人及掠人者成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圍魏博相衛貝瀆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府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饌謝慶弔服玩僧修者即日徹毀之幽恒釋蔡大懼遣各講說鈞業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發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因存問高年孳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

聖王之法

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算冀導祐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成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今名錫子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謀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歷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竄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

八續魏書

卷之三

十四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威懼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舊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枝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獻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稱畧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他鎮恐悟不受令密
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
其所為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抵戲
引魏博使至延以為歡悟盱衡攘臂弘正日鄆士疲
於戰番者未起悟當卹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耶吾奉詔相慰何悟云就令知其無能為也
既而詔悟為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
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請

人稱類纂 卷五十七

五

德殿春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皆在班場進兼
侍中擢其兄融為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關
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
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
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興鎮
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
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
二十萬弘正聲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
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
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壯眾心

度支崔陵各其京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德卒於
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至三十
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
謹軍中嘗分曹習騎弘正注矢擊中融退憤怒之鼓
當季安病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
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
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
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
賓客妻子決日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
至魏州三十里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空室月千

人稱類纂 卷五十七

十六

緒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
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
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
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笑人也
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推
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
士驕惰無關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
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
之人何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眾心不悅離間鼓扇

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濮州布軍遂大潰
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
將議益懼憲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成生以之若
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遣
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盟恩臣既無功敢忘
卽歎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吝者義士忠臣皆
爲河朔所害矣奉表號哭拜授慕容暉李石乃入啓父
璣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八編類纂

魏博李勣

十一

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趙敗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
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其傅鄂
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
殺也軍亂且置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
事以推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
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使授之憲誠
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
交通勸助請旆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
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
辭悖慢俄聞斬介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

魏

唯知識王鐸日加筆不恐離其語檢類此進於司
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罔捷反厝以禮餉
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阿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至處厚則不然但仰何
所爲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屯永
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勣

八編類纂

魏博李勣

十一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
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
以旅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
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
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
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
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節閫不進衆謂憲誠
實已曰爲我以沽思那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爲太尉何進滔震武人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冑，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逢酒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威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矣。」弘雅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于重順襲。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非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魏州

十九

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璘，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信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羅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方東攻兗、郟，非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見事弘信，常爲卑辭厚禮，以聘。

魏使者至梁，溫非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威紹威立。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鎮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鏐於藁，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師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魏州

十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備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滅，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使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史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悅、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郡王弒逆時吾不仰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厝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邠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

人編類纂

卷首七

主

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搗掠數百贖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旨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榮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襲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蹙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水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威德軍節度使安重誨夙役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屈兵間四十年自太祖

在太原時馬數不週七十莊宗取河東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士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養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彛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彛超不受代以兵

人編類纂

卷首七

主

攻之久而不克熙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焚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錘得銀綬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彛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家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蘇鼠山谷或背匿於軍營有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澤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遂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馬贊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秋閏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成未帝復召延光爲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大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將孫鏡瀧州刺史馮驪以兵二萬距黎陽撥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鏡輕脫無謀兵行以媚女十餘自隨張蓋揀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契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鏡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鏡驪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鏡乃陰召驪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鏡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壁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鏡等見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鏡等敗延光遣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爲州裨將守寶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徽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者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誦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爲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按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實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敗

魯依佛典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
衆怨閉閤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古僕射知
行事。大厝未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
卒。李正已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
逸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
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
逐。衆士皆堵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旣逐而先。正已批
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酒大慙。希逸以爲
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
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

本編類纂

卷七十七

第五

五

玉至是賜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牙相倚。嵩死。李靈
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已邑。正已後。取曹濮徐
充。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
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隣境。請附屬
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
間。滅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閩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滿口。梁
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重

餘艘。船渦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
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登進奉船。滿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
運道。撤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雖然會發。疽成。子納少
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正已威秘
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警。悅納成將救
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
洹。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
欵。納悉洹背已。悉兵攻洹。洹遣攝巡檢官崔承奉表
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本編類纂

卷七十七

第五

五

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鑑。鑑以告盧
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洹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
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
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
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洹遣牙官王智與詣
關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洹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
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
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
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克。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漲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

人編類集

卷之七 魏類

李

武人曰乞子之功抗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運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邪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乞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竊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是還輦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洎兼徐海沂觀察使洎沂見爲納所據洎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賜鐵券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查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南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襲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幄策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諱欲讓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成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鬪書久不下師道謀衰兵守境沐諍止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黃裳欲撓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爲大副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囑引凶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造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驅汴士衆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率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振蔡也凶命少

人編類集

卷之七 魏類

夫

年爲師道計日，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燒河陰，
放庫，募壯士，切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
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清院錢三十萬，糶米數萬，
倉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鍾志討蔡，謀皆出宰相，
而武元獨得君，願爲袁姦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
固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鄂東節，本
道人雜沓往來，不敢多買田，伊關陸渾間，以合山
榭，遣將營佳珍門，蔡部分之高山，浮屠圖靜爲之謀，
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釀酒，既東甲矣，其徒白
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幾薛，入

入編類纂

卷重五

手

山中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遣
官軍擊盡殺之，圍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
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惟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
脛，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
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爾守防禦，將釋亭驛吏，
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諷察，故無知者。』又窮
治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
藏弓村五千，并斷建陵，戰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
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曠、李公度、慶諫之判官李文會、
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

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出

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

沐，并囚郭曠，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

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仗劉宴平

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舉

師數萬，而晏然，屋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

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兩寇，故命給

人編類纂

卷重五

手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命員

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贖于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

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

徐州天子，非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

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

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

侍宿，既還，師道十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

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

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也，朝廷

以一策十備，誘之去矣，師道志遊承度，請京師戒候

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盧惟堪楊自溫，婢蕭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蕭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削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

入編類纂

卷之七

辛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成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唐與公等皆彼驅逐，就成地，何如轉禍爲福，殺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棗場，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帥與弘方匿，涸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真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右詔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入編類纂

卷之七

壬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遜目中塵，號絕良久，悟去，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鄆公微之，裔不成，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來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還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升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猾急，感夏役士卒營府舍，將卒憤怒，役卒王升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升恐青鄆相扇，變乃除弁關州刺史，既

本名
其人何

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伍，乘嗔入關，暖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成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隸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禁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定沂人皆出，因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報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稱請治死，許之。自

人編類纂

卷重七

七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陝西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上黨，折中山，得契丹大將勦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勦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楊光遠不可，曰：勦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

彼失之如去手，尼且屈，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善，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勦刺等。出帝將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拒，靈觀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弟遇以兵萬人編類纂

卷重七

七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割剽，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賄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險事，嘗先為備，遣使即軍中問陝虢觀察使吳泰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

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登軍中請佑儀仗。琰不許。又令留需用以伺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上寧釋袞袞登重榻自爲。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沒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尚之。虛坂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賈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符合於納。以士寧爲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迺淮代之。士寧知衆不爲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三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赦歸第。行喪。禁其

人。新集卷五十一 李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叔。曰。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上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與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制即從。內出贄後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乞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源

潛滋。爾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察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湛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遁。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迺淮厚撫之。惟清奔

人。新集卷五十一 李

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泚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疾病。其子乃爲兵馬使。迺集諸將袁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非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之。

題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辯里相
善萬榮常委以腹心題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
文珍謀執題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
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賈迥處州司馬已
而萬榮卒鄧惟恭既執李迥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
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命卽與惟恭十餘人赴鎮
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
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
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
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

本朝集

卷七

七

安悅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
萬題之厚李萬榮野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
乃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
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
恭等有執送李迥功各遷官賜錢其爲迥所屬遂逼
制位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
馬朝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
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晉許之案成則命
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
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

月

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長源揚言曰將士弛慢日
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
曰我嘗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級邪故事主帥悉
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市
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
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備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
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
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爲
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
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爲劉後弘將兵

本朝集

卷七

七

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
諒許弘喜殺節級卽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勅禁
軍兵許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
源還營頗靜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
錡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
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
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
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
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賊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困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戍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

人編類集 卷書王 魏國 表

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斷斷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督之詔使宣諭弘多僭待及齊蔡賊平勢屈人觀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悟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叔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敵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

焉悟破膽銷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葦聊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詔觸師古不借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督之悟獨寬假師道被誅使悟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也陽穀壁阿井悟無備戰又敗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先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為馬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

人編類集 卷書王 魏國 表

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久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治于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為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職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成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

讓言來取悟首，悟成諸公共次矣。天子所欲謀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五曹何爲隨之。賊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亦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斬之。福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奔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股票曰：「惟命願盡。」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即杖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進入，城門者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胥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秋，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賜殺還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魏類

聖

聖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諤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經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公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詎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寬，累進檢校司徒，實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瑯琊，陵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靡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魏類

聖

從子稹，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表。協謀

遣將請警於朝中人與帝至時從諫成已再旬積日
公困革不任受詔積請代拜中人曰固而視可也辭
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延言積所恃者河朔耳若
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積
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
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
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城
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
執四將久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
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魏朝

聖

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
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積然之
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偽拔賊丞北委天井關去
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
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夫則茂卿扼腕悵恨積聞其或
誅之宰遂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
東積因石兄洛州刺史情移書之降石以聞右拾遺
崔備表請納之帝怒斥礪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
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種百縛石馳往受之種不出俄
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積違和積諸將建議我求

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樞其使送京師使將
屯故腰嶺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猶不赦樞從諫
將成命積無咎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
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乃脅
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吞并齊民閱其貲
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裝同守邢州有募兵五
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
漢大怒問囚殺溪與刺史崔叔駉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釗守洛州給士帶布一端積檄代歲廩釗罵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魏朝

聖

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英等以次降成
德元逵以及為賊守殺之積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積使董可武誘積至北第置酒飲
醢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巨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因積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積之成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廡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
庸下亂錄誼始及軍窳促乃圖積遺衆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詭及王暢等送京師蓋誅賊初從諫妻裴氏因橫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斬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穰成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處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人皆類纂

卷之三十一

聖

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贖附地王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歷前列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藏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軍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咸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惟以宣潤奪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論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董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餒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忠真能奮出悅走朱滔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軍但軍上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聖

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東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秘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屈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宋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捍同列便其而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賂洙及父處火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諭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魯無大吠沉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柳廟美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鎮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厓造先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一 鎮鎮

四七

頒冬服聚之投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許諾及混起厓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惟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感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有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傳謀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謀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作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詆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成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微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非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澤州關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室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忽有改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職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厓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埋井條壘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驛上山徑橋上堂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二齊兵青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鎮鎮

四八

千精甲二齊兵青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茂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敬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俾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史記

王改帝鎮魏州玉壁城今絳州猗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日北虜纔畢復生上黨頓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虜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時巧之

久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八

左編

彙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號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虜助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招討沙陀部將軍並以使使討討并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八

唐

李克用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特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彊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一軍雄武軍其

叔父及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速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鞑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見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鞑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鬪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鞑靼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八

唐

李克用

鞑靼承至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從譙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悅巢窟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先秦先入賊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止至封丘。又敗之。巢腕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舉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鍊。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從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僖宗

王

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何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旣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攻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屋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攻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溫。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攻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過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戕軍容。復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遣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醜。僖宗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漳。沈規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僖宗

田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存孝以邠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并徑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邠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違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李存勖

李存勖克用長子也。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鵝鵝尾，翡翠盤，而擐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誑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

人情日繁

卷重八編類

五

竟未許之，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強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洵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攻潞州。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

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珣發于首，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侯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惜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旣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虛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入編類纂

卷重八編類

六

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袁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

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
千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
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
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
驚援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
井閭嗣源攻東井閭塹斬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
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
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
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

八編類纂

卷重天 李唐

七

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
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
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
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
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
餘騎自天井開道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
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
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
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圍謂其衆曰澤州

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歡曰晉
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
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
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用牙城自守存節手
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
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
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
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以
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
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

八編類纂

卷重天 李唐

八

會無得差辱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京取河南由士
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陵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
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
官時鄰道弔祭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
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彌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
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瑋王守元發兵屯深
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會趙將
石公立於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遂命開門移公立
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後漢書
卷之六
光武皇帝
紀六

覆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待姻好以長者期

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繁者繁大懼又不敢先

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真定州講和如

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

謂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成兵乘城拒

守錄始命石公丘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繁

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

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繁久臣朱溫

威輪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

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

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

主今殺死不隱何故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

計中宜趣發兵起之晉趙可办破梁必矣乃發兵遣

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繁使者至幽州燕王守

光方獵暮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

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非常患其與

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誓敵

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欲往而朝燕矣王不

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繁數負約今使

之與梁自相斃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

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

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

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

四萬軍于邢洺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錄復告急

于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

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劊斃者二百

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有何璽令對曰梁王戒

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

州雖以缺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勁騎追梁營挑戰

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追梁營馳射且詆之梁將譚勅等將步騎三萬分

三道追之靈胄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

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驪

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

天武軍屠酷備敗之徒耳衣鎗雖飾十不能當汝一

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

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

人且戰且却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足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

人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人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魏 襄 襄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用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備芻梁兵列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蒞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唐李嗣源將精騎三千歷梁壘門而蒞之王景仁韓勛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遇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遺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贊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披糗糧亦不暇食日暎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夫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脯梁軍未食士無聞志景

人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人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魏 襄 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謀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爾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倒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竟聲動天地趙人以深莫之憾不願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騎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偃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爲其西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士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唐將三千騎趣瀘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撤河

州縣諭以利害。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
獠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
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鎔以揚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
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
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既有侵軼，僕自帥眾當
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
鎔幼子招誨從行。晉王斷矜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
趙之交遂固。梁主奔行幄，承引兵趣東疆，與師厚軍
合。襄陽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

人編類纂

卷雷天類

十三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或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
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
人裂背，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
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襲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
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襲不許。
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鎗擊周襲首，踣地。左右救至，
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間。老
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
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質請入土門避

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蓼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
誥曰：「吾王方有事幽薊，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蓼
縣力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蓼縣，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博橋。史建瑋嗣誥分道掄。建瑋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誥遇。梁軍之樞芻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
去曰：「我爲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蓼縣未下。梁主
引揚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

人編類纂

卷雷天類

十四

置營建瑋嗣誥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服色與樞
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
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自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
燒營夜遁。述夫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旦乃至冀州。
蓼之耕者皆荷鋤耜，挺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
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
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孽更昌熾如此吾親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誰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鄧王友珪杖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卽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
使趙岩判官邵質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盛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
威揚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大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
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
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質得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援白刃止

剽掠梁主遣供奉官尼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
彥復請澶魏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於地戟手南向詔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
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
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都統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
王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頭犒軍密言于

大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
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還銀槍
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昇樓語
之曰汝渡腸王師殘震百姓數日中匪馬斫斃者百
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
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
殷梁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靖勿
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
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
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

水趣魏縣晉主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爲郭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此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十一

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劾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日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詭言搖衆及疆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非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謀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

城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瀘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岩爲瀘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將夏魯奇等揀短兵力嚴自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十一

夷逼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啗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遺騎見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環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細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入屢于夾戰計彼

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董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思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脩郭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脩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郭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郭西上自幽州引下騎救晉陽至土門郭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郭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郭知臨濟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八編集 卷之末 十九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濟矣郭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郭宮而過入臨濟郭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郭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郭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郭治莘城重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莘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植與昭義留後賀環攻澶州拔之執李岩送東都梁王以揚師厚故將楊廷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郭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

掠州民苦之請璽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璽而圍之劉郭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郭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郭老帥費糧夫亡多不速戰郭奏稱臣比欲以奇兵倚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濟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勁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郭決勝之

策郭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郭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朕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郭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定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郭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郭將萬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鄆遣卒詐降於晉，謀略無所。梁主屢趣劉鄆，鄆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鄆令涇州刺史楊廷直引兵萬人會于魏州。廷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廷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鄆自莘縣悉眾生城東，與廷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曰：「晉王鄆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李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鄆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鄆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鄆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巨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庚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

八編類纂

卷百六

王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勝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亡。聞劉鄆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鄆不至，即以鄆為宜。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鄆既敗，河南大恐。鄆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感。晉王遣兵距梁軍一里而舍，初梁非而行營，招討使賀環善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環惡其與己齊，名一

八編類纂

卷百六

王

聖下

日環與彥章治兵於野環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謀環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歷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譜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虛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荊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十五

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屢下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奔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

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

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睿曰敕騎重先

發吾爲爾殿後被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

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

而至積亙數十里王師銀鎗都指其陳衝盪擊斬往

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

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

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踣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

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十六

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驢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此夾勝料敵惟覩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晡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憚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襄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柴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魏朝

五

能振晉王歸營開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側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及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懸鐵蹄十餘艘索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陳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莫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劾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鐵纜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纜間斧其竹竿又以木嬰戟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鐵纜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魏朝

五

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爲非向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瓌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雜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并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駟甲，杵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
進，俱得免。敬、璿以是親愛之，敬、璿、李嗣源之婿也。十
一月，王賁領兵至成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於
壘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
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
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夔識
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賁戰於河南，
賁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
保其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王瓚
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八編類纂

卷香天

雜類

以推晉人弱。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
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
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
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
九錫，神文誰能禁我？願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
不為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
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位及
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奉業聞之，
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
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拮据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

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在，而王遽即大
位，殊非從來往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不
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
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彝養子張文
禮使親軍殺懿，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符之妻普
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殷
勤，進曰：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
不可立敵於肝膈。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待已，夏四
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
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錫福，待
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謂鄩乏於
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
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馳之。
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
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
上無恙，今臣已非。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
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服矣。梁主疑未欲收附，
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
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桓冠近在河上，盡

八編類纂

卷香天

天

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約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賫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符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財賤，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習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都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入編類纂。」

卷之末

元

攘除寇敵，自開變以來，究憤無前，欲引劍自刺，顯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究習等不敢煩需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固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佺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遠，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等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傑募條齊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統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斬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社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楊村晉軍聞築壘以圍鎮州，洹水泔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質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質輕之不爲，條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遮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腹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一發而虛，會日暮，還營，劍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卷之末

元

一發而虛，會日暮，還營，劍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尉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加。尉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閻寶懸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溝。汜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併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培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唐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晉書 主

之一。梁軍使振梁主以張朗為衛州刺史。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闚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隨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有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錠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城。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礮張文禮尸於中。趙王故待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臨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討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子。護表歸葬。晉賜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倚當襲。晉素懦弱。繼韜囚殺囚之。計令士卒。劫已為留。後晉王不得已。攻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三月。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晉書 主

幕僚魏珠牙將中蒙復從而問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魏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沙抹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鄭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林。留順密與趙檢使劉遂厥。都指揮使燕順守鄭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鄂州守兵不滿千人，遂駭顧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都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鄂州。非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鄂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厥、燕、顯、冉、大、梁、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

八編類纂

卷百天 彙類

五

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問鄂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厥、燕、顯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詰讓止，而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并忽，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爲非，而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氣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卽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路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水，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濟，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還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略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覆，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

八編類纂

卷百天 彙類

五

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雨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謀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緩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諫臣疑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廷尤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從之遣崇韜

入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父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早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爭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連艦唐主臆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奔鄆

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檝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解場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棄糗糧仗錫募動以千計楊劉比至開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

入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暹大梁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北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

翻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
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
騎來奔。唐土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
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專率欲行伍以奉
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勅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夾號澤潞
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
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本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五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歸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名郭崇韜同之。對曰。降
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
精兵與鄆州合契。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
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
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
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速
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

奏至朝城。上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符士悉遣其家歸。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國夫人
劉氏。王子繼吸歸。與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
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
大軍自楊劉渡河。於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
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
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
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鈇
捨也。收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
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五

子。關雖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
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
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
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劍。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
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竭。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寇。此我所不爲
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
逆佞。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字之。於是諸將
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皆崇韜之

力也。鄭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王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六 魏朝

三

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梁主日夜淨洗，不知所爲。置傳圍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岩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呂世德，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於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固自殺。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

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領唐祚，契丹撤刺河發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岩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錚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燕之。至是思錚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錚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六 魏朝

四

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侍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大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收。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

弟存祀等九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焚其尸全
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若
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燒
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匡國節度使溫籍入朝賜姓名
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
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籍發唐山陵殆
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
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李繼勳憂
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溫籍母楊氏善蓄財家
資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

人編類集 卷五十六 魏朝

中

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勳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
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
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勳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
教軍士縱火莫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
嗣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
無厭李興念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
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
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遠棄信虧義沮四
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
新朝言賤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

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健又
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
舊兵爲戍守之備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
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
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
給贍優厚委之重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
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旣而復置
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
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
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闕毬場張憲曰比以行宮闕

人編類集

卷五十六 魏朝

中

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闕毬
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
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
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
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
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從李
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從李嗣源
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
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野
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聽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宦者王九平、伶人景進、承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景雲、盈路、張憲、秦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危，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昭獲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鄴都，帝與宰相議伐蜀，咸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諳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奸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

天編類纂

卷之五

聖主

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岌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顛妻鬻子者，老弱採蕪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望，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澤州，壬午宿龔州，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遺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岌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偏袒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謀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從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殺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天編類纂

卷之五

聖主

稱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祭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爲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政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吸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又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聖主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吸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政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搏不勝因入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政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開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能彈殺之又劫仁校不能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彈迫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趨臨清永濟館陶所遇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旣爲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旣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

又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聖主

有奸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戰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車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間從馬直指揮使郭崇韜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仔斬而退由是亦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寬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殺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疾郭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郭都嗣源至郭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曰亂兵逼中軍嗣源帥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七

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戚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諂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

在禮部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日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聽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昔明日當歸藩上輩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

本編類纂

卷之六

七

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囚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惡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文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儻從審

賜名繼瑒，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賊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進，如此始可自全矣。騎指揮依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合兵。嗣源家在真定，遣侯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阜濟河分三

人編類纂

卷言天

類類

無尤

自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死，死得此何爲？」或勸李繼瑒宜早日脫繼瑒，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瑒詣嗣源，繼瑒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瑒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帝還過甕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虜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遽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

人編類纂

卷言天

類類

辛

城，李嗣源自立爲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爲河南尹，從榮爲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風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惧，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人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憲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貴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用於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輩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叔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永安公主與從榮與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唐紀

十一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開宮
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焉贊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俗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
宜竭心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
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叔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
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
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華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
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候秦王
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
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
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度置勿驚百
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吾與汝父月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
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文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
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
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黨匠牙兵潰去皇城
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
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
徵之十一月唐主亶殂子從厚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唐紀

十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本原祁人擢河中牙將時親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定玄定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瓜土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瓜土重榮多權說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刀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通京師賊調取橫數使人編類纂

卷之重九

謀紆難以外授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凶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太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曄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滿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滿吏趣具騎滿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韜率衆

不斬不置
重榮大言

八編類纂

卷之重九

土

白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屬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狗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還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果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山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馬事茂不濟乃遣使者約運和克用使將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稅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議請二池領屬監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千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嘗使者諭旨不聽令攻徙重榮克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召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勅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遣鄒寧來攻進討壁沙苑。重榮始克用書。且言秦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殺來。今忠未攻之感。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爾襄王胤。即立。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殺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縶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煇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雜類

三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獲馬數百匹。禪將七十餘人。徒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朱頰。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頰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雜類

四

樞密使系維翰。綬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頰。匿守貞所。詔取頰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塗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齋曰。挂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契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延壽敵爲契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許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許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觖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武強。契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使高祖自將攻黠，重威勢窺，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
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
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
貞懼不自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州寇，所在竊發。
護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
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
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并丹使出兵以
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
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
思綰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綰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
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
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
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
以爲道讖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
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
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
遲久困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八編類纂

卷之重九

五

八編類纂

卷之重九

木

皮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善峰。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
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
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
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
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
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
客，惟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悉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梃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吾不能屏屏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
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覆

漢書和班
漢書之天
漢書之天

承天門建空，似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其軍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包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讓能為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珣、珧爭立，珣王李克用請立珣，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珧，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八編類纂

卷之重九

七

七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禕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繼鵬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蓋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

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
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海等亦倚茂貞之
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
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
梁軍至同州，全海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
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
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
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
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值錢百，狗肉

八編類纂

卷之重九

八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
中設小磨，遺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
六宅凍餓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
路，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請茂
貞曰：「朕與六官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
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海二十
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
而唐亡。茂貞非惟凶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
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莫少誠

吳少誠，幽州潞人。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竊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策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意

人編類纂

卷之百九

九

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濶，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水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繡繡燕了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千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鄜州，以令防秋之衆，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掉臨

頓，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管田，副使劉昌喬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喬募勇士千人入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喬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入給二縑，伏兵要巷，見特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

人編類纂

卷之百九

十

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千頔以襄陽兵戰吳房，即山，會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權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顛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澗河諸師未交而潰，奔輜仗，不贊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買英秀等夜遁，保澗水，汴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

數百輩持以詔泉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悞少誠復山業冗矣然猶以帝者監諸道軍劍南帛舉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樓翦元慙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

人編類集

卷之重九

魏

十一

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爲掩其跡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悉以爲弟署右聯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恐且畏福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左叛故以少陽爲節度

人編類集

卷之重九

魏

十一

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都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擡東南山川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峒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轍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鄙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遣詔節

度嚴緩爲申光漢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凌監其軍下詔奉元濟安爵避去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驍強各遣子率兵練緩光顏軍緩屯蔡西鄙延平府下雙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虜州會裴度輔政賦貽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愈趙驊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策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澱河敗之夷其屯壘天子責緩失律以李

入編類纂

卷之重九

魏朝

主

遜爲襄復鄧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略盡還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謙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餉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徽右僕射詔旨約夷屬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鄆節度使初至淮潁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澱輪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澱水而軍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澱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己丑李愬

入編類纂

卷之重九

魏朝

主

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洹曲，元濟悉然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馮雅、口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圍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蔡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想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健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郟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未表請東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極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七

宣統

主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頤，以是兵驕無所憚。因恃跋扈，重阻，故今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震盪，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鼻騎及鄆、鄆、勇、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中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巫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充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在外，若直搗縣狐賊，成擒矣。」愬然之。

以精兵夜襲蔡坎，坎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洹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節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宣統

主

原之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慷慨尚氣，馬逐爲三城鎮，遣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相與閻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舍卒不暇，取他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齋僞赦二

界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患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還圍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陣墜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粟帥憚卒來戰建封皆汴師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蓋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師又賢即滑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閭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遮閭關所奉及脚備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驛薪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驛入宮而農納薪辭臬欲亟去不許志曰惟有歛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

人集類纂

卷之重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之重

十一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滑青圍解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貢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斬督士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窮廷喜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攻王廷濤王師經

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年無功及智與拔棹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錄晉
與首功加守太傅封厲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諫忠武
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
已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
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
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
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
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

八編類纂

卷之重元

韓建

十五

間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偏暇則謀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員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選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避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譟獨
建前白陳述乃殺宰相李昭度李瑛等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
建登城呼曰敵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
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

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
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迫及昭宗於
富平泣曰藩臣備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
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八編類纂

卷之重元

韓建

十五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肉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
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
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請建辯之建不
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
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遣部斬筠悉散殿後及三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蓋悔幸華遣延王戒
不使於世以謀興復戒不遠建與中尉劉季述謀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呼呼遂見復昭宗無如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向皇后舉觴，建踴躍，溫足，溫乃佯辭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官人眼語幕下，有兵伏殿，恐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諱建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晋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人編類纂

卷之百九

十一

爲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愍帝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

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友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遷避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拜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鄴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鄴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鄴州，不克，遷入蒲類纂

卷之百九

十一

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狗于市而斬之。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吏鄧蒙奇其狀，覲釋從之。夜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伴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入管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切復奔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駘爲畢師鐸所攻，駘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駘，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賊，告身投雄。廣陵人說以金玉，珠纒詣雄軍，買食通犀。

人編類纂

卷之壹

重

帶一得米五升，錫食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傷，背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擊師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圓暹師李濟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太軍至此，去將安歸？濟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勉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傍，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趁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

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駘。行密聞駘死，綽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於東，墮行密遂入揚州。是日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執，屠賣之，屠者判別如羊豕。行密不能求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衡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阮之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驕，舊人

人編類纂

卷之壹

重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僞兵方盛，所攻少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勳，驍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勳，勳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勳守天長，襲曰：吾以疑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勳，不幸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勳，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繼，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鍾委以宜州今彥且死鍾失所恃而守宜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鍾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宜州鍾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宋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潘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何平宜汴當引兵入朝除君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畫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備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討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宜州錢鏐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旌旂輻重巨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篡于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黎相當今悉聚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捷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又取潤州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畫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頎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頎守宜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揚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諸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善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儒民公事
非謂和議
不單項

忌嘗早出從者斷馬載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魯倚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行之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倚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倚左右請發倚父母冢

人編類纂

卷之百九

主

行密曰倚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地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行密溼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濠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濠於隊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貪賤不敢忘本濠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

兵數萬功壽州州兵少吏民懼懼延壽制軍中每旅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買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牛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守拔乃自行密求軍

人編類纂

卷之百九

主

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拔光州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朱溫旣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

師古恃泉輕敵居常奕基朱瑾墮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泔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退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綠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罷師古

八編類纂

卷之百十九

五

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揚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固兵常事也一戰之切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

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丹州刺史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頔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頔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高具舟楫及襄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頔頔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古陽磯頔執神福于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古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頔頔敗死初

八編類纂

卷之百十九

五

頔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二人者皆猛悍難制頔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頔之再思召頔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頔解兵頔恨之頔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頔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頔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湖州圍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擄而伏兵

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來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槊，一不當瑾之箭，仁義之弓，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顧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伺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遠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溥，爲李昇所篡。

八編類纂

卷之壹九

圭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圖書編

邊類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至自朔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捍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清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夫與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北乎曰應始 神京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奇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級級圍營以資後皆
稍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
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遼遼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日徙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日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深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蓋遼通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邊境字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三

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日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風關穴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沙濇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首拒擊營之半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具嚴無一人慮及請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日哨探之不相諫諍

則專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後更置薊
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衝勢成藩蔽三
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
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宜劄隔淺從此多事
彙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難護 陵寢潮河川
審通邊關非召兵聚田積石不見稱難以守矣宜商漢
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
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神箭嶺之防守

八編類纂

卷百十

四

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
以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茂加舊矣則偏頭寧
武馬門三關平定平遙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修築
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
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窮議
者謂青山臨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
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
爲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
據守不惟得扼吭允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也其

崩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哈密蒲離陷于土
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 光朝大臣馬文亦許進討
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
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塞之需則憲臣
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
是也固原右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據
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
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旣階而西鳳臨鞏之
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
則固原本可息肩也

人編類纂

卷百十

地理

五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冠也難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
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百宣
大必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
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
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爲最急則
大寧之內從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
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宜
副無阻脂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

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

誠款聞平之艱遼豐勝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

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

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蒙顏之交構宜防聞平東勝

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

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尙宣大之鑿鑿

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

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開豐勝無難也

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

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

人編類纂

卷百十

地理

六

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遼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
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惟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
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池東
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

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

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

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

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朵朶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

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獲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守塞至
厚嘗敕賜之綺繡縻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
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已未庫申妖纏畢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百陳利害
僅遣柳林之師坐收薇杜之積不然幾考庚寅之故
不貽已已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不韋類纂

卷重平

七

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為朔方郡

按朔方郡即赫達勃勒命呼十阿利蒸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方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娶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
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錢其州兵不從相聚置管仍日夏州真宗咸

平中繼遷成其子德明款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遂懷遠鎮改為興州岳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
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
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
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
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太
宰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摩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
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城之防守在
人編類纂

卷重平

七

七

舟者

晉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置武舟師于
河視其入溫彥博曰魏為長氈遇匈奴今可用帝使
彥和和整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接孫子筠彥博之言則是進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
沿河之地亦可以整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
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
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廣腹中終為所有仁
愿因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三疊

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營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

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

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最險且宜牧

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

人編纂纂卷三十一 遼陽 九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

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咽喉而折其會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

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天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皆

以孤弱以采頰三衛代天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幽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寧

住教今其爲營者五日好陳察宰兒日克大旦日把卽卽阿兒日十爾報東營日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

軍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徵宣大營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中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人編纂纂卷三十一 遼陽 十

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速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

左臂至宜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解

而莫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馳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

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君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采頰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

衆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放恭襄乃詰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

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夜當帶。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其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姓。即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咸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秦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驟掠甚盛。我軍半剽，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勸之宜，否則長驚而押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勸必啓囊撫之宜，詔

入編類纂

卷重手

十一

城塞說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計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朔，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諺曰：敵人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弱引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

北平曰應始 神京未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浚，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處遠道，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

入編類纂

卷重手

十一

三衛三衛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關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深積石雷轟，欲以孤垣仰背拒擊，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障

兵之無番休派械之有隱射蜂振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寒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譴而塞規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深知虜情不能深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日而規又何以番休其衆高養銳氣習試技巧和分陣主將所對薄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審短衝者疎有以貨賂間軍實者矣烽燧諸藩宜各為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人編集纂

卷青手

古

壯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為獷狁富是辭也邊警日至欲報其亡失遺鐵而不可得迨後孽孫亂義於我遂請為藩臣通貢市焉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吉囊次子四曰吉能日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奴掃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長子曰孔昆的祿兒幸愛黃台吉係與和進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

吉疾其所生母胡嫗者俺答以事殺之把那漢吉

孤答妻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

阿力歌持其家柄焉其餘若打來孫兀喇兀良哈永

那卜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奈虜瓦喇兀良哈永那

士蠻者亦分為四枝曰喀囉士蠻把都黃台吉曰麥

力銀台吉曰若力兔台吉曰克磬台吉衆十餘萬時

肆侵掠為中國劇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

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家駝牛羊百萬自

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宜大苦之而吉能

李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

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

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

之遂謀深入二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劉

至通河隆慶元年屠石州趙全者世首人先是呂老

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

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吳元張彥文之屬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為城郭宮室之制升版

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

倍擬宸居別為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掩

不

不

不

不知天怒遂不敢居全營故有略劉四軍力遁入關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右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職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向塞馬門獨以一河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

人編類集

卷首字

建康

去

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成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答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善之尤爲答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几慎家取免指答節之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即所謂三娘子者許勝後兒都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祺兒都司志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指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免祖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怒吾不能爲若孫外孫

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洎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寢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閉于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管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日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時轉聞於督府王公崇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管之矣遽命門者納焉以甲插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

人編類集

卷首字

建康

去

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勒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責令俺答將叛升諸逆賊隨全等械送京師以輸欵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馱犢之恩一以潛孤其鬼俵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扣饒君武君姚君各列狀上兵部揚公傳覆議校把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答乍失那吉私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吾少子

耶。所遺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住索。必爲俘誠無疑矣。俺答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勝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因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答然其計。率眾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廩。虜眾咸怨。指全等皆之。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答。龍少妻。溺幼子。信任趙全輩。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肯。各勒兵嚴陣。以待俺答。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捨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諭以虜管內。鮑崇德謂俺答曰。

八編續纂

卷重千

是類 十七

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答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爲。吾茲來也。爲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机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致之。死地。且請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卽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械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孰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爲哉。俺答慙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

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命。常導我興兵。使南北疲于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灰生之。但我北地饑無釜。衣無布帛。旣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於天皇帝。封我王爵。鈐制諸夷。永爲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留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麾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俺答令箭。爲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八編續纂

卷重千

是類 十八

上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釁者。衆言。而籍莫知適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穆宗。皇詔許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爲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答素聚全等。然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第納趙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言。一克哈屯聞之。大罵俺答曰。汝終日只爲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成爭。俺答悟。時張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成俺答令其麾下哈台吉五奴。枉繫捕衆賊二人。故俺答娶侍。自

等用事日見疎斥皆所其心焉遂詔召全等計張
即帳中擒全與其弟建龍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
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而縛械繫令夷
使打兒漢押送抵邊城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
進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偽俱
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
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
慕天朝教化故棄祖父母來歸 朝廷獨奈忍棄我
乎方公諭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母思汝故不忍相
遣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

人編集

卷之三

本

蓋以報朝廷毋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
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忍致之歎因未
幾丁火赤刀猛克論以母言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
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或鑽刀示信復竟如所
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
寇按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祭告郊廟褒之
東東支解以徇 勅王公管大司馬廐一子錦衣千
戶方公少司馬廐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
酬勲勳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加賜爵賞有
差 譯集朝臣誦 閣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 宣帝時匈

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敵中國則力以迎降
虜俺答驕悍很肆于諸酋獨稱雄長況吉能把都兒
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祀都
兒自結婚姻籍其聲授令羈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
之費人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
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
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百市之議 先
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嚮借以煽煽故其勢必
招零備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人編集 卷之三 本

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哉虜若
奉職通貢賜答自高言數如其叛盟于吾捷伐之威
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亦言求貢與馬市不
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
勢忿不承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
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
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頃部議禁不與
市今聞廣鑄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
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
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衛張家口在山西以水泉營在慶和朔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閣甫置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寸矢甲冑使得與沿邊居民方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水菓兩相豐言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示招撫天子重其事覆下部議宗伯濟公及兵部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在往籍可收俺答之封的為有據疏上 制曰可隆慶五年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 遣使奉金冊封俺答為順 王老把都黃台吉

八 勳類纂

卷 重手

主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者十為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二百戶二所賜段帛衣服有差俺答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滅亡終敢和約王公以聞 詔捕獄如趙全等例是年秋套虜吉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戴公才所自吾以俺答為長專約束彼既修貢 天皇帝得市 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惟太師矜之戴公為言于朝許其入貢開市酌延緩寧夏悉如官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提

揮千百戶爵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今上登極吉能奉貢如俺答事其後俺答死子黃台吉嗣黃台吉死子杜力良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初故東至四海洽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寸矢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餉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舉無廢陞獨東虜土蠻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略亦專事于遠之東西焉

燕剺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虜虜藉其

八 勳類纂

卷 重手

主

邪導以為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齒掠百相負也百相欺也建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聚虜海西建州則仰逼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疑疑熾矣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為之雖天誘戎心倭石歸我適膏乃鐵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前驅西番骨聽詎約目我張款稱勦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遠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免貪於山水草套虜起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番延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礦洞扒沙者又且為遁逃藪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而
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為將不少哀止
于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漢北稽顙入侍竟西
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頓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郡皆有
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亂
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

人編類纂

卷之三

法部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為耳目永元
中起自西域暹日塞外吏卒本非秀子順孫以罪過
徙邊而蠻夷懷異獸性難養易敗宜蕩軼簡易寬其
小過失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為我用亦
使不得沒于南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疑訪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鞏華城延袤千里恃三
衛為藩籬故永平密雲昌平懷柔皆設兵備豈無見
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為校官乎今遵化歸陽撫臣
皆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遼東自刺首授誠而士卒之
因疲已極今阿台雖挫而仰還二奴其勢方盛夫二

奴者與阿台相為唇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
但虎兒罕兄弟與東虎驅鴈毛大相為嚮而二奴地
形泰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彼
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為
便也阿台在開元賓陽之間其志豈遂于虎兒罕哉
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降則仰還不足慮矣宣府
山州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
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嶺房難徑下中路葛谷白
洋若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沈馬林萬全諸城南路
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永寧四海泊及龍門

人編類纂

卷之三

法部

法部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泊上連關平大路下連
橫額兒又為要地然則補長各城鎮邊臣之募軍重
浮圖略挿箭嶺之防守番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
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為京
師要塞若守玻瓈谷以衛關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
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為難守西則平
虜威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窺之路
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
堡與偏關相近虜纔出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
不可不復蓋內為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山聚

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軍分住，則按伏之費，首
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有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搢力。素有威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首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德而搢首
驍勇絕人，今不為之處，則板升終為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歹，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
欲請發銀壹萬，與火落赤每年為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方令移旂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既攜載而歸矣，其
肯去乎？况東奎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錄

重

害他，卜浪打刺失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及言乞
入木火兩兇，青把都綽力諸酋出沒，莊浪京承間，可
不憂為之逐乎？榆林兩路，最為要害，而安邊定邊連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與寧夏相為唇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持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間，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接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為災，生民憔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過抵補起運民糧及邊鎮軍糧耳。

九節

遼東總叙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地，舜分冀東北之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
之地，即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
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
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
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時為平章
奴才，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
安樂，自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
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雜錄

重

自湯姑城開元，營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元者清夷，而
遼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迤邐松花江之山，塞夷亦海西
程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失而江，夾為單，自寧互市
前，遼東被開元，鄰元良，吟三衛，而朵顏為最。
通貢事，雖藉廣，勢成藩蔽，願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
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逸北，竊發頗多，
朔漠而遼海，三萬濱陽，鐵嶺四衛，七統于開元，皆足
遇其衝，而控遼瀋，而金復游族，願諸郡，房清涼者，足
嚴守，與東西，營建州，長城為固，而廣寧遼寧各屯重
兵，以鎮壓之，便以錦義寧遼南也，五前西翼，廣寧增
道陽山，東諸開元，廣寧，竝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
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
及岸而逃，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
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之北京中京也。

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典虜迺送送
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達遼人無憤憤

焉

遼東兵馬錢糧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
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
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
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
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一
十九石六斗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
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
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川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
關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于南蒙州廣寧
中屯輔于右延推及英備駐御廣寧巡按分守駐劄
遼陽

遼東西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
長日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澤益金以西接處

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海州陸州戶州梁魚鹽

毅馬吏士或市之存塞奚夷彼遂拔以邀我我亦以

官市糜之而奸開出入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

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

粟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益聚兵開原三城中開

面受敵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

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否即繫之耕織日夜無

休時而馬市廣浦河市諸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

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隰

林崩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風風壁戰東夷隨鴉鴉

人編集焉卷青字

鎮鎗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

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如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

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來海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

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遺楊僕從齊泛渤

海荀彧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

其舊哉固初置遼東押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

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為常至永樂四年

平江伯陳睪，猶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上
今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
旅順止，鄧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場
之捷，其患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
乃征以輕資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為卽墨知縣，
言有司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道復舊制，金州別
調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
山東亦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
之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登
萊可卽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
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
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糧
買與總督王忬科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紛多
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遂前巡按路可
由設言歸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喧聚急請停止，部遂
據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為越吟也。夫遼東旣以山海
為關，亦宜以海防為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
法，且倭國與國漸相對，去遼本遠，九岡未嘗以望海
一瞬而遂推蓋于後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邊鎮保寧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刻遼二鎮邊事，備檢之矣。守制鎮易，守遼鎮難。何者？劍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邊鎮雖木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備也。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遼鎮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充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今遼東欲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為燃屑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邊類

邊鎮保寧要務

上

十一

道闊三丈餘，即以其土敷我溝，裹築為堤岸，如長嶺然。待伏兩實，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潤五尺，平身去處，留以墻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帳臺一處，周以塚口，蓋以敵樓草創之時，上墻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墻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鎗擊之。填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填。吾溝即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壕即此目前之急務也。

務也。備此者三年可完。若夫築上墻，創上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墻，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遼鎮之事，大率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鈔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涼益人之所以不居遼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之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遼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為蠲免。有關西情，屢應役者，長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處患，則貧窮之家無故而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徵賦，彼將視為樂土，携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邊類

邊東區畫

上

十一

自虞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東遼為營，西遼為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絕，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于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為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瞻東海之兩隅，為一州以海為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朝除北自遼陽

遼遼平之
山海關
也一候也
以遼平之
山海關
遼遼平之
山海關
遼遼平之
山海關

舊城南抵三岔河關素與朵顏三衛無論已然東西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雖二河邊窮一面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道亦足為東北之保障也

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頗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革而遼之兵食多匱乏矣雖東北上達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遼虜勢稍易制然嚴鑑不達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實有不可忽者且我朝建都燕地不徒宜大與虜為鄰患在肘腋而朵顏三衛及在遼之內地所恃劇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鎮不特不足為京師之障而束手無拯援之策矣縱使海運未可遽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誠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成祖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營未及就緒正今日所當講求焉遐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為一州先王計慮何深遠也故國初由登萊以觀遼陽我聖祖之慮

山海關說

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夫右碣石此其方也 因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為畿輔相嶽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為力甚易其功甚鉅也朵顏散處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塞墩堠管壘數十百所週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即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八總寨 卷書手 遼西 興和民衆皆唐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為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為於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頓千里馬近崇隆遼遼且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蘆泊周圍三百里小蘆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湖而聚且其地東俯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自日本可以通稜瑯瓠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稜瑯瓠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太祖驅逐胡元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大寧既棄則開元奠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搗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人編雜纂

卷五十五

五

劉州總叙

劉州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其地居申馬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萬我太祖既逐元君適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大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此守內邊邊人譯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緣江環遠誠自然之險也

虜不敢內服山衛者以此今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割三衛爲也先贊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璉因燒荒掩殺無辜遼蒙遂起正德以來節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者未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中國奈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卷五十五

六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外間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津難立爲壘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鐘雖設有關城勞孤懸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假水路廢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控二貢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蕪草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益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徧在東隅，其謂之何，剗東去燕河管參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剗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劄其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奉者二，為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林谷密雲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營，統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領馬后惟開獨，置其官，管領總兵，為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御史戴金題，準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

長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管，管但肆爲觀望耳，假

長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管，管但肆爲觀望耳，假

今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復將誰護，又

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

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爾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

兵，設儉修關，嚴烽速謀，不可一日不講也。

剗鎮建置

剗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銀二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二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剗州處置

剗州邊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剗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邊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無將邊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所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通，查閱亦嚴。

劉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蒙二千頃景元年桓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劉西北遷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劉州漢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濬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為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闢之而已

劉鎮各關口要津

人編類纂

卷重主

足類

九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峩眉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劉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克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簡穆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此黃花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劉州重屯山後小醜浸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為慮板

劉邊移兵要地

石晉所略契丹十六州地幽劄易鄭深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偽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併契丹所自取晉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清河為界故二國所受

人編類纂

卷重主

足類

十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兀人而復為中國太宗又于此建都足誠萬萬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國登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巫閭之境為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賊為外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節司與營義會等衛以為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盡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
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
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
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
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
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
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
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
之境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副鎮撫賞長策

夫宜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
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
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王各邊
撫賞之車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
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
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
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獨不可逃避而勤懲
乎請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
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
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
能調停大事探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
從事而副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
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
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副鎮撫賞九十
一處而參將九十二人今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
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
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參將駐關而革本
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
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
塘子路撫賞則參將暫革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
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
駐捺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
先入冷口一處聽賞卽移參將駐冷口石門路參將
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準不接遼東則
參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參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
十八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參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木于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扶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爾台襲職生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卽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爲朵兒于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字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討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人屬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十一

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設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今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副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卽西置丙免于洸河東置趕免于副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屈強虜且東自副鎮西至

洸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於裕堂中固曾無一人垂見而深憂之者今洸河已見告矣起免亦復跳梁矣

劉象陞

秦築長城由山海秦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副鎮一帶邊境乃屬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墉畧備然副鎮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掘守之說猶如膠柱改若權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十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死馬食草卽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禦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彘凡入敵境則先審其不窺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審兵但口外之水多淥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居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熱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劉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

八編類纂

卷言十一

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蓋成堵矣虜

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劉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聚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刷脩成險隘積滾水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牢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灰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枝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田鷄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割管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

八編類纂

卷言十一

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

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做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漁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圃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遊求永清二酋久已優賜志望無厭而又姻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爲上大劑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牆烟火在望鐵騎馳驅頃刻即至况老酋聚牧各部破繩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磽确之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溝通撫臣既達人心易捏况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宣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三處黃把車史之表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守一而職九堵但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奄至也山西撫三而重七蓋以庸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徧老孤危西河乘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疲瘠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之

八編類纂

卷重王

十七

六關總叙

居庸諫薊州紫荆劍馬諫保定馬門偏頭寧武諫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大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馬門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繫帶關秋滿華陰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入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焉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可一人卽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劍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阻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馬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境西盡雍雍河之濱馬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馬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僅不其險隘虜往往由喬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寒設關夫環成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荷肩曳踵左右環立正德以後高者入路通者奸關廢盜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八編類纂

卷重王

七至九

直隸三關

居庸關註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

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

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

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共馬步官軍一

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住城共馬步官軍七

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小石城一座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俱無住城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城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保衛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駝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共馬步

官軍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 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四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保衛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標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馬門

亘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索帶間秋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鰲虛龍富山海之際為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備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蒼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巖嶂扼為居

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

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忍諸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刑沼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謀奪
紫荆窺臨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
晉廢入金遼爲宣德宜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
府論設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太祖擊胡元混

八編類纂

卷重王

地理

三

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內蓋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
六年始置萬全衛同于關內城隍衛十九列分五路各
設參將一員管坐繁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關
于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寨峯黃崖四驛接
太宣古北口西拒州威虜明安黑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關元典和萬全出入嘗
曰滅此殘虜惟守關平輿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
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典和亦廢而關
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土
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
勢完固踰稔易守然夫京師不四百里鎮論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鉅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
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營
屢至焉東路水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
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
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益得權宜之術守謙
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
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蓄瓦礫

八編類纂

卷重王

地理

三

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
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蔽壞乃至此
宜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空運之策可行也又按
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
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日本折聞矣此諸邊之
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若於
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
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
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
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成緩之節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歲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于歲例內日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土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四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三石，有零圍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匱困及渡河北，指彼恒遂而無戰，故嘗恭爲之說曰：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太祖之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成祖始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割寧谷之兵內向，遂成再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爲勞哉，夫亦親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于金陵則達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構，既都之後

又勤驅掃除也，故嘗恭爲之說曰：成祖之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兵馬之利故也。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遼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勦其防乎。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

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已不戒，雖虜人居庸

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

由劄鎮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嚴蹕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一山之限，萬全之處，未必

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飲馬之擾乎。宣府

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實未塞則葛峪之敗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宜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宜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大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中路旣戒然自四海治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畿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驄鴉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

人編纂

卷重五

議

五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翻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不至于是督臣崇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併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內顧外踈供餽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門戶之兵以守堂與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照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畿輔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人編纂

卷重五

議

五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任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其計不亦後乎

山西總說

宜入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宜大之撫臣守江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馬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足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馬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馬而遂萃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馬至寧馬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人編類纂

卷十七

邊

末

陝西撫臣于延綏甘肅遠矣而下寧夏為近得不可使春還長安而秋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馬之腹裏並列為封守而卒以並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馬之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馬猶宜庸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荆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為其足以彌偏老則凡平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為寧馬之計者舉為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為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人編類纂

卷十七

邊

末

今之縣令責其輯散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類也虜人偏老羅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馬矣里戶逃亡繩之以有司失牧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不可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者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悅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且之驚澤澤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紫

刑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
 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哉豈非設官分守之有
 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剴偏老以南寧鴈以北特設
 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宜大而開封府于偏關
 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鴈門
 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爲分守而
 朔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于大同
 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盡關南而守之使
 得其變數與監司黃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
 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
 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
 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
 俱仍其舊此非荒蕩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
 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
 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
 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馳回
 爲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
 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遠處寧武
 以陸百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庸人方款猶已矣

人編類集 卷首五 手

萬一狼心忽逞烽火再燔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
 撫臣專薦其責而獨山西一省踈其中空而誤于選
 制是使全晉之背關一設藏之嘗而以大同河東海
 盜傾虜地是特錄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
 而後九邊首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
 虛且自濟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
 牧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于虛餼吏書紙劄之供計
 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
 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
 下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 社稷

人編類集 卷首五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
 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
 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十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
 草十一月至三月每匹每
月支草三十束計九十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
 七十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繁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右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通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關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重之也

入典類纂

卷重手

羊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接應賈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崑崙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實矣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狄兒嶺西至平虜城無山微險故多大
國初設大驛廣分封代王并分舉之寇東西二路北設二邊洪衛無城西則平虜威
 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人順聖諸處之
 衝北二邊因壞舊直裏而平虜西邊老營堡與偏關
 近虜總出全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偏頭寧武屬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
 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
 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死達官達
 舍多安置真係河關等處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
 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
 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
 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
 寬復設偏頭寧武屬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
 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
 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退
 至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
 來尋覓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

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駱

劉屬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
 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

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
 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剌關又

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
 紫剌居庸可險而今不可論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

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剌居庸胡馬墩
 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

勇積勳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
 無警矣

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
 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

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
 幸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合餘

土兵其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各糧料花布屯糧
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
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每石折年例銀七萬兩例鹽
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山西起
運夏秋二種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
折運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
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每束折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
六百里其全境特與虜爲密邇登墻則虜在其下平
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僧撫臣等
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馬呼而騎之升高北望數
百里皆平曠無關關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
未至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
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慰也中
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類垣敗壁僅存形
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墻

而入者夫亦爲之名耳而豈其終於折耶夫一家之
門必有藩籬鳥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
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爲備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
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塚之禍率均九邊而
其存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
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
臺明烽火其使邊民盡耕之穡可望成功而皆臺既
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策則大同之民庶
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曰嘉
靖初年嘗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大同總論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關鎮豈所謂先其
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
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
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
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贏且歎也近以修工亦
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旣負矢在鬪亦不過以修工
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
令已私人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卽不終罷者
且暫留以爲六百里見急之工既完而再調可也是
同據一柙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救者其戶絕

矣而必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賒殺者多一
勝者少久之則并乙而度且逃矣乙幸不試於虜而
不免于瘴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
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以供 王府祿
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
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 宗藩於
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
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
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邊防之一然爲國
家要害焉除敵畏詳之

河套三兩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邊陲西榆林堡
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
邊境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
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
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因初虜遁
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沒失其險虜始渡
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制緣邊一帶營
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
官軍分戍而河而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通塞

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
邊人以爲嚮道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
剽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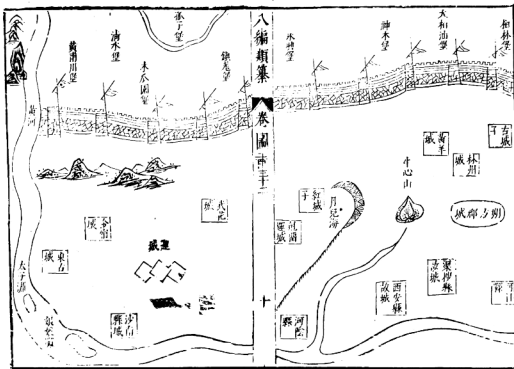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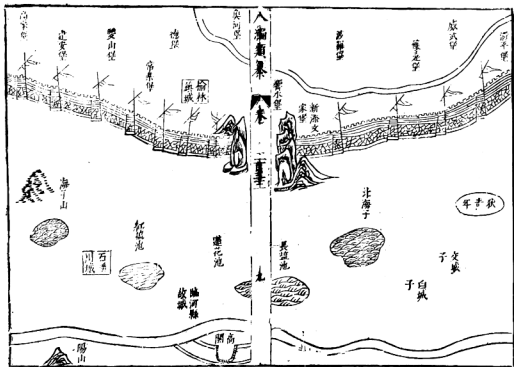
防河套議
卷之五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總兵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
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
里管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爲邊患近
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
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入編類

卷之三

六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迷迷都六鎮沙河
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子回回菜紅鹽池百眼井
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
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
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上平漫難據已
之後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管堡移徙直
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
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管堡成爲
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亦之策且曰嘗統
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河套地廣袤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泧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前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十一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秦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讓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落沒入匈奴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淑固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諭年纔復業九邊關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糶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料種未之究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十一

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夫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危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乎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分半，固
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
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
置諸大漠，驅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陵旣昭，賊膽應
裂，狼顧宵息，雖數椽肆侵，帙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
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旣
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未棄，虜
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固之重務，人之謀日須，
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
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沿河修築，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主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
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
發於衛所，犯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
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
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開一項是爲閒田，以
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招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
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
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
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旣臨
河設險，及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
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
費，行之旣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
大畧也，乞 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
俟其騰畧漸雄于焉，昭 盛明無外之度，開 皇上
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
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
則順天以動豫在，師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
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
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
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任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養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攬精練馬整頓火器精利此我之勝勢虜不得而與之地今

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謂意其虜強莫禦營日支軍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

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編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日

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

人編纂 **李重王** 建寧 **王**

度各鎮兵馬嚴加設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全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後

新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

臣上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

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成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銳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鎗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五萬斤寸大角架相為表裏庶可鞏捷此謂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箭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閩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延黃

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禮鎮由

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

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

令運貯漳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

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奚啻萬

焉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

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

安及其上游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兼運淤塞悉加導檢渭河務在疏通
延撫廷毅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劇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賊鬪若遣作土

練官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獲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土兵每名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避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邊防

十七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袤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隔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精壯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而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澗難以瞭望臣與鎮守明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亦移處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酌擬軍餘採辦

木石候春曠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邕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澗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窟堡移出鄧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甌管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管安邊管定邊管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界名匠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各於安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環懸俱于附近官軍量檢守瞭北而沿邊一帶空達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管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提振軍威矣從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邊防

十八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塼剝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壞土者延綏邊牆東自黃河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葭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管前四百四十

里其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
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
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
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
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塔塔共三丈上蓋
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
人矣自一里以至於百里皆然也但于百里適中去
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
官聽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有副參或遊擊
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

人參集

卷重主

九

九

之千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寫
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
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
至門壘整局輪完同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
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
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
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
爲偏將者二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
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
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

人通千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計一十
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
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
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礮燔燧以爲瞭望有堡
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
以脩屯政以資衣食墻外一里復築一濠濠之深濶
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即以築墻高池深零賊毋敢
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
十數萬衆傳報管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
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
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墻邊往來如
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
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
以數十里之墻計其壕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
一壕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
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勝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
度乎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
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關門之外賊
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墻深池限

人參集

卷重主

十

十

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墻深池限

隔之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驟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迎來之請，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固之道也。或曰：此墻一敗，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墻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隣之墻，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墻守兵須移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者，皆騎犬而行，不過百里，且俱墻上往來，一時即合，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邊防

主

曰：邊墻僅支零賦，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之邊墻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疾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川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况于大邊塞乎？會通節要 邊防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接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輿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禮學阮既據內，徙遂安。但此地逼近河套，雖自邊墻虜多屯居，東口前木營西至定邊營一帶，史嘉九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寧山煙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固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攤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譏。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邊防

主

鎮城餓卒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歟！無恙言，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前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莊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王之每年子鹽銀十餘萬，令其縱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

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揚昇上疏曰阿羅出住

人編集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五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饋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眾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亦不擬大同寧夏甚遠等設遠左烽墩五六十道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于無權彼議者謂得自爲全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被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舊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克失鎮窳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人編集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五

榆林達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勢極衝險固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已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虜寇邊撫臣余于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翔揚瑯諸人首以築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于俊因之起黃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沙堡及弘治中火簿竊波言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寧夏總論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築皆在厥田上上，易為生成，化以煎虜，處

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云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

衝，是故窺平周則犯花馬池，探環慶則由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管一帶是其道矣。所據實則

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池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築

典武營靈州一帶又營賊寇必由之，築

靖遠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

楊一清、王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

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木盡邪？

今之論者以同原為堂奧，環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

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番上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作套，不曾間有連

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下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

出則解嚴，至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騰、飛

渡數萬，立濟經年，任套安窩，巢穴通逃，款誘盡，我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

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龜

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備等管，今三百里之阻，旌

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在息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尤勝住牧套內，非昔在來不靖，皆可見也。其保一

帶，雖以邊城為主，遠勝陝水，尋馬居花馬池東南，一

帶，東衛至深家，來自水，補南至

天，補于鐵，甘泉，城家泉，深家，自水，補南至

等處，築墩，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試馬之虞，誠百

利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抗雄敗後，山前遂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

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

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燕鵬稍弛，至正德則

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八編集纂 卷重主 表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

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

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壘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南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

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

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弟

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光年套內零散不暇理，至石

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營外大營以迄各營，綠花

第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備心，乃守數萬大營，套賊

卒子，猶不能寧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

保，但青沙峽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節年套賊從此

深入，賊重據，掠，紅等無血北，稍東，總制劉天和，額

等橋二通以潤梁宋泉自北前西舊有險大
通受處東嶺山之水派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
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通矣其中夏北首
嶺山黃河之北外有邊一城嘉靖十年總制王瓊
于內復築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
地內築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
築與外邊對峙處處長堤一道順河直抵城大
築塼以嵌空處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
實關山天陰為關山口十二處定法不等其北
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塼三築
今盡北廢不修以致大府時入掠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

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興
武寧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人開城諸

內地藉以藩籬未款之先議者慮其株保于橫城而
花馬池之溝荒然巨防也款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

韋鳴沙之間若堂與故經制在所緩焉平虜單弱中
衛孤懸通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鑿關墩

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牆匪直捍中衛所以
同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扁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

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牆置墩而打禮歸德諸
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達

本我中原土宇棄為胡馬有牧之場苟懸所以復之
恐平虜之守不可固莫若乘今日之款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黑山鎮達之復使平虜絕驍勁之患鎮城
免執右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

之北百二十里蓋築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禮諸
關口之衝東當奔虜浮河之據西南當汝箕大風小
風歸德鎮北有黃峽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
最適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禮歸德之
隘修明烽達俟居民視昔隨籌泰寧唯是逼障平虜
僅限一塘苟非修戰具作哉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登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人編類纂 卷重主 李
公箱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牆窪為溝渠尋秦漢故

跡修復焉邊城外同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促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
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土終歲脫申枵腹

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

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週匈奴今
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

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實舟師，扼虜方冊，昭然，柰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山後之虜，佛山新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踏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

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邊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卽傾，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焉。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延綏總兵

提鎮此處，與三關

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

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

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

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其編類纂

而甯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為總

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

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

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

水東而西，風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

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

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

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

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

京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

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

弘治間，總制秦絃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

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

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

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

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朔

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

為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

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事宜

八編類纂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闢壤為隴西郡。國朝混

一，震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

縣二十有三，以緩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

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益分陝之適中，控制之

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瞻家嘉慶踞於前，控番

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

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

門戶，衝險為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酋裴居

莽刺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

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類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統二年始置甯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達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邊防

十一

一年肅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屯列戍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結則中流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爲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

河州漢枹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水遠千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兔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蚕食蕃族

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

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闢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歸德木西羗地也先漢撫疆爲貴德州國朝建守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願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爲伍密邇奔刺復與強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烏道拳綠驛程阨阨北望湟中既阻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邊防

四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微豈能捍禦故隴龍溝口議添守備既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豈直歸德藉有且隄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國家因設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九十餘族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丙酋擁衆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刺川一帶乃威甌脫二百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茂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聞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勞疾馳飛度遂于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闕我首坐共爲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其誠禦卒雖侵暴招撫生番屏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洗之急哉

人編纂

卷五十一

處期

五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循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號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輪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甚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查未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拱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三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以爲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嶽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鬪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招募之衆半皆異類階州周秦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人編纂

卷五十二

處期

六

文縣古隴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階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卽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奎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勞非所及，雖設進左烽墩五十六，進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十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十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二千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派執據河西，今其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餘里。今設于涼。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西涼。南涼。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高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
中州人士避難者多移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帝曉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為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衙即五涼故地在漢為武威郡及甘肅一
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狄郡形勝險峻風氣強勁且
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驛一方不必取辦中
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吳亦與宋相頡頏何嘗
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蕃至我朝始
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素

人編類纂 卷重幸 隴州 九

與西蕃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鹿牧
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吳之舊而充
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
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
一策也

莊涼要告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
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頃紅沙又鎮番要害
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
在揚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漢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

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合人土兵民夫八百

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

九百六十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

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

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

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

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千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木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是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欄馬墻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墻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寨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機備充因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為之備堡內居住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屯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右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

千里出嘉峪關為沙水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

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

下河西通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

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

百餘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

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

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山勢險峻中間可以設

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肅

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臨番莊浪二衛

又于金城設蘭州衛首置將屯兵拒守官考之漢宣

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無留步士萬人屯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屯

四部商相堡為營堡才無故聯不能使兵成勝圖其

謀將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

肅之臣惟以充國為法况茲剽敵之餘非豪傑任事

師得矣本無高樓也

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

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勒果朝李准之議曰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可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

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泰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即中

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蕃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募，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益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駭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勅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迫也。

甘肅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東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六十，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觔，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

甘州古張掖，澤肅州古酒泉，礪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凶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糜六鎮，古墩煌地土官居之西北自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溥于醫利，華夷師之。

柱文表矣，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鞏子，南為番子，屏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師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鞏子俘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勞豪占

奪不占奪其利亦復不占其利于此也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文河故壤賓兔諸部自款貢始駉牧焉唯是強虜鱗集諸番蟻聚寸逼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饑谷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管窺苟責成而整飾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主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瀰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問遣互市調遣實孔道焉嶺伯當二峽之附因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虜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嶺伯可高枕而附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迄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燔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錯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衛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邇晏然

國家經營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利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闖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海之關始爲虜穴此首亂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接接而海上漸從歸巢蓋自巳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一特也老酋梅爾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偃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徵佛之利纏衆西牧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于瓦剌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主

右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傘諸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遠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咸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環接良田沃野生
植穀繁溫萃之景不輟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司依隈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蓋蓋市鎮腹
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威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
如暖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人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七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漢武故地悉驅脫焉
而中固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特良可恨也尋
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
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非疆
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
隔馳驟易逞完塞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障
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
鎮爲最

永昌漢鶯鳥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咸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參將官

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
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
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
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甘草茂牧
養蕃息久爲藉處懲牧之所寧達子立塞外與虜爲
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
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
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七

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
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
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
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固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
區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命
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
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廣濶
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
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旣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陞西創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

高臺漢樂涪縣地南蕃北虜防禦頗艱萬厯間易守備而設遊擊然白城之山顧于前黑河之水遠于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歲破于嘉靖二年之後驚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堡一望蕭然自秋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邊防

七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圯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竝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車弱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蘭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曠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蓋恐其撒我藩圍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蓋獨狀虜往來茲地無異懸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蕃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上魯番下哉且微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養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已達疆場既促控制爲難流聚已繁詳謀不逞實武備以壯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邊防

七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渠築脊故園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業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按其地今賓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曠利美水草虜住牧往來其間以透西海卽棄廢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遊絕環岡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兩牧之虜哉 國初置內屬番夷
爲罕東由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刺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被安定等衛諸番散匪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全獻民揚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然竟不
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以屬類舉

卷重主

主

走

制瓦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陞藩籬坐守之夷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
恩約東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
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
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
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
憂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憂度因擾內地不數十年
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夫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
爲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
蒼福源走獲土其捨虜番族誘之日爾不勝其擾不

如養飯歸我諸番底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流下
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
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時牧在扒沙等川可敵千
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
以南隔于道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回渡河矣虜情
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平安却不爲強國
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口鎮至要郭元振曰烏
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屬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
覓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
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周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入輸類舉

卷重主

主

走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
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嚴
整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剽
虜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
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皆附也如各虜回巢再有
舉動或就劫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
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軍機未借勢必用威尤
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九刺且
云假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
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于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

名帥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槍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借首籍，寵受封爵，方藉鈴東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緣虜以中國為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起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呼驟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遼東

七

延綏所屬平馬市達虜數目

- 一皮古囊十夫兔等兄弟四人
-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額急吉二千七百餘
- 一枝必把失台吉千餘

-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 一枝松山賓兔台吉五千餘
-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遼東 七
- 一枝古燕拓十能一千五百餘
-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 一枝克與同男五百餘
-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 一枝阿榜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 奎虜移住西海
- 一枝卜失兔同弟一千餘

一枝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宰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客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即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啻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人編類纂 卷重主 主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思任

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

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

不可勝言矣若夫南顧麻陽隴水羅剎葦爾小醜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取之失策未免調集各兵轉輸餽

餽威未加乎餽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蹻泝沅水出且蘭

以代夜郎植并牂繁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

之即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傳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選保境為漢光武嘉之並加褒

賁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

即其地置播郎州唐貞觀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

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

來朝封為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

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

定西南夷以笮都為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

治旄牛王外羗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為李雄所

據至後周改為黎州隋唐為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小編類纂 卷重主 主

漢源郡後復為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

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賓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貌據之。元置芒部路。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宜撫司領長官司一。爲九姓其地泰爲蜀漢爲

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宜撫司其地周爲羌氏。在隋爲平武龍門。山高

水峻。四塞之地也。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

地。

松潘圖敘

我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

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

材官控禦于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

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泰越相視。實則分也。自草

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久。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冬王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二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千四百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王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

七石。

安綿埔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爲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驍地。漢時自笮以北。君長以卜數冉驍

爲大武帝開以爲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

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

兵討松外諸蠻。幾十餘萬。而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皆首領蒙和爲縣令。後茂州西南葉安戎

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攻拔之。宋初茂

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卽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王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表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剗一矢持一戟，據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異足多也。易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輒全蜀之糧數千石，解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雜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無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善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宮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邇，如入兩臂然，胡可廢也。而雜州則其後矣，卽使無之，不過太山虧一簣耳。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澤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闔戶生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卽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歿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爲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饑而歿，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歿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入籍類纂

卷重圭

辛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有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王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各容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構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者有之。募軍細民，甘心充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拾米不至稱貸之難

大編列券

卷之三

三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邊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中
 都國地漢武帝置越嵩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
 無縣宋因之齊謂之豫部後周置巖州隋改西寧州
 後復為嵩州治越嵩縣大業初改為嵩郡唐初復改
 嵩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嵩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
 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為蒙詔所據
 人編類纂卷之百三十四 邊類 建昌考論 記本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贊之元至元間置建
 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
 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西
 川都司改建昌路為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
 昌衛為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險東
 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
 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上廣人種竹籬
 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毒

議制取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向邊界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國其西北則為疊茂為松番與氏羌為界有大姓小
 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為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
 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越
 嵩建昌諸衛連亘猓獉之外諸種盤據摩屯鳥散靡
 有定在昔為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萬武侯之所經畧
 而卒以攻心為策者也

四川表

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
 族龍州為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
 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
 人編類纂卷之百三十四 邊類 四川表 記本

我滬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洞門遠引
 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揚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
 首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嚴實而逮許興師非徇情
 何以有此張瓊欺君曲法迭禍百年蔓延遯微其後
 輾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
 諸夷哉

八百餘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寨因名八百總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勅遣
忙兀魯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以其叛寇車里遣也
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
省各給馬匹征之娶那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
海嶠小夷遠絕萬里可喻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
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
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深微名首擧喪師辱
國不許無以謝天下遂諫深其酋特達叛服不常至
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我 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刀攬那來貢方物始立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

牌勸令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
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
性頗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為飾男女服食與木邦
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
為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為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民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犬類
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
曰招花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蠻名微里又有倭泥務德蒲司刺
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解
音壹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微里路軍民
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凍當孟弄二州 本朝洪
武十七年酋長刀尤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
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指自古不通中國我 朝永樂四年始
來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
至孟撾其土俗與木邦同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
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
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撰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罕撰次其孫罕它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適猛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賫金賂政府求釋罪且

人編類纂

卷重南

五

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迓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至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辯宗輒管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它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它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為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種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于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連有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良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白夷不通漢字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達路軍民總管府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達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獮野小有隙即

人編類纂

卷重南

六

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琿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恩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甸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叅政毛科撤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為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卷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緬甸節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斛屢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史稱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余嬰罪投裔求蒙

人編類纂

卷之七

七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變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變于三代爲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菁落而郡縣之矣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 岡初元集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偉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惠戢梅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

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獲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句約攝騰衝諸羅宛竊

尋情益自麓川虛耗中上孟養曲徇行夷正統特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懦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衆麓川併有孟養地遠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欽藥疾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

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發湖廣四川廣

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人編類纂

卷之七

七

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十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差首莽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 朝廷錄緬甸功卽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謀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今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受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雲南夷考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册南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徒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寧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那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九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事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

國達其共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賞賚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需翠未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瘡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特稱馴順然壞時聯絡自涪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澳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日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卽東爨烏蠻白羅羅卽西爨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爲姓一名羅罷一名蠻人日米家皆曰恭家皆中國之裔日仲家日龍家其種有四曰旄旄一日旄獠其種有五曰猓猓其種亦夥日東苗日索苗苗日賈

爺苗日阿和智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爲信好佩刀
劔勇于戰鬪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雷翠之孫也泰香皮雷翠之弟安勾立子
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微
厚賞不赴所過村落役掠無遺類皆諸羅亦獠悍眇
官軍嘗睥睨省城日是用川水西砲衫疊塞耳貴榮
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勸
議將兵部王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一
其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城驛事非罪人所敢
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
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繫凡朝
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
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
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達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
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
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
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
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
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
也宜慰可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
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盜寇以
撫綏平良亦守上常職今縲舉以要賞則朝廷平
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已非設官之
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
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
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君以一職或關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
踵而至椿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
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
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
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
所不祐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
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
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
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
籍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德刀遺之以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

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運迺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猶疾歸附將軍以次皆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擄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入編類纂

卷五

十一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河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西陽保靖為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四

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銜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間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志橫尤甚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其何許之綿永也雖鬼魅而戀王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焉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歎于南百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勅必賴水西長彼禁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表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豨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
自巴蜀邛罕達并柯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彼聲
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
撫有滇南貴州諸夷亦服屬既成祖復郡縣其
地任七作貢服律役與諸甸服同馬嶧鎮貴州功獨
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
政刑過嚴豈亦亂罔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
不易其淵謀睿筭弘達矣

兩廣總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
矣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濱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
已周衰吳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
故號以自殊有甌越領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
皇帝列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
渠以通糧道屬粵人姓名秦制以御史殺西甌君譯
吁宋西甌今廣西此蓋君之名倖僞之語也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驁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

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

爲南海桂林象郡荔浦以南隸焉秦亡趙陀據茲土

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

交趾部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歷東

漢末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于荆交二州其後折

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治番禺餘乃

屬交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今桂高涼今高高

州今化寧浦今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增新昌武

八編類纂

朱重古

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

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東官今

興晉康今德新寧今新永平今義安今新會今

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

州今析置宋壽今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宋康今綏建今海昌今宋熙今樂昌今

今屬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

齊安今永熙今齊康今齊樂今齊平今齊熙今

今屬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

置廣街今東街今南楊今高涼今

西古含道縣

廣羅今石成今封新即新越浦即合南合廣即齊屋即
安即未等州今上供任以督列郡又置都督府于

廣使持節以總之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為番即廣通
閩即新循即龍湖即東瑞今李封即六灌新高賀今

廣合即南欽州即交羅庄諸州即東不能州者為縣置
廣循桂三總管十加使持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

州府亦尋廢唐興符文郡為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
嶺南東道嶺南西道東道嶺南道今循朝康即

灌端封高春今陽廉即越羅即羅羅州化雷即合瓊
州州縣今并儋耳地萬安州置諸州西道領桂柳宜

人編類纂卷香詒七
今慶昭今平梧潯邑諸州尋又開邕州以西諸蠻

置羈廉州數十屬邕州尤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
時入于南漢時交趾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事稱萬

勝上自足交趾不通于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為廣南
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韶南梅今程南雄英南思惠以

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今儋萬安
州今萬吉陽州與桂柳宜昭梧潯邑俱屬西路元置

廣東道宣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于雷州隸江西
行中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諫湖廣行中書省至
正末于靜亦置省焉 明興以廣韶南雄惠潮肇慶

高雷廉瓊于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浚達平樂梧州南
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贛奉議思

陵利龍向武都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口廣
西各置承宣布政使司于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

府陞憑祥歸順兩各為州故今廣西凡十一府十一
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

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間作梧以百則漸甚蓋由
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菁居人如坐甕中熱鬱

薰蒸故瘴瘴作焉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

人編類纂卷香詒七
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畀連二處賊徒頻年

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
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請 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

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
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壤地方有事互相策應

治藤峽府江論
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
窮要領益藤峽北起武宣西極龍山南阻潯江三向

雖迂，猶可遲遇，所慮者東奔耳。然前禁，則後根，各
有間道，可透林，峭阨，此一隅而腹背，追感，譬之釜魚，
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朔，南界蒼梧，
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
州，江以西，則荔浦，隋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
岡蠻，遠逸，蹊徑，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渙，散，迨乎沿江，
爲隘，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賊，莫知窟，藪，
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壑，騰崗，蓋難，輸，輓，木，欲，破，也，
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爲要
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王之，熟其鄉
人編類纂

朱資甫

卷五

十九

此秋，離馬不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
夫景泰中，沈切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
眞，峽，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越而易欺，是以
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
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稅，以爲常額，又請張爲幻
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何化之心，無由自款，稍不懌，
欲，卽指摘其罪，駕以浮言，駭上官，而督撫此兩江通
弊也。

兩廣總領事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嶺，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入編類纂

卷五

二十

東迤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
諸山，皆矜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
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
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
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
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隕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
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爲後，戶，藤縣，
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按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
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
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方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週圍蓋六百里其中多宜巖隙谷懸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僑人監詞侯蠻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徃亦憚之其言語侏儻重譯始解景泰中徃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務浦力山平樂首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執幸以招撫處之特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人彙纂

卷一百一十

述

主

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軍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慘刑雖然非雍不能辯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夾泚之策而止田以因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眾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

人彙纂

卷一百一十

述

主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賊素畏狼狽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于堡分路入陽春爲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爲五大哨每哨另召興寧長樂南韶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參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狼攘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爲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粵經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饑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詠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屏諸境卒不能扼刷桂林之北六峒為巢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匪賊雖誅餘孽尚在三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本編彙纂

卷之四

地理

三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饒者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亂強與帝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遣子蘭討平峒究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為廣原州首領後儂智高倡亂借帝號宣撫使狄青討平之周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猷等嘉靖間新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猯夷而潯歸思田之地更為盜藪昔孔性善請擇良史嗚呼蠻蠻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考

黎今儋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在霧霧中又晴海氛清鄰黎人時見翠火如浮空中然其山水分洩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嶺僻生黎亦不能至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鼎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峇復犯石地廣西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生黎質直猶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為患熟黎貪役兩廣福建之奸人凶命逃居其間我朝廖水忠既平廣東海南儋黎未附後耿天璧擊平之

猯獠黎蠻諸夷種類考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以女配之聞三日繫獄含吳首至繫獄帝不得已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繫茲必後因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為衣服好五色裁制皆有足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子言語侏儻好登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其漢書在廣西則有猯獠黎蠻之號曰獠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管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多姓繁氏推髻跳足不供穉役種禾豆山芋雜以
爲糧截竹筒而炊取則獵取山獸以續食俗嘉譽殺
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間履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
石烙其跟躡使頑木不仁故能屢棘茨根枿而不傷
出處日鐘者慶遠南丹潯峒之人呼爲鐘初未嘗至
省地元至元間莫國麒獻圖納土命爲慶遠等處軍
民安撫使自是種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
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
鐘種性畧馴達者謂之生鐘梗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人插類纂 卷重南 是 主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
爲兇狠曰翁者左右兩江竊嗣之外俗謂之由獠依
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爲活一村中惟有勇
力者曰印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
位布列火椅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邪涸則
知正月雨而二月旱自以爲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
擊齒花面赤棍之屬凡二十一種此處齊志今按廣
中使交巽
本音及之白蠻者有撫水蠻在宜州南康隸黔南其
酋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爲活取鳥獸盡卽徙他處有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爲豪

又有黃氏居黃澄洞其諫也布廣原蠻在邕州西志
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出宋今郡縣
史之外番禺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
有稱名者羅殿自祀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
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齊焉出處
議處種獠
夫狼兵亦種獠也種獠所在爲賊而狼兵成不敢爲
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種獠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
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種獠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
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種獠莫若割種獠地
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種獠皆
爲狼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種獠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革通夷之弊
種獠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殺者百中之一耳未
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有罪軍民虎兇所僕
亡匪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土人鄙惡商藝
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是以各賊出沒不常
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起先
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種獠寇賊生發返爲掩飾

是以有所倚，頗敢于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探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為備，狼兵進山，受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亂。卽今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腳商藝禁于一室，令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人命奸徒若干，與夫地之險阻，匪寨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以此輩為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罔俾探牢得以先漏調兵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七

按廣西五屯所居荔浦、南寧、藤縣、江蘇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深江口之衝，為諸徭要道。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騰近增置城堡，集徭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鎮也。

制馭六藤八寨諸果議

按粵西有日大藤、日八寨、口連城、日六十三山、日七山等巢，粵東有日羅、日王母、日雲、日毋、日雞等巢。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日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眾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日畏威悔罪乞憐求生。緇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請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口餘孽呼携潛出，一省所悉者在八寨。兩省所悉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謂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

湖廣表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貴，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強，雄曾諸司自宋追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七

今繁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嘉靖中王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濤統馭嚴飭，所過欽戴，以故順靖之禍不獨襄楚，永保之憂豈直苗夷也。

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為應援，而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故得以此草薶而禽稱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鉢氏之高，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夷皆其種類。卽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冉氏、田氏、向氏、販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冉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僭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邵縣放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榔桂土人饗福等嘉靖初有靖蘭山苗之亂又有竹于坪土官田與苗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巫黔中地卽今之辰常靖施水順保靖等處是也

耶陽流賊

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陝西之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流賊

元

間劉千斤野王剛藍駝老人廖麻子何淮喻思俸徐學揚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投贖無辜時自撫治耶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通不特爲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直至荆襄其地饒肥閭閻物產天然之

皮樂軍官

南嶺查賊日在南安之積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峽在贛州之荆嶺岑崗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峽者賊衆有勢故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于閩廣者賊狡而勢聚藉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吉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湖頭接境湖頭係大賊池大鬚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湖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湖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皮鎮總論

接南頓汀漳等處惟頓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果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福岡諸果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洲九連諸果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特四出劫掠爲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諭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頓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寨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福岡三洲賊猶悍黠擬官借號入編彙纂 卷五十五 捷 手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箐之中曰花曰伶曰獠曰猺曰狫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獠卽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岡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處分比之義禹不叙之意也

八編彙纂

卷五十五

捷

手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五

邊類

古東夷考舉

歲

歲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與高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焉，二曰辰韓，三曰弁

辰，馬韓在西南，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

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內，率

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焉。

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

韓最大，都目支國。

夫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地方貳千里，本濊地也。

挹婁

即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箚，魏常道鄉公時，猶

貢其國，在不咸山北大餘東北千餘里，瀆于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女貞

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子夷狄中，最微且賤，五代時始稱女貞，後更女直，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骨打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下。

經理朝鮮事宜

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

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烏嶺之援，

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

勢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定

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為巡撫司道而專任之。

女直節

女直，即古肅慎氏，後漢名挹婁，元魏名勿吉，隋唐名

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後避契丹主宗真諱，更名女

直，宋自建隆以來，嘗入貢中國，至天聖後始沒屬契

丹，其酋長號完顏氏者，本新羅人，為女直所推服，漸

強大，數傳至阿骨打，遂滅契丹，國號金，後又為元所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地理 一

3581

滅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人今海
西熟女直卽其餘種也其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
接兀良哈南俾朝鮮北至奴兒干中有長白山橫亘
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
北流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靑原城北千里五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江皆南入松花江永樂九年春遣
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聚諸酋豪餌以官賞於
是東旺佟答刺哈王摩州領勝哥四首率衆降始設
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三

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又有地面
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羈縻之又置
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米布疋諸酋豪使保寨
不爲邊患各路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曰建
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毛鄰本渤海
氏遺孽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夷
最强左善治生其在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
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卽生女直亦有室廬江夷爲靉
海西有山夷卽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喜
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數與生女直警嚴百十

戰不休諸皆善射馳獵好盜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
夷以北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
建州最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
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
虜楊水蒼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
任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靖難未久專事
撫綏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
民十餘萬正統末附也先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
酋多叛也先之亂盡失勦賜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
入入貢賞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四

遂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
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討之山降迭京師放歸
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
柴河越后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
口過鳳凰城於林摩天嶺至溘猪江中軍自撫順
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
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
兵萬人遇其東走我兵擄賊巢虛通擒誘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順的里率妻子乞降
朝廷解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

清河毀陽諸堡未幾諸夷憤欲報山隣相約入寇十
四年入塞殺掠八畜無算巡撫陳銳降虜為功又
附太監汪直開邊陲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憤大入
塞殺掠吏民遣兵部侍郎馬文升及直撫剿直幸用
事陰為賊地要文升借行文升弗聽直遣遂誣奏文
升妄啓邊警竟調戍重慶已而直敗文升得雪正德
八年海西加哈義叛嘉靖二十四年巡撫於敖威實
物夷人大譁殺掠大憐二十七年火虜通兀良哈諸
女直入遼東西大困

總論

八編類纂

卷重五

五

按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不可當以今日觀之都
司一衛二百八十四所二十其人豈止萬哉文皇
神謀睿筭悉分而散之使之方足以自守勢足以相
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聯屬各自朝貢而不相糾合
是以百年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隣三
者部落頗重時或竊犯邊鄙

日本國序

山城之南為和泉其南海濱泊所者為阿賣介聚凡
為沙又其南為沙界之東南為紀伊東之丁河出浦
界為馬鹿大為紀伊之西為伊勢北為三河東為
對什勝馬奴智

山城之西為丹波左為津其西為丹波右為美作左為備
前其西為備前右為備中其西為備後其西為備前
其西為備前右為備中其西為備後其西為備前
其西為備前右為備中其西為備後其西為備前
其西為備前右為備中其西為備後其西為備前

八編類纂 卷重五 大
出與與嗣其為南高香馬為香馬為安藝后見
之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其南邊海之界為
倉野里為倉大進里為東大馬院奴米為哈迷奴失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其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其南邊海之界為
倉野里為倉大進里為東大馬院奴米為哈迷奴失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奴米為哈迷奴失其西邊海之界為新設高香馬打

博多之別名也其北都西南為筑後

之南為大隅其傳為豐海豐海乃大漁州也

日向薩摩等處大隅之西為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相近

懸海為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

八十里佐加關至薩摩之北為肥後

六高阿蘇國世稱為肥後又其北為肥前

皆五百里其間為味來為言奴氣子為法司奴

至為法一溪為夜間迷為生迷子為迷生骨知為

骨骨稱為愛奴子稱為甲子為迷古里為失散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哥呀為難委可為肥本一肥前西懸海為平戶

名馬子刺為法本獵凡一肥前西懸海為平戶

十里西北至博多平戶之西為五島

可謂乃制本西腹之盡處也通此西行連五百

望無由北抵陳陳壁下此島與平戶相去二百

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戶達其後為乃路為後

家高天原如者為詔哈壁北為多藝為伊波

奴島刺為馬島為詔哈壁北為多藝為伊波

十里至平戶為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為哥

海河五百里為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為哥

西北為堆沙凡為山脊為詔思乃其西北至高麗也

必由對馬島開洋各三島開洋至高麗之則夫多順

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由抽分

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

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

則犯廣東東則犯福建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空宮渡水而視風之

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餘或過韭山海關門而

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山奉化入湖東西兩犯冒關不入石台州

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魯壁下陳錢分船或由洋山之

南而犯臨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石則犯寧波犯錢塘

之北而犯青南

而人大江

款東南也則犯淮揚

而北則犯登萊

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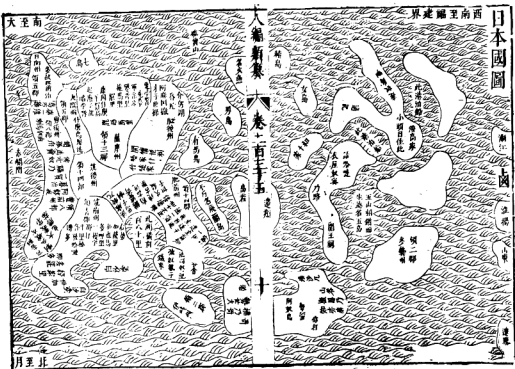
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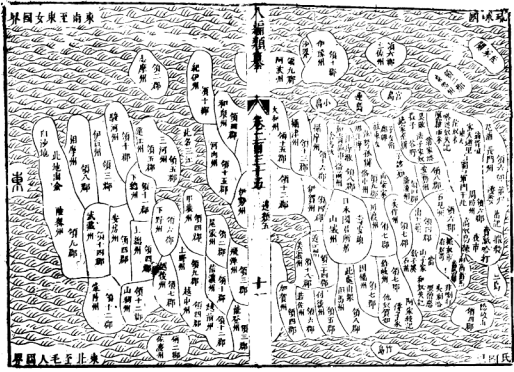
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

日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

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棹之處禁劫之體若

後得而主之而其帆楫所向一視乎風定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固之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山口豐後出雲關三軍門如神國總各以大權相吞噓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蕪并肥前等六島而已筑後豐前豐後出雲以貪滅亡自今大修 祖宗舊制禁敢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糗糧練精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九





海寇情弊

披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在彼貿易中國免微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于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暗引誘人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問商賈不通而寔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道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勒令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其蹈負固而縱肆橫行

日本國考

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併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劾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魏秋賜甲善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衣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比秩至疑為良

日本國考 在回目錄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為倭所併因昌其號焉宋雄熙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顯毅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于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聚山下眾推張百戶為王將伐木造船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以上俱襲宇一說等志及元史 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為詞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自遼左至徐聞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于望海場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安茲尚造孽乘時蹂躪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張瑄授首兇謀頓衰雖聞或弗靖然要領絕矣

嗣後將亦之秩言 今天子用夏交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南京瓦棺寺僧無遠開諭之王遣使回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澈蒲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拳馬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今中書務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皆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人稱和蕃 卷重五 是年

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于是有珙督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賄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歿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登雲前字崇是年遣信國公孫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

四湖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番東西防倭衛所是年
遣江夏侯府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
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
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
都督楊文壽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陞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
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
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永樂二年使
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
給勅令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母過二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十五

人若貢非期人船驗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
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
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
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
嗣蓋奸後時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
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
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
舟進圍望海駒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
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
伯目是不敵寇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

來貢人船刀劍不來我約束上諭使臣卽後貢毋
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則不受七
年遣人來貢知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
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
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燿云入貢貢卽不如
期倅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
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
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宜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
貢稍加約束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
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于是朝廷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十六

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填修職贖合兵
分番屯住海上寇盜消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
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
請兩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王
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瑄等來貢弘治八年
壽崇來貢正德六年宋素鄉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
汪不許詔人未澄告言素鄉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
臣以聞至容以素鄉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
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
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麗僧瑞

國朝書紀
卷之五
五十五

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聞貨延席
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
以重寶先聞瑞佐皆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
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
督佛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勿海鄉鎮素卿坐叛
論滅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
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貯奸豪
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
上為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
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為之嚮導於

入信類纂 卷之五 五十五

是工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
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
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統勇於任事上章暴二
三勢豪通番狀竟為勢豪阻誣被劾志憤卒其所任
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成繁獄
于是羣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
遣都御史上忤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
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忤經畧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
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溫台

寧紹抗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固臨山繁衢乍浦清
村南漣吳松江諸衛三十三年遂化江北海門如皋
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鏗為參將而以俞大猷
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
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皆歸囊橐比忤改
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督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
監軍素忌經天寵逮詔獄論成西市而以浙江巡按
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
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東溫台江北

入編類纂 卷之五 五十五

淮揚尤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揚以智畧誘至廟灣
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
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
始更置政府統轍一新

計處倭酋

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
國諸酋欲從秀吉之為而思攘奪之者甚眾陰謀伐
國構怨亦深如結匪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宮義久殺
其弟中書以自明我久不得已而佯為降順其心未
嘗一日忘秀吉也嘗豐後州官之妻為妾民間妾女

充塞附內諸州質子禁若圍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典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駢然故出則蒙面隊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大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秀吉無故與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君暗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金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根器焚燒攻掠至稱虜戮留州成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辱服諸夷行長小西飛諸酋懼于平壤王京之戰既不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火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夷師之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諭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古變詐反覆必不可信義處者也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中即將軍兵再往虜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其忠順賜符印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于國學分其國爲三日中山王日山南王日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末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禮部

禮部

南山北二王俱爲所併云隋兵却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大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育效歸順其忠順之心無異越裳氏矣風俗男子不髡亦不羽冠但結髻于首之右凡有職者皆一金簪漢人有之髡則結於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貫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餘斯下矣王苜亦纏綿帕表則大神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有首纏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布草屨入壁宇則脫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汚一則以跪足爲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惟後凡平等則

加冠其服履一遜之間每見其疾首感額弗勝其束

縛之勞矣其若臣之公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別名也次那喇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司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王日視朝自始至日中身九三次陪臣凡之則握手膜拜尊者親者延至殿內賜坐賜酒其卑而賤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且聖節長至日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久漸文教非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禮部

禮部

復巽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箸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或者以中元前後用溪水浴其厥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吊纏之裹以草草觀土而殮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篋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廬戶歲時祭掃則啓輪祝之悉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割地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卽加以剗刑之刑朝官往來俱乘大船海邊魚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縛木爲筏也俗見神神皆以婦人

為凡九經二夫者則不之凡矣王府有事則稍聚
來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
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銅其舟易水為鹽易米為沙尋
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
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
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
田遺法且以名義未詳儀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為贖
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
征則督取之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亦曉漢字奉正朔
人編類事 卷五十五 禮部 禮

古南夷考畧

板循蠻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于巴蜀漢之境傷害千餘人
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
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
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
以贖錢贖或夷人安之

梓柯

渠帥姓謝氏 昆明蠻 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前
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昆明九百里即國其後又

封別帥為滇王皆非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

瘞

蠻之別種在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邛笮
州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依山林而居其酋長版籍蠻
之荒忽無常者也舊傳瘞有飛頭擊鼻飲白衫花
面赤從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其多殆百
餘種常侵暴梁益矜人生幽崖與谷中瘞人生嚼嚙
中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

滇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部

禮

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
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躋至滇池方三
百里笮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滇即滇蓋州郡也蜀改易州郡為建寧
分建寧永昌為雲南而併又分建寧
縣別為興古郡即
今之雲南地也

印都

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千數印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
以東北至葉榆名為焉昆明地方數千里武帝開為
印都焉

作都

漢時自越粵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作都最大武帝
關以為作都縣

舟輿

漢時自祥以北君長十數舟輿最大郎漢汝山郡之
地

南詔

或曰鶴柘日龍尾日直咩日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
別種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詔號六詔日蒙
詔越新詔浪等詔道朕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

本編卷

卷五

地部

一

相君長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日南
詔居矛昌姚州之間鐵橋之東南距爨東南屬交趾
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
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別都日善闡府大理即南
詔國也本唐小夷邕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槩水通自
邕州道諸蠻徠至大理不過四五十里

西原蠻

居廣容之南邕注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為象又有黃
氏居黃登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宋時儂氏世為
廣源州首領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

被儂智高資以暴視

兩蠻蠻

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輒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
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赤麻二川南至步謂之
東蠻烏蠻晉時據南寧郡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唐置
青蛉弄棟為縣詳今曲靖

尼濮

漢魏以後在與古郡詳雲南西南千五百微外其人
有尾長三四寸按木濮即尾濮也

交趾即後南

本編卷

卷五

未

本漢初南越之地接漢九真日南諸郡及唐驩爨等
州東南薄海接占城東海路通欽廉西出諸蠻西北
通邕州在邕州東南隅去左江大平寨最近自寨正
南行至枕榔花步渡富良白藤兩江四程可至又自
寨東南行過丹特羅小江自諒州入六程可至自在
江溫潤寨則最遠由欽州渡海一日至歷代為郡縣
宋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擅其地

黎洞

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
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

屬州者爲羣黎其居山岫無征徃者爲生黎蠻人僑崖海上水居蠻也。

林邑國

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暹羅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衍腴多獲遂人歲仰給焉元貞初暹人常遣使入貢至正暹降于羅斛令爲一國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恭列耶昆牙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越

七

遣使奈思俚僑列議悉替奉金葉表朝貢還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今陪臣奈思俚僑刺議悉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滯遇風舟壞漂至海南收獲漂餘貢物上因無表狀可據疑爲奸商詭言却之後其子恭列實昆牙立九年遣子耶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諸方物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暹羅國主之印十六年給勅合文冊令如期貢二十年又貢胡椒蘇木二十八年詔遣中使趙達宋福等祭其故王恭列耶昆牙賜嗣王耶祿羣膺勅諭永樂元年遣

使人賀始稱暹羅國二年遣使昆文現表貢方物四年復貢方物且乞帑衛爲式詔賜古今烈女傳給與量衡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宦

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等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母納流移以取罪戾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十年復貢十三年

昭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騰札刺的嗣位以兵侵滿刺加因滿刺加訴于朝勅諭暹羅國王今與滿刺

加平十五年來貢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暹

天

使歸國仍厚賚其王十九年王遣使奈懷等六十人入貢謝使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二十一年又貢賜使臣及通事總管番伴有差洪熙宣德間至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仍舊例成化十三年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土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爲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管至南星其從子瑣偶遇讖之爲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寔焉十七年遣行人姚隆往冊封其王弘治中遣給事中林恒復行冊封禮正德十年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嘉靖元年

遣羅及石城等夷各載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上乃命贓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雜等貢白象及方物。三十七年，又貢方物，比舊稍不同。萬曆三年九月，遣羅王招華宋項遣使握坤哪米恩灣等奉金葉表貢方物。六年十月，該內閣大學士張等題據提督少卿蕭廩呈請于本館添設暹羅一館，考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其國東連大泥南臨東牛西接爾場北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其國彼國來貢必用五月，六月南風，遲則用十一月，北風，遲此不敢行矣。

瓜哇

兼回國館

奉直王

地

羌

羌

瓜哇古閩婆國，又名莆家龍，漢晉以前未聞。唐為河陵，宋為閩婆，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入達刺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晏烈時奉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貢王，遂絕其使。永樂三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甲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

懼，遣亞烈加恩謝罪。詔勅詰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土曰：朕利金耶，令達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論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涉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

真臘

回國館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漢武帝時，獻萬蚺夜光珠，久未通。至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併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與臘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

人編類集

來直王

地

主

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眾，地亦廣。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奈亦告，即表獻方物。賜大統盾文絨。二十年，正黎列保昆那甘苦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至今不絕。其俗尚葺修東向為上，右手為榮。

滿刺加

回國館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和入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為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錫綉封為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

遷蘇刺率其犯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 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馬金銀袋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僊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冊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舟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扁海成蔭子入監讀書

占城 統四節

占城古越家奈林邑漢象林漢木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

人編類纂

卷重王季

通鑑

圭

襲破真臘慶元真臘復警碎役幾盡更立真臘人爲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玉璽書是年遣使蒲且麻都朝貢言安南侵境 上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絲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貢 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止以誠占城安南旣皆臣事 朝廷豈可

擯兵相壽卽吞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各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擄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四十六年遣子來賀 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 勅王占把的刺得黎賦父子及其黨惡卽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把的賴奉 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罪下季獮一等耳請發兵討之 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表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副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成邊

人編類纂

卷重王季

通鑑

圭

三佛齊

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士卒死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

人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六

圖書編

邊類

安南入路

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

安南事實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徒龍編梁安南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爲帥，宋封其子連，交趾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篡立，又五世爲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八年，其叅督莫登庸乘隙之亂，弑黎廳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濂嗣，改元大正，且侵內地，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願歸侵地，於是朝廷赦登庸罪，署子方濂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也。

安南總論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併，至末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三，元子茶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爲甥，爲權畧國事，我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懇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顯，太宗命張輔總兵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犛殺之盡，無可繼者，承僉請復古，犛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犛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祖訓不許，後遂聽之，卑棄其地，俾復其國，嗚呼，白秦并百郡交趾之地，秦郡已與南海廣東桂林廣西同入中國，漢武立額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

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人相頡頏矣
奈何世立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
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一何不幸哉

安南總論

嘉靖間登庸歸順答知中國獻兵一謝外貢使不復
至爲常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濂相繼歿孫
福海嗣位又歿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
亂矣

安南總論

章皇帝不忍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第乎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 遼
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
受其貢獻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在黎氏必淫
恬敗度故家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
感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異姓而更
無傷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敬之也于
是乎有椒聊之誅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于是
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
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
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世爲羌酋其饒富雄于洮岷之間後
至長安弒苻堅僭帝國號秦傳三十二年而亡

湟中月氏胡

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及漢取河西開
湟中于是月氏乘降與漢人錯居

氏

西戎之別種在冉隴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或號
青氏或號白氏或稱納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
名之也後漢建安中氏酋楊勝始據仇池以漸強盛

符氏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 遼
世爲西戎酋長又謂之蒲家後符洪自稱大單于子
健取長安稱帝國號秦傳生堅丕登五世而亡

吐谷渾

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師徒河涉歸有三子長曰
吐谷渾少曰若洛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
初西附陰山後度麗西止于抱罕而子孫祿有甘松
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交州西北其青海周
迴千餘里自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
而封嗣絕

宕昌羌

後魏時典焉亦三苗之徧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至周武帝時以其地爲宕州

党頂羌

三苗之後在右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地東接臨洮西平隴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

吐蕃

在吐谷渾西南唐時最爲強國與唐約盟境上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砮諸蠻

本編纂卷一百一十五

吐蕃

大渡水之西南盡大河北百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索驪嶺其間爲閫田在宋時喃氏爲最强幅輳萬里其地東與松茂焉接

西夏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因傳至繼捧率族人歸宋賜姓趙氏更名保忠繼遷其族弟也據有夏州及子德明孫元昊悉有夏銀宥綏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其肅等州僭稱皇帝國號大夏世爲未遑患後爲元所滅夏之境土方二萬餘月河之內外州郡九二十有二

高昌館

高昌卽火州以其地勢高厥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乃西域諸國之一也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于前王庭後魏時其地爲蠕蠕所併有闕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入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月至火州城方十餘里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上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國風俗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傑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間哈刺火州等處入貢成化間畏兀兒萬戶土勒克等入貢弘治間哈失哈兒地面阿把把吉兒等入貢正德間土魯番等指揮格格捏等入貢嘉靖以來高昌歸化寺等處普覺靜修國

本編纂卷一百一十五

吐蕃

師拜言字刺都督亂吉卜刺指揮等官馬哈木等入貢至今或三年五年來貢不絕。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漢明帝時收伊吾廬地以爲屯田班超及班勇平西域龜茲等十七國皆來服唐貞觀擒頡利遂裂其地以爲伊州爲唐之郡縣矣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其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邊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立賜金印詔命玉帶文河四年賜王及其祖母綺幣有差六年脫脫覽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守哈密卒

從父子字羅帖木兒嗣封忠順王賜印詔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恆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

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繼出入索道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疏黃正統四年貢王天順四年又貢成化元年今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八年酋者林斌字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弩溫答溫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恆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十四年阿力歿子阿黑麻稱速恆未壯二十年守臣請乘間封罕慎嗣忠順王弘治元年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遣使入貢謊言罕慎病歿國亂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不可許且請諭今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併還我哈密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齋勅往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一貴賤不相下必得元遺孽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

王六年阿黑麻復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張海行視經略海至河西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賄文升亦請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夷怨朝廷宴賞大減又阻其由海道貢獅子反相率從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阿黑麻西去今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文升議效陳海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牙蘭詢知遁去我兵入哈密得

人編類纂 卷重夫

十一

陝巴妻女皆携歸住塞上師還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是冬起王越為總制經畧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為忠順王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是夏遣寫亦虎倭致賞賜于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搢冠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直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守臣

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刺往哈密撫諭衆表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今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諭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不肯還徒居甘州正德九年陝巴歿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晉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恆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字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

人編類纂 卷重夫

十一

番蒲刺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九年滿刺兒率衆分據刺木等城又日夜聚謀侵甘肅遣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邊防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爾侵赤斤王子莊澤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刺哈三足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貢十一年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爾復據哈密又至沙州入嘉峪關攻我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捶成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耳烟答馮斌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劫其老營遣人結瓦

勦搗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剽時，失拜烟峇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澤九疇削籍。三年，滿速兒大舉兵寇甘州，九疇忠勇先登力戰，既解甘州，圍又夜半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歐氏用九疇議請選發夷使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捷哈密肅州，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解警息兵，未幾七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復罪，歸我哈密。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牙木蘭不肯棄，殺麥數萬，幸老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邊類

十一

萬人帳房三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是春用二臣張桂方霍議起王瓊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撒馬兒罕哈密頭月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表，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刺侵肅州，八年，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峇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下兵部一。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德中國不聽，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如翁及天方諸夷入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其

通貢，若令三年或五年爲期，貢使雖多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十王魯番所據，北虜盤窟，河西无利，結果北山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故西思爲指揮，同知宜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亂遣指揮火丁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魯番時時令率衆侵哈密，擾我甘肅已，而與土魯番疑貳，權帳來歸，土魯番請還哈密易牙不復能爲我藩蔽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邊類

十一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討之，土酋哈答道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鎮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鎮南吉刺思與其兄答力築等十六人貢馬，陞鎮南吉刺思爲指揮，使以答力築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

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衛二罕東最弱
威化後土魯蕃逃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分散各城
王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蕃沙州人稍行生聚耕牧
此牙本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
蕃嘉靖中城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萬石邊儲
坐困

眷陳

眷陳一名柳城古柳中柳縣地我朝宣德五年眷陳
萬戶瓦赤刺遣人來貢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
沙磧每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
九據卷五 卷五末 地
多餓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謂之旱海
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閣云風捲浮沙所積
道昏火烟山色赤如火城方二三里大抵皆胡服

赤力把力

赤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噉或曰龜茲漢書帝次
龜茲元康初龜茲王終賓同主女人朝東漢使貢
琴武初遣子入侍唐太宗遣杜尔伐之破城執其王
後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宋祥符以後入貢凡九元
時名失八里馬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
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

王瑛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述哥克刺
滿刺來朝言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日立爲
王徙其國西去更別赤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
花遣人貢王瑛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
人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官室逐水草住牧夏秋畧燧
深山大峪六月飛雪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
方

加異勒

加異勒西夷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儲鄰
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別里呆不貢方物宣
德間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曠野俗尚佛畏刑巾多牛羊
交易用一錢宣德中國王遣十人來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以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
諸賈皆集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

八峇黑商承樂中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百域皆商販於此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徼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鰕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漢大宛魏洛那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自漢武

人編類纂

卷重王

遼朝

七

師屢征求汗血馬于大宛至隋唐朝貢不絕宋無聞焉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禰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魯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買聚

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又遣其子守之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爲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峇兒密

峇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阿速

人編類纂

卷重王

遼朝

七

阿速在近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鬼好布施惡爭鬪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

西洋刺泥國

永樂元年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

義遠來乃使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哈密總論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咽喉而上躡番者疆番也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自此經畧無寧日夫國家置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相終始其害何如也

西洋諸國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十六

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刺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大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象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犬將領回回人不食猪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刑無諱管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搭黎本出鄰國坎夷

浮泥

浮泥本閩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川宋太平

與國中始入貢元至元貢方物我 胡洪武四年王馬沙漢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耶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賜印符誥敕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東宮 上寔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生石子剛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四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陽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烈元年皆來朝貢

白葛達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十九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蕃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額甲

額甲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小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冊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鎖里

西洋鎮里近鎮里差大物產大類鏤里洪武二年倭來以金葉表支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

彭亨

彭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旁多平原洪武十一年遣使來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的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冠蓋

百花

人編類纂

卷重五

地輿

七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尚釋教宋祥符中國主茶羅遣奉使侍郎婆里三文等奉表來貢我 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

阿魯

阿魯一名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國王連魯魯忽先遣蒲刺哈三附古徑諸國來朝貢遣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祖

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遣人入貢拂林在嘉峪關外萬餘里卽漢大秦國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尺晉大康唐貞觀開元宋元豐間來朝貢元時其國人多來中國者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貴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尙戰鬥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卽寒俗質撲物產甚薄

人編類纂

卷重五

地輿

七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願產黃金以故富厚人頗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隔祭老來朝貢

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虫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

碟里

碟里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一諸港通江人淳少訟尙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國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庶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飽奇產崇儒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羅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思

忽魯母思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產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卽丁朝貢

井巴里

井巴里在南海中大島永樂十二年國王堯哇刺查

八編類纂

卷重王六

遼東

季

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

吾厚賜之

古麻刺

古麻刺在東南海中永樂時哇來賴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勅壑閩縣有司歲時祭之其國

有百餘州有城四重

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

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古赤土國也噶大業三年通焉俗尚佛

婦人主家事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羈縻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有塗巷無市

肆交易無期用錢鉄

失刺思

八編類纂

卷重王六

遼東

季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官以綺幣磁器

市馬于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獻陵卽位諸詔

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母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

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

願尙氣健聞不勝者衆共嘔之永樂中遣使十人

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把罕於東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
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
物產豐厚風俗朴尚佛畏刑好施惡奪亦有中國人
寄寓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永樂時遣使四十四人
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也梁時通焉我朝
洪武十年國王遣使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曠
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
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

人羅類纂

卷重天

圭甫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中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於西
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
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門峙相望山
廣而方根盤踞遠海人名曰崑崙凡往西洋商販必
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斜逃
舵夫人舡莫存

交欄山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蟄蟄塔塔若無所不備胡元
之時令將高與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船征闍婆國遣
風至交欄山其舡多損隨登此山遠舡百號復征闍
婆得勝擒其酋長

沙哈魯

古投和國也唐貞觀時奉貢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
人鎮國民淳耻閭

峇兒密

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以使九人來
貢我朝永樂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人羅類纂

卷重天

圭甫

九洲山

其山與蒲刺如國接壤產沉香黃熟香水木叢生枝
葉茂聳永樂七年正使大監鄭和等官差兵入山採
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蘇門答刺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面國相接卽漢條支唐波斯大
食皆其地也漢章帝時進異鳥唐貞觀貢水晶珠後
爲大食王所侵永徽初大食王遣使朝貢終宋世朝
貢不絕村落傍海田瘠少收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
朝駕獨木刳舟張帆而出海若則同舟永樂十二年

僑王蘇幹刺冠痛其國王遣使赴 闕陳訴請救

上命正使大監鄭和等統率官兵勦捕生擒僑王歸

獻 闕下諸番震服

卷四國

其處與蘇門答刺國接壤即那孤兒國也迤邐山地
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彈不奪弱上下自耕
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為盜

龍涎嶼

獨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艷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
羣龍來集于上交戲而遣延番人乃駕獨木舟登嶼
人滿如集 卷五十五 建州 主

採取而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而歸手
栴水而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球亦覺
魚腥聞焚之發清香可愛貨于蘇門之市價亦匪輕

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蒼
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
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木初結而遮前後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于瓜哇國其高山參天

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鴉鵝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俯

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帶以網收

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陶珠海邊一石有足跡長三

尺許常有水不乾有舍利子在永樂七年 上命太

監鄭和等齋捧 詔勅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

王亞烈若茶魁負固不恭謀害舟師鄭和等使眾御

杖疾走夜半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

闕下尋蒙恩宥俾復歸國天順三年朝貢

小暎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暎喃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本國流通使用金銀錢

名倚伽地瘠穀少

柯枝國

古槩梁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大海宋梁隋遣使入
貢國初來貢永樂中請封其國太山從之

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與僧家密通亦西番諸洋之馬頭也山
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會長富居深山
傷通為市聚貨通商極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

日本瓜其國能畜好馬多自西晉來

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而市地無草大牛羊馬駝皆食馬海魚之乾風俗頗淳聖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舟麥廣穀米少收民不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鐵爲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推石爲屋有三五層者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刺足來朝貢

三島國

其地幽然山島花木常茂民倚邊而居田疇少收網魚於海織布以業俗朴質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整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建瓶 夫 寶歸荆稱爲能事奪之有德父兄皆讚焉 煮海爲鹽 釀蔗漿爲酒

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廣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田多膏腴倍於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婦削髮碎而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食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終身不嫁或至焚夫屍日赴火而灰蓋其節義不改 煮海鹽釀蔗漿爲酒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堡障山塗田疇種 稀薄民下捕

魚蝦生啖螺蛤黃食俗尚鄙陋其國有三曰東王西王嗣王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伍錢今古莫能有也

大暎南國

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地與都攔相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栽種烏爹之采供食

阿州國

倚海而居壘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厨室皆在用穀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永樂九年遣大監鄭和諭之命互市其王拜 詔待使禮甚恭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建瓶 夫

南洋里國

其國邊海止千餘家皆回人山產降真香名蓮化降此處最佳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爲准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爲寶物貨者卽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三二尺根大如大姆指

于闐

大國也去中國萬里張騫窮河源一出于闐是也光武末爲莎車王所併後于闐將休莫霸者反莎車自

立爲王，復滅莎車，服從者十三國，與鄯善並焉。晉大康遣使貢玉印，北魏時朝獻不絕。梁武天監始通江左，隋時其王姓王氏，唐時其王姓尉遲。比遣子弟入侍，從擊吐蕃有功，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至德初，進方圖二美玉，宋建隆，其王天聖遣使貢圭。我朝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陳誠至其國，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俗尚浮屠，僧尼左多。

留山

一名哩管，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地無城郭，人皆聚居，風俗淳美，尚佛業漁，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十里，所謂弱水三千是也。

南亞里

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真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刺西風，一日夜可至。其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

乞力麻兒

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平水淺，西南徇海，民不事耕，狻言射獵。

蘇文達那

洪武十四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卽蘇門答刺，非也。

婆羅門

卽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天竺屬國也。晉義熙初，貢玉佛，宋元嘉，梁大通，唐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我朝永樂中，遣使貢方物，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七

西域圖



古西域考畧

樓蘭 鄯善

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漢武列亭障至玉門

車師前後王 即高昌

前王國一日前部治交河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北與匈奴接郁立斯東與車師後城接

龜茲

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人編雜纂 卷重六 圭

相連 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漢由輪臺交渠梨地皆

于闐

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沙源出焉

莎車

西至踈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漢馬奉世擊斬莎車王威振西域 無雷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 依耐東北至莎車五百餘里

屬賓 西北與大月氏西與烏弋山離接

吐呼羅 拔豆 謝颺·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西與條支接
烏那遜卽安息之地

天竺

卽漢時身毒國都臨恒河有靈鷲山佛出其國五印
度各居其地 摩揭陀本中天竺屬國

大食

大食其國波斯之西在泉州西北其國雄壯其地廣
袤據諸蕃衝要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書

十程 遼泰宋時與于闐國同入貢 石國去瓜州

六千里奄在去陽關八千餘里

按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

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限列區域絕

內外也自漢武帝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

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

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

高昌人食于闐龜茲諸國入 本朝則 哈密火州

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其名隨世更改
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
阿端曲先者皆中國前代之邊境卽所謂燉煌酒泉
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
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使爲虜
用是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今以羌人分西番與西域爲二其寔均之爲西夷而
在海島中者列之爲海夷則可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書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帝甚悅鄧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聞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遂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或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

人編類纂

卷五

十

漢董賢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第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上之功窮極技巧柱檣衣以縵

錦下至賢家童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

東園柶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為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栢題湊外為徹道

周垣數里門闕采息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詎下有

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

適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

人編類纂

卷五

二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

竟坐言事下獄成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

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

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

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

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適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繁錄是權與人主，符矣。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戶因埋獄中。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請武雜侍，榜博爭道爲笑，樂或詆公卿，潘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人編類纂 卷重七 作類 三

宋戴法興 撰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法興，願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識，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還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而法興明實，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武崩，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帝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廢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歿，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籍壯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恭母珍之

時有恭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

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
文謙者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權蕭
謀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反盡粉滅匪
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賴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
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軌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提林若其密報周
奉叔使委令殺蕭謀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
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
徒因諸事左手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
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成不舉事亦成二死等爾處

齊法珍

齊法珍

五

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虎父母
為確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
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敕提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之都
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師為直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為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樹將軍雖用護
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樹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強
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為刑斬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
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

齊法珍

齊法珍

六

法珍等俱詰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幣為市中
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被家游宴有
吉商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儀子最
有能參預朝政雖王暉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
王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
不慚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暉之俞寶慶
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
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
誅

北齊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略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辭封爲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奉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俊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左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爵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邑之徒皆重降屏氣提婆嘗有旱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兒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爲昭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自齊主立之然意存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蟲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旦忽以皇后服飾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謂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爲庶人以穆爲正嫡引穆延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八

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怒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之異詔徙置楚州而已

唐樂工

聲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黎園謂之皇帝黎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鵠性警黠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內兒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婦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醮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

入編類纂

卷重年

九

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麻山見而悅之至是乃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黎園弟子往往歎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麻山怒支解之

唐蘇佐明

敬宗遊戲無度狎驪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遇動遺拙捷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

入編類纂

卷重年

十

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俊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下皇太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咎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嬰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而得不死以生者救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得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而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餓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成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西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嗜人莊宗家世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擊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進景史彥瑁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幸四方藩鎮偵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遷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

第一卷
又卷其項
卷八可更

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
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者皆多言宮中夜見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
萬人今空宮多旌富實以乃息莊宗欣然人其後幸
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
爲鄴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
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
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
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
韜之婿也進諶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爲婦翁報仇乃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因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路於友諒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譏友諒曰崇
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空弃誅之於是及其將五
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
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
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軍
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故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
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
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延

微爲涇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
馳出鄴城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辛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節陶鄴都
檢使孫鐔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諫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諫以姓郭拜
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以從諫爲養子從韜死
存乂見因從諫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戲從諫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欲
復何爲乎從諫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盍爾之費食肉
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諫因曰上以
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
源兵反鄴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徑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三十餘人居數日

莊宗度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奉
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
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
宮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
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
子絳香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
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
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神廟 十五

宋朱勗

權宗頗番意花石蔡京諷朱勗語其父密取浙中珍
異以進初致黃楊二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
不過再三言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船楫
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
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良嶽成奇卉異植
充物其中勗攝主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渴縣官經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
不少僨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觀卽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覘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
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而去人不幸有一物小異
其指爲不祥唯恐變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
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斲石程督峭慘雖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
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避者旣至賜名神運昭少石截諸道
糧餉綱旁羅商船掛所貢礬其上篙工梳師倚勢貪
橫陵樂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辛四指揮盡給輓
土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神廟 十五

十五

亦病其擾乃禁輜綱船戒伐家藏毀室盧毋得加黃
封帕蒙人圍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勗與蔡攸等六人
入貢餘進奉 罷自是幼小職旣而益甚所居直蘇
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盧悉買
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
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潮
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勗主趙霖
建三十六浦肺典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
相枕爲霖志在媚勗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閩池
擬禁樂服飾器用上簡乘輿又託觀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子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
走聽命流善州郡者二十年方颺起以誅勳爲名童
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勳父子第
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冠平勳復得志聲焰熏灼衆人
穢夫僨門奴事目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
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
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觀
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爲顯官
驕從亦至金紫天下爲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
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
入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右編
女寵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內宮
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
其美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示平惡偏重夫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費十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末光凶年饑

難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斤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王嘉附 妻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未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極於三姑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舟彭宣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及陋自通遠矣 鮑宣論 董賢書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壺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蔽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

器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兵設於 妄建立非

宜以廣儲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新舊陸諸後還重賢等武庫兵器委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為野

王君聖造生說敬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成為

海內所歡快 左趙諫封乳母宋姬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際奉聖旨下務支借

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揚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克卿

人龜類集 卷重七 詳前 十九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

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

朝廷方推此惠時請當然 蘇舜欽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

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

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溫

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溫成之喪也 范鎮論議

幸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

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

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為溫成之愛而

有輕三太后之心實錄全斌革之月濫也錄大臣之

不執奏也 范鎮論石全斌等議非屈成妄冀恩澤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

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

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

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

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

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

人龜類集 卷重七 詳前 二十

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送有司勒勅重行貶責犯者

斷在必行 韓琦論于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

外更乞根究因緣千求之人奏攝下府勒勅重行責

實如本自行于請者亦乞一就勒勅加元犯本罪二

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千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

牒報御史臺彈糾勒勅施行 歐陽修乞罷于求

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俊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

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

拒而不納必有獻俊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與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摺據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

又論蔡元直事封同內侍

雙侍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特爵之申侯

人編類纂 卷七十一

羊

伯喜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待中江敷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教願命左右曰衫吾林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關遣內侍楊思勳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堂竟不與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退唯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遇則生奸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人編類纂 卷七十一

羊

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纒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朕讓州別駕行至未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議優一日抵

掌詠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高宗余曹止供諫
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友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克杖殺之
魯李恒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譌可以成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圭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井陵而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避爲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周廟比遣中使致敬井陵
朱軒轎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
過咸摧翁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備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
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蹄呼嗟莫不叩
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詔符大臣

皆狼爲伯榮屈節丁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
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
而媽受陳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千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類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
崇之許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管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
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八編類纂

卷重七

圭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戾而開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德
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井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綠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
不成民用不康

陳書上字
桓皇帝孫

灯類

秦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奉昭王太子政，以七百六十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八

一

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凡第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止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

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為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

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

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

陽夫人。國婢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

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

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

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八

二

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樹時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問從容言于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饒遺了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絕好善，舞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春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爲夫

楚黃歇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夫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成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乃在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遠矣歇當成願賜成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謂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欲故失期春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文弟謹舍而言之

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第爲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堯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尚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新編

五

本

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成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人伏成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成士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殺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人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穆毒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不韋廢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執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新編

本

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側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事秦之諸子未有以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固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成，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由、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誦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新朝

七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高閻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安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奉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聞曰丞相不來，吾方私丞相，來請事，丞相多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僑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吉趙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成丞相，卽欲爲由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新朝

八

君，何可爲計哉？吾必見冠至咸陽，慶虎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業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拷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處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搗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笑而夷三族。李斯已處，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逆勺從沛郡施雋受易。邲郡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新編

九

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經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賞它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塚塋，起嗣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遂道禹爲師，降下尊禮。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徒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與宅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能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間，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上憐愛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新編

十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昔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孔光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

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非宮，

上從武言，非宮有紫房，後遂，遂夫央宮，傳太后果從

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

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尊下

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雅師丹與

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

遠，遂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

繼嗣有時異之隙矣，又重件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

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其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

八編類集

卷壹天

士

哀帝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傳董賢之黨，莽以光

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

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唾，皆莫不誅傷，莽

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

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

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

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朝望，領城

門，兵，莽又誣琴臣奏，已功德，稱幸，位在諸侯王上，

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為御史大夫，丞

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崩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

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

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

定律歷者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

莽篡位，歆為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漢陽王松據其上

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

八編類集

卷壹天

士

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為松

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

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

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

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文

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

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

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

侍，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

欲遣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象果大破之

建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景初二年，帝震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鸚鵡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問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

人編類纂

卷壹天 軒類

十一

晉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司馬昭新執朝權

人編類纂

卷壹天 軒類

十四

恐方鎮有異議，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鄉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歿之。」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賊可不戰而赴也。」昭從之。賊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請充鎮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自僦棧，于夕陽亭前，最私焉。充以憂去，最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最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最請行之，俄而侍妾論太子婚姻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揚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嫁，遂不西行，詔

賢女在貞
禮耳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
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各諸軍以為後圖雖
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
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
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帳而孫皓已降吳
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
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
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
節述

齊褚淵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
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附馬都尉明帝
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
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沉佃夫用事奸賂公
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
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昭同
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昭曰此非常人
也出為吳興道成餉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
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豫焉沈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暨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既定將
以吉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
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
淵淵即告道成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
齊官道成謀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宋明帝常數
曰褚淵能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篡褚
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篡位以褚淵
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淵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
八編類纂

齊王儉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附馬
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
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既平
沈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
謝朓平人與語久之屬無官惟二小兒捉獨道成慮

脚難之取燭遣兒。脚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
 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
 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其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野。所以吐所難
 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
 永渝。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
 將篡。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雖為禪詔。
 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
 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軒輊 十七

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
 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
 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
 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
 祿大夫王琨在。引世以為郎中。至是。攀車。繼尾。慟哭。
 曰。人以壽為歡。老人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
 復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流。道成子贖請殺
 謝朓。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
 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為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
 公。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謀同為東宮直閣。以勳直
 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關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
 惠舊人。親信不疑。得入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
 堂。雜戲。役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
 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議。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
 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着黃綬。禪跋林垂。耶謂坦之
 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關陵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軒輊 十八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關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鸞也。
 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謀
 廢弒。既與蕭謀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
 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史蕭
 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
 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
 自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偏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右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
 元元年。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遂七密告坦之。坦之

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輪，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僮僕，乃遣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雞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

木編類纂

卷五十八

如別

十九

爲蕭聲剛，恨專執琴，小畏而情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廷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齊江祐

江祐，濟陽考城人也，祐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祐少爲明帝所親，思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郡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驛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帝益顧命羣臣，而意者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勸止鬪諒，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暉

遷右衛將軍，帝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

時有異同，而祐之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乘及？」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臧靈勇、東冶軍人俞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暉初爲寶玄郢州行軍執事，遇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暉曰：「馬何用看？如索妾胞，帳下詔暉，暉曰：「旦已衰，不煩復此。」寶玄志曰：「舅殊無謂，暉之情，暉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賁，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當當命，徵曰：「動祐，祐弟祀以少主，艱保，勸祐立遙光，暉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異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暉，異慶見暉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暉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暉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熱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祀同日見殺。

齊蕭詵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如別

二十

蕭謙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謙就武帝宣傳謙計留爲腹心武帝卧疾延昌殿謙在左右宿直上崩遣敕詣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謙謙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謙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謙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謙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謙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謙言深相疑阻二平六月上華林園宴謙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歡

本編彙纂

卷重天并類

主

梁沈約

老死不知
一係是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八編彙纂 卷重天并類 主

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殊勉爲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諡曰隱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頓累清議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為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台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篡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超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主

非齊王暕

上暕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暕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暕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為常山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暕欲加大辟演私謂暕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目全宜深體勿惟乃於眾中杖暕二十帝尋發怒聞暕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毆捷閉口不食太后怨憂之帝謂左右曰

小兒成奈我老母何於是每開演戲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暕還汝乃釋暕令往演地暕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暕流涕曰天道神明豈殿下遂覺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暕由是得免徙還為演友演復錄尚書事

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暕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子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按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

卷五十八

主

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暕曰天保李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暕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暕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頭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時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款抱
便是連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筮
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齋帥裴漢
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
人奏楊晞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歷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
不晞曰皇賞合死恒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
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
晞曰我少年以來問要人多矣究諳少時鮮不敗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
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
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
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狩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
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爲聘
齊副史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日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
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
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
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
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
堅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
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
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堅因
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周劉昉

助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揚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助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助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助自為也堅乃從之譯助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助等草詔署訖過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助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教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新撰 手

祖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造所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誑行助請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堅不悞而高頴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助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蒸堅深銜之以高頴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助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敳周汾州刺史沒於齊周武帝親總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新撰 天

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及堅為丞相以助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助飾美奴進贊贊甚悅之助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以助有定策功拜為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助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平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立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也合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

八編類纂

卷重天

如類

五

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述以爭婚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感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聘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聘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非道安撫大使討諒帝晉絳呂三州並爲平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臣舍子廢稷十

八編類纂

卷重天

如類

三

斛夜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錮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兄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諫奴也，為虛立門闕，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風賦，敬宗恨，賜敬德蠻酋，羅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突其僮，壞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慶，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王士

勝紀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益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恭。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承奉，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與司議師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朱李，獻承華歲末云，佞諛有類邪巧。

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又致若輩，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播事，因曰：我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待，洛州女子淳于以姦擊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卿段實充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勸治義府，且寤逼正義，殺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王士

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齷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憑附城社，蔽劇日月，請託公行交游，孳小貪，治容之美妾，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王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左遷萊州同戶，義府云：王御史妾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費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州縣，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前紳共嗤新之號曰：熱格。義府奏悉取前志，堯經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送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蔘才，而爵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吝謂又母妻，諸子吏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夫朕爲卿掩覆，可少嚴之。義府內倚后，擢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顰頰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愕然不謝。徐引出，帝由是不悅。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參軍。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新類

書

楊行穎自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善州。子率府長史冷，千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內，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栲於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

唐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勦，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割殘，宋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新類

書

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却公私，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登，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撫璽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歸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羣，勣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鄆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誣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唐裴炎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最勦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不廢帝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不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管石之贏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二十六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
 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大人武
 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
 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
 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撻語林甫使為休請休
 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九 奸類 一

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
 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
 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
 假令妨農獨收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
 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拜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
 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
 無少讓喜津津世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
 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
 左右丞相耶日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
 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人下寬之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
 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
 禍乃陽善章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
 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九 奸類 二

良娣之父有隙與婚柳勅不相中勅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連引裴敦復李邕等
 皆林甫素忌惡者林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未幾德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
 自言我切於官中與忠王相愛欲輔兵佐太子帝不
 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教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兄
 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
 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
 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
 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感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息厥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祗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飭遣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窵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揚慎於張瑄等綠坐數百人竝相繼誅以王錡吉溫羅希夷爲瓜牙數與大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二十一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致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文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治有吏士督責損威能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四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戴
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壘長濠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非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嶮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

人編類纂

卷之九

五

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
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
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
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
元載上縉告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
下帝御延英殿遣漆妝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
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
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
賜載自盡元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襪靴塞其口而
殺之朕縉居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子伯和等
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朕
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
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朕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籍陰爲清道率府
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言載有官家三千爲民
患德宗曰徙之沙杞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
之便帝曰守載而愛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人編類纂

卷之九

六

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
遷大夫不聞句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
郾與炎有隙郾擢郾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
章張鑑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
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鑑守鳳翔杞既用嚴郾傾楊炎
又惡郾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詭其軍司馬蔡廷
王間闕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王疑送滔
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
雜治又御史所爲京大夫命弁劾大夫郾初詹善宰

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之它日杞假寢伴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卽徑至鎰使坐詹趨避杞速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鄂費州鎰尋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髮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恐不相容手杞覺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驕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列傳

七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而服而澤頗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上也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接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沔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諷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徂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屯河南非鞏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章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于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

著

不

責其期校吏野長安尉荷枝乘車大搜厓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寬自頌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關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繕止八十萬又僦樞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所訴杞無以踰驪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李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圜但爲盧杞所惑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燭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列傳

八

之夕寧與胡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胡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胡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胡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潭宰相置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鹽屋尉胡逼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胡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願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敕有中

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
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學士陸贄草
誅寧制費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
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
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十六人來赴帝
議所從道杞請道設谷渾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
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
矣帝從杞議賊果扣險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
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翺趙贊曰聞懷光
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
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誦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猶賜留
連賊得哀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
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勦難有大功爲奸臣沮聞不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
涕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與元赦令俄徒
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貞元九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諫臣趙雷

六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投記大州可乎李勉
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
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
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如堯
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
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
其故子儀曰彼外墮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類矣楊炎旣搆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度準與
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裝翼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璋路璣那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湖南南
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誘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用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從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
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
託表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祀請之
炎固以爲不可祀益怒又審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屬梁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
不奉法異日不賊後恃功遂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因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全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十一

十一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薛臣
中任者虛杞薦張鎰嚴郾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踈遠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虛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郾爲御史大夫初郾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郾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

源休與郾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同郾過
休蒞官後與郾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郾
郾帥炎乃以休爲入更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郾尋坐
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
所欲又知郾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
犯禁受賂請託郾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
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
市爲官解聘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
郾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押吏貨市私
第貴估其它賤入其幣計以爲賊杞召大理正田晉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十一

十一

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
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論晉衛州司馬更召
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
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
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
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
送縊殺之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
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諂說多計自言讀

其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官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曰爾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厩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紳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編類纂 卷重光 卅四

等定為親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宴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伾任任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母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闇其專以納賄為事作大賈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伾為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編類纂 卷重光 卅四

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權驟乘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史實羣奏屯田員外馬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質怍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綱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王叔文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十五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渴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過廳覲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意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親太子儀表選皆相賀至有感

泣都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十六

預他事實惶懼而出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墜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顛沛太宗夙葉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開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節度使嚴殺表繼至意與皇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上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離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籍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叔文既有段彥章誼蓋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懼懼自叔文歸第王任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宜總北軍既不入編類集

卷重元

七

獲則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衛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其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召他相與其共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廷英示以守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革者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爲右庶子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

入編類集

卷重元

八

左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許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鄒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關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置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水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今因御史所勅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未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擣出杖殺之

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變風伏。俛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歎。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何再三。元素不願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教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覬覦。吾聞注奸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

人編新集

卷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微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雷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藥術。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辭。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末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積。而憲祖之缺。罪人未得。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緩。粗帝使。友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侍

人編新集

卷五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講訓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帝領慮。宦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京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為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為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李元素。樞密。務承扣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為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滑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僕賜鴆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訓棺。報屍。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與此得為相。訓本挾奇進。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隨揚。庶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貶黨中。選貶無屬。打。班列幾空。不踰月。以訓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欲先誅宦。暨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頗
意宦官。衛兵皆惛憚。迎拜。天下險。惟士徽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傅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
時人皆言。鄧注朝夕且爲相。傅御史李甘揚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庭。日。日。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泰。甘。露。降。金。吾。佐。伏。樹。琴。臣。賀。訓。元。與。泰。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社。許。之。即。筆。如。合。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
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八編類纂

卷宣元

訓

李

使無違者。時。藩。行。餘。皆。辭。赴。鎮。兵。列。冊。鳳。門。外。鼓。而。
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郊。寧。軍。不。
至。墻。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帷之。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閣。者。將。閭。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
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
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界。愚。下。殿。趨。訓。
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
良。手。搏。訓。而。質。訓。歷。之。將。引。刀。韉。中。較。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輦念急。至宣政門。宦八郝志。噪。撲。
訓。什。之。輦。入。東。上。閣。即。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
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
道。曰。我。何。罪。而。竄。論。人。不。之。疑。元。與。雖。知。謀。不。以。告。
王。涯。涯。與。賈。餗。元。與。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
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會。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
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詔。司。吏。六。七。百。人。復。分。
兵。屯。諸。官。門。捕。訓。黨。于。餘。斬。四。方。館。宦。豎。知。訓。事。連。
天。子。相。與。怒。憤。帝。懼。僞。不。諛。俄。而。元。與。涯。皆。爲。兵。所。

人論類纂

卷宣元

王

李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答。急。乃。自。署。反。狀。詔。衛。騎。于。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隊。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緜。金。吾。右。仗。至。宣。
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關。
門。使。馬。元。贊。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韓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隸匪民間竄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馬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為盤屋將所執械而束。訓恐為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嚴斬獨擲之下。梟首以徇。陳臨刑憤叱獨

八編類纂

卷九

王肅

元興曰龍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軍。以計斬之。悉誅其親兵。遂滅注家。他日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諷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康當國時。王室不

欽定四庫全書

故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遂展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胤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儔見其

欽定四庫全書

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許。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罷為吏部尚書。復倚胤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

八編類纂

卷九

王肅

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勅搏交勅。使其危國罪當誅。胤亂不可離輔弼之地。胤連上不已。上雖知其情。不待已。還胤河南為司空。同平章事。潛言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為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震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胤。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國。畏全忠強。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趨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

欽定四庫全書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亂伺知之令判官石戡與之遊伺其隙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戡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亂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亂不就復輔政拜還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亂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亂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

入編類纂

卷重元

五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亂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還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誣誤師業入闕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勅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亂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亂及亂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亂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計稍

露劫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亂迎謁酒餚持板自歌以醕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亂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竄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今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官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亂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入編類纂

卷重元

五

辰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亂無敢言亂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吏輝王幼冲故亂籍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僱陰佐亂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亂亂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風令盡去亂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推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之餘無見兵諸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連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胤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符乘輿選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帝大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寶天

人編類纂 卷之九 胤胤

復四年正月胤胤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

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尋河下老幼係路啼

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胤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

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願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

及胤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掄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

亡天下胤胤身居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

術求乃生胤胤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嶺南節度使安

潛暗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為緇郎所壞後果

如其言

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

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

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契

冊犯河其真宗幸澶淵以謂知軍兼齊濮等州安

撫使契冊深入民驚擾爭趨揚劉浪而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取死罪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

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

冊遂引去初議即官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

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

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

人編類纂 卷之九 天

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

為修玉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嫌其過遂罷準

相既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與敗議再貶準帝意

謂論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為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建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念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執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爲山陵使，冠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遺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至況劇，允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十九

五日一御便殿，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審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閣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室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辦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卽殿廡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參知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十九

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事居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官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寬之，在殿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

宋夏殊

夏殊，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國公主，且數言殊材，命教書資善堂，選知制誥坐事，左選知黃州，仁宗卽位，徙洪州，殊材術過人，急於取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勛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宜撫河北從弼請也及仲淹既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主

介不已及介死竦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帑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秦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別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

宋人主又
送原仁義
多疑志
又有爲之
即漢者

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威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封竦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懷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主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卽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造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之欽若
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
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
爾即日放遣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
不協及還罷為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
元龜或哀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
謾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議立
皇后叅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叅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叅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叅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叅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且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衡父誅死
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為矯誣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
謏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謏用旁韻王旦欲自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退速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為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實久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王清昭
應官使兼講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
其所為真姦邪也王魯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欽若後
無子以叔之子為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撰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復不閉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貨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翁安國惡惠卿奸諛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禧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補達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為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飲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銜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婦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婚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館為國司直

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綜操心類
辭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節州久之惠
卿徒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
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
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
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
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
帥臣多養威恃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廷惠卿曰陝西之師

八編類纂

卷重元

七七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
曰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馬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頤歎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夏人復入寇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未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
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
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
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拜保寧武勝兩
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為河朔重鎮既除惠
卿為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趨令起
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為執政及得
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
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
卿過闕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

八編類纂

卷重元

七八

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驛
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續魏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從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遷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譜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惟辟官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宮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椽屬故有是

人編類集

卷百四十一

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為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襄行王詔開熙河多貸公錢蔡帥郭遠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遠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斃即疏其過以賈直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假鍊為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恠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遺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寬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

法皆成其手太學虞蕃論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瀾共為一空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截舉投其中以杓混撥分餉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蔡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蔡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嘲罵而確自以為為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

人編類集

卷百四十一

董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訛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縵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縵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言疏或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庶未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危從。運又不巧去。御史劉攀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寬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各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后猶不恧。卽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第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確。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京臨真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中。關訴贈太師。謚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

人新類集

卷五

王

王

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君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復置英州。凡所與蓋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願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珪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未樂之。既死者十餘萬人。嘗珪啓之。

宋邢恕

邢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秀語新法不便。王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吏革。

人編類集

卷五

四

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遽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初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誅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選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想對其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問道謁確於鄧相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遂

人編類纂

卷五

五

五

本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請黃履問誰當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那起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惇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起又教蔡

人編類纂

卷五

五

本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倅曰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尚額
界丹精銳甚衆或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僉倅以聞大臣信之卽爲勛余親詔書授倫納承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結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倅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既而京闕失云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侁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簡剝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七

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潭源募流人李資張茲等往招之資茲流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授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熒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熒安石主停
爭之不已旣而熒得難地安石恨熒沮倅乃薄其賞
進倅脩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倅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邵絀論倅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則豐稷奏曰官府舉新而淳首用非稽古建官意樞
坐左遷諫官越彦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
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書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家斷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悞前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爲相
支彥博子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那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薦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八

粉昆必欲以恥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爲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
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
示蔡確蔡滯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笥十餘人陷其文
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下誣造元祐
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于巖叟等以爲摯
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燾誰治逮問
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燾于巖叟皆
宗春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
王巖叟面如白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

質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學管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跋請得歸墓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謂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寬之惇用那恕爲御史中丞恕以此齊妻太后宮名宜訓嘗廢孫少上立子常山王演詎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違勝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九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何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怒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那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初神宗川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州行十餘年不息遂聞未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推本其意專務樸桑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爲感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浸攻捷捷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邊等城陝西諸道典後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察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運告訐之風浸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十

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尙欲言知樞密院事會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陰侯張舉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右正人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戚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

不堪奈何。韋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問任伯雨章疏，手詔曰：「粹詆誣宜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恭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翁爲辯誣論，見者矚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議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臣郝詭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太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思公俯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諷，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尙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莫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間駁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新州未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園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木乾，卽議變更，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庾詞貶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孫林過軾，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做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威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國大防援引朋儔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違，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撻，唯天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賞未正，乞下崇省，檢索前後隨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唯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竊無急於此。唯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繕述先烈，而大改成，錯誤罔如此，非姦邪而何。唯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罔益大。勸懲集 卷中 十一

其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收弊。

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惇曰：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惇，惇用爲中書舍人，典書詔，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甚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鄒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及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相，相交結，每確惇有所言，履使恕通風於履，即掛擊之，賄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止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邪等，文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逆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

今上嚴要賄官，此大防爲秘書，元祐祿賜，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至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擊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願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紹聖

二年右丞鄭雍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
自祐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自祐子
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贖自上惇遂安議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繼四年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貶惇司馬光請
建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師言州別駕
未幾復貶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十人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州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
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
年可復見也大忠泚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
御史來之邪言司馬光咄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尙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
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愆責
而罰不稱愆生或異常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
州摯鼎州圍練副使輒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
軍節度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觀呂陶范純禮顧臨孔武仲呂希哲吳安詩

八
官
員
議

長
壽
皇
帝

五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城衝饒均連橫諸州居任孔平
仲落職知衡州張未量補之賈易益監當官朱光庭
孫覺並追奪官職秩復貶孔文仲爲別駕中書舍
人葉濤當制文林隱貳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昞
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忌汝州時安燾
無忌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忌河陽時以激怒之由
此者資皆不免特燾已卒大防行至皮州信豐而卒
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
防何以至皮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
高貶元祐黨人皆非希木意也既而蘇軾自惠州徙
入翰林黨

卷
高
宗

五

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
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
侍郎奏下黃履爲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
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
處下樞府由是筋不相能時惇下同肆羅織貶謫元
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
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
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
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諒於是中書

舍人寮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守外唯憂亂典刑改廢法度誦諱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擔拾附者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以那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惇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選改時惇與卞已不成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七

卽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顥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顥妄自尊大至欲於廷和講說今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願素與那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語人曰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惇卞悉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那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聖歷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維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別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矧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應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寤問之適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赦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蔡卞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那恕有罪安置均州九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八

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那恕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本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參軍熙寧二年。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熙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九月五日。受教。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厥
魁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蠅蛇霧。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諛情備過。薦
引名士彭汝礪陳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諡。勿毀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益欲傾惇。而未能。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淳
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錄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
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宜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
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走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

宋蔡卞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
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卞適有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湖陳廣州。寶貝數
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吏人請其去。以蕃徽露。灑衣。送
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威德大業
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密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
無所遺。或諷從之。以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成。悔
其所書。目擊命從子防焚之。防說以他書代。至是。卞
卽防索取。以上因及落事。實文飾。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夏堅皆獲斥。建中四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徽
宗卽位。諫官陳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
璘併較卞尊私史以辱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
過於璘。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卞。公議於此。可
見天遂陳其大罪。有六日。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卞後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卞所處。皆欲召
禮法官。通謀卞云。旣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職官。卞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廣妻其語。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曰：卞出四也。何浩以言忤卞，卞激怒，首宗致之。達議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書，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擢知樞密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惇，卞固於下。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都荒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泰中，騷困，永年竟為帳下執法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營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為至當，以安石從祀孔子廟，庭位次孟軻下。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使遠使拜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奉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立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盡。願履無一違者，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懷邪壞法，出知成德。

軍紹聖初，入樞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願復遂定差，願兩法，惇光不同十年，聞京再甚其事，成於反掌。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是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大主之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安民竟為京以計逐之。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罔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說大用。京援引必當，至數百人，郡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濫授。秩史，爭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自太后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長言官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

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賈以供奉官，尚三吳訪書畫，奇巧，雷杭累月，京與游，不啻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賈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監京，授受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罔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人，編類纂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好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齋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水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策，御史沈琦等用治獄失意，羈劄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點置

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犛，叛殺叔滿，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賈寃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餽，有省地，德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汪，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因京，命舒，置代之，以勸絕羣，犛為期，西收，湟州，鄯，取，作，何，夜，耶，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嚴，藍，從，熙，譚，積，梁，師，成，皆踵之，建，漣，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打，振，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臣貶京，成徒累，盡京，猶未，慄，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日，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牌，徧，班，郡，國，初，元，符，未，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旬，時，承，平，既，久，格，度，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因，知，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

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樵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徽閣待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十一

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定命寬任五呂齡爲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千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獄矣子旼修殿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餘尙茂德帝帝帝七幸其第查子無算命坐傳鵬畧用家人禮斷養居大官賤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勗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常國日昏昧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旼凡京所判皆旼爲之且代京入奏驟引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

身
身
身

嫖孽密謀斥逐朝士劄宜和庫夫資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凡旼亦發其事上怒欲寬之京力丐免特勸條侍養而安置韓紹黃州未幾條侍養歸賜出身旼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旼以憾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常有相繼辭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卽位邊廷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十二

十二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銜州安置行至潭州煥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批政以托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蕭伏叩頭無恆康取燕山之後京送飯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舉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益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

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極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被剛正曾布彈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邊使純禮主宴詵誣其厭斥御各遂罷知穎昌府帝旣以宦官宮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尙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疾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駢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搗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曾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瑞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夫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之出知新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竟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巨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有官蓋還諸徙者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工當有天下旣而卽帝位因得親臨不數年至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子帝甚懼言之不已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廛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半靈壁太湖慈溪武康

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湖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費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也則以

徒步徒走雖其遠數日即達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向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都文誥領之詔自後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長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擢其客劉昌為大司樂付以樂政請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

成詩先鑄九鼎以傳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羌

人多羅巴奉溪除羅撤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請以費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

羅巴知丁師其至集衆以拒二聲言駐兵而陰戒行

羌僻益弛乃與偏將高末年吳道而進多羅巴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蒙中

流矢去道遇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

官三等蔡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

罪貶韓忠彥為惠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貶職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來為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昔擊夏虜而王安石王黼

章惇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

無罪而就覆亡功難訖成邊患不息及今人得秦隴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就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

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

弟請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

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

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手遂而朝廷

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

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與高皆拒之

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

溪除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末年出禦之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辛

三十里爲危人所徙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落落無處所遂殺之保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徙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泰州逮治蒙至泰仲武等囚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廷黜降長鄂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德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威氣以待遼者小不加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投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其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摠摠答語復不遜遼人大怒承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令外積潦亦污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兀賽輒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張懷素故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維治得民士交附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官而京與懷素密謀竊習爲京地也知大名府道還歸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揚武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摠益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其伐益兆於此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其復燕雲祭京

董賈主之太宰鄭居中久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策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界丹界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釁可也

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願別有張甯宇柔直者抱負不荷甯時適赴東部京遂賓致之爲樂客甯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爲對時自是始有召命甯後守劔南設方畧以拒范汝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劔南老稚迎拜者相屬於道甯一一附勞之止所以置物分遺至令廟食郡中後甯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
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煇授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
譽素備不勞而辦以此凡知於帥憲知嗣南會葉鐵
又反民大恐卽告諭安右之率城中詣富家令出錢
米沽酒買肉爲黍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巷遂替燕
鴉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鴉第二
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
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又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
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又卽以白旗指向之
衆上弓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與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新類 圭

宋秦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海考復間之父各立門戶
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
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形視狀曰大人胼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
辭去客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
吾疾而罷我也聞數日京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
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諛浪語以蠱帝
心妻朱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章駭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
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
燕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
傳位東官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
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
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新類 圭

烏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奸類

朱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韋諱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啟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

人編類纂

卷之百四十一

奸類

一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謀國成章生除各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鞏漢相繼陷沒宿酒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軍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夾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

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

敵兵已歸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

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

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

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

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狼持國柄嫉害忠

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斥

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

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

熾國本日感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

八編類纂

卷之百四十一

奸類

二

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

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道

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襪被而行道中

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算

殛於是羣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

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

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

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踏二言金人

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善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开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羣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仲口。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以仲言爲然。卽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請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傳張叔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土皇開康王卽

入編類纂

卷首四十一

檜

字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捷。漸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竝改京秩。舟人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捷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蠹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棻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程瑀張燾胡世將樓炤等竝落職于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入編類纂

卷首四十二

檜

四

頊聞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劫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變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便運泊金使借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志吾人無所藉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攻。方知其闕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謁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違留。益怒謁。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沸。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謁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來何待。謁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正館伴。正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檜問正所以不主和。正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正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王甲。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宰相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構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沸。力求去位。出知紹興。麻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謠。有議遂命宗室令應。釋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據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以今當避嫌。約同奏。尚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侯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遂罷。璩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門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門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言和議。非是。璩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遠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底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辛械送銓。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餞其書于木金人墓。千金師古坐流。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潁州。安遠縣。願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成也。剛中果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七

友壽以銓事戒論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兵富王庶民。奈何。一旦甲辱至此。非開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極言不可。和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動員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自公卿大夫至

六軍萬姓莫不填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郎馬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開輦輦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批 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 伯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金使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至辱臣外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旣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册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曰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論符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率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檜於是定檜攝篆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見親族初無需索以叅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暑榜不離及檜議撤淮南守勸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檜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太宗正事士僕兵部侍郎張燾朝入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席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柯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

所王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蜀人馮楫曰：「金人肯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卿察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長驅化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楫聞之，喜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懼，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王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楨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十一

十一

議者專爲楨也。於是楨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楨矣。六月，楨奏曰：「臣昨見捷牘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朮戕其叔，捷牘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復元本。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湖口，鍾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楨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諭旨，帥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時不再來，遂難輕失。不卅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鑄還太平，飛軍聞詔，

靡輒就飛口，哄不能合。於是淮官蔡鄭復爲金人有。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門、師古等連戰皆捷，揚沂中戰，柘皋又破之。楨忽論沂中及張俊、遠、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楨欲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人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判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楨，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楨納之。乃密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十一

十一

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楨頗不喜，飛被祿作舞容，狀楨亦忌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邊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千，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楨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印了耳檢額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檢與上約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制恩賜各自倍
檢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閭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並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漏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
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擾場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檢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爲請檢笑曰諸
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
徒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檢恨之徒知叙州檢陰使
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檢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貶李光叢州十二月殺岳飛檢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檢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高尙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誓三十
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歿獄中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十一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
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
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檢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
雪賀雪自檢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
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檢大喜特改
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檢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
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
金國各節獨者以致金會室燃語直翰死不一月遂
去室燃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檢嘗
爲之草檄爲室燃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檄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陔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諷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檢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閣尙書吳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檢意見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逆皆罷始檢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噉
御史中丞磨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
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禱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檢意也台州曾惇
獻檢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十一

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煒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
日曆時政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煒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遂言凍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裕天福其闕徐立家廟賜祭
器祿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
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歿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人編彙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事

存凶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
雖聞其必而歎息者亦加以罪丁八年煇除知樞密
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獲蔡
京之述迪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
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誅也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
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殺全于亦王場英上書薦煇為相
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二省楊偉索敏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日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日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謗朝廷
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
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遠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日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填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煇語於是擢孝祥為第
一降填第二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捕

人編彙纂 卷一百一十二 事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日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宮給俸月損二
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群王璩同養
於宮中普安英虜風成檜憚之宣聖后亦王璩上意
雖有所向檜未決嘗各賜官女十八史浩時為普安
府教授即為王言上以試王嘗謹奉之王亦以為然
聞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八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焉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應中率賓僚
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檜

乘金根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槍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矜觀槍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矜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司槍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歿而憾之不置遂欲擊戮鼎子汾槍忌張浚尤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槍又使其友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

八編類纂

宋雷聖

臣類

七

與焉獄成而槍病不能書帝幸槍第問疾槍無一語唯流涕而已槍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槍猶遣其子墳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槍加封康節郡王槍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槍卒年六十六後贈王諡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諡謬現嘉定元年史彌達奏復王爵贈諡宋嘉曰奏槍次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勝禪中帝七考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槍之爲逆但到這田地七考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槍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多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驟思退慮其以我期其外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槍實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技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槍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乾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酒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

八編類纂

宋雷聖

臣類

八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酒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粟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枋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恭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企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賈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臣敵世非秦檜時比卿議於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院謀去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武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之作書許金四郡旣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悔思退復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末州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謀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於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文選

十九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開禮問放入白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父汝愚即命殿帥郭某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文選

二十

位寧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歛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裴冠潤神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害川劉放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汝愚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汝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汝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玠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控瑩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本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知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傳等又以上言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韶州侂胄拜節度使又設偽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偽學宜加風勵或指汝愚爲偽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處他日汝愚復用咨諭衛守臣圖之汝愚抵
衛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偽黨正坐罷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人編類事

卷一百一十一

新編

主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命隕群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鑿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
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
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偽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林不愈急大理司直邵袁然言
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察審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遠已而言者
又論偽學之禍乞鑿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薦學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中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較士論
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憚
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

人編類事

卷一百一十一

新編

主

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
爲監察御史乃毅然以擊熹爲己任物色無所得經
年醜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撫意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
程頤侂胄擢爲御史紘以疏章投之繼祖謂可立致
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入對論偽學之黨今變
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
會受偽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蒲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燾蔣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御史張巖劾由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胥問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竄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葉適項安世等以責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

人編纂

卷青甲七

新刊

主

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胥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王其議侂胥取錄實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巳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胥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胥童稚之師臘王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胥徒自尊大而早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胥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人編纂

卷青甲

新刊

主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初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瘋喪心耳言者希侂胥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少保一特善類悉羅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
鐘遠鐘亦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
政除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侂胄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辭叔似辛棄疾陳
諫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寬榮
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
致位宰相而蘇師且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
國政超起顯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
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
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
治事論者謂侂胄擊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
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
納其第侂胄昵蘇師且爲腹心除師且安遠軍節度
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
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
強請遵孝宗典故冊國用司總竅內外則賦遂以自
強兼國用使培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環諭之曰大定
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
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
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
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
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僂慢
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胄方
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
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昉持書於揆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
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且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
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敗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
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
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
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獨吳曦叛受金
命稱蜀王崇乞殺書敵管仲前議且謂金人措太師
平章爲首謀宜免擊銜侂胄忿怒崇坐罷曦反狀聞
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
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彙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變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臨
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
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
堂翊善謀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
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
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如類

主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引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惻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好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厚國獨參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衆
遂指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爲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劄侂胄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之乃侂胄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諷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宏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如類

主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夙寧宗論大臣曰恢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胄當國岳上書
日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
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闔閭籍籍欲語復
禁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
潛發樞機之通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
之程兼於暗首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
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去書無籍
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覷宗社

日益矣，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頑之資請媢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秦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傑、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劣不肖，皇甫斌、魏文、故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蔣、張、士風以致陳孝慶、夏興、祖、高、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矣。駁爲陛下計，裁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之貢子爲郎，富官之庸鶩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威牙僧各辭，周筠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

師旦，周均是吾有二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勳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歷官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餉，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戌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謀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而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旣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類

三十

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旣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託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子，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成寵，滬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謝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成，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
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覺迺
立竝爲皇子封沂國公竝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敬
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嬖人觸竝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竝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竝指
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
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竝乘酒碎於地竝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竝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竝而竝不知也真德

八 嘉慶集

卷一百一十五

莊

主

秀時兼官教閱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亦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觀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昀爲清
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

曰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
遠頷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經
與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與歎其不凡是時竝
跽足以雷宜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宜皇
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苟謀則汝曹皆處斬竝不能自白屬目墻壁間見

八 嘉慶集

卷一百一十五

莊

主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
不知其爲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掖前舉哀畢然
後召竝竝聞命亟起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掖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即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竝仍就舊班竝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爾竝以爲然還見獨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竝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皇后嬪嬙遺詔竝遣封
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竝少保進封濟王九日

丁丑以斌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實慶元年湖州
濟王與其兄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禱販盜盜千餘人結東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弔城求濟王斌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擽至州治以青袍加身茲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遂發軍首庫金帛會于犄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負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人爲類纂 卷二 晉 圭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
遊騎兵卒不滿百人耳茲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
則事不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茲疾茲本無疾
丙戊天錫詣茲諭旨逼茲縱于州訟進殿巴陵郡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蕪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也亦久舉大計亦成等成或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盜類

一

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成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為在今誠以吾東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亡怒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答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立當立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處則已處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共計劫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號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

陳勝吳廣

秦二世

秋七月

發閭左

戍漁陽

九百人

勝廣皆

為屯長

行至蕪

大澤鄉

會天大

雨道不

通度已

失期失

期法斬

勝廣乃

謀曰今

也亦久

舉大計

亦成等

成或國

可乎勝

曰天下

苦秦久

矣吾聞

二世少

子不當

立當立

者乃公

子扶蘇

扶蘇以

數諫故

不得立

上使外

將兵今

無罪二

世殺之

百姓多

聞其賢

未知其

成項燕

為楚將

數有功

愛士卒

楚人憐

之或以

為在今

誠以吾

東為天

下倡宜

多應者

廣以為

然將尉

醉度故

數言欲

亡怒尉

令辱之

以激怒

其衆尉

果答廣

尉劍挺

廣起奪

而殺尉

勝佐之

并殺兩

尉召令

徒屬曰

公等遇

雨皆已

失期失

期當立

當立者

固十六

七且壯

士不處

則已處

則舉大

名耳侯

王將相

寧有種

乎徒屬

皆曰敬

受命乃

共計劫

公子扶

蘇項燕

從民望

也袒右

稱大楚

為號而

盟祭以

尉首勝

自立為

將軍廣

為都尉

攻大澤

鄉拔之

收兵而

攻蕪蕪

下乃令

符離人

陳勝吳廣

秦二世

秋七月

發閭左

戍漁陽

九百人

勝廣皆

為屯長

行至蕪

大澤鄉

會天大

雨道不

通度已

失期失

期法斬

勝廣乃

謀曰今

也亦久

舉大計

亦成等

成或國

可乎勝

曰天下

為要將兵狗新以東攻鉅都苦柘謀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及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破堅拔鏡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狗趙汝陰人鄧宗狗九江郡當此時葛嬰至東城立襄疆為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狗魏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耶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耶追敗之復走滎池十餘日章耶擊大破之周文自劾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驍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咸都君趙趙兵
亟入關趙正將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
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臣狗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
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心於天下趙王
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
可無人曰趙方西憂秦而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八編類纂

秦書聖

正類

七

之家平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
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非至狄狄人田儂殺狄今
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寧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寧陵君爲魏
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
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
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
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
等滎陽下破之李歸奔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
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
銓人董縹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咩爲
將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
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
咩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成章邯又進擊陳

八編類纂

秦書聖

正類

四

西張賀軍勝出臨城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
至于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殤諡曰隱王勝
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
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
陽軍宋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成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兼首事當於天下田倍殺公孫慶秦左右投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老散兵復聚與番盜更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拔破之青拔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德王孫心爲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靜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籍假守段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入魏項籍

秦志卷二十一

五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秦天下秦將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嗚呼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公在澤中其人真如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人與守語曰請召籍使梁令召但楚籍入梁問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殺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向中皆驚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以所爲進梁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事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感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軍耶且至通渡江燒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逆用通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軍於西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適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舉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以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適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越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敗軍降景駒走收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特引而西章耶至梁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居與戰餘樊若成朱鷄石散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餘樊使羽

入編項籍

秦志卷二十一

六

楚人
楚人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
王定。必召諸將。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鄴
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
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伐。楚人憐之。至
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其勢不長。今若起江東。楚義起之將。皆爭附
君者。以君世世楚將。馬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
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
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儂於臨
濟。田儂復自立為齊王。儂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問
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榮即引兵歸。王
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儂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連追
秦軍。數使趙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
市。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
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
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界地。至雍兵大
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非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
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
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
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成。沛公與羽去外黃。攻
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
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
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
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
八。秦軍擊之。秦軍擊之。秦軍擊之。秦軍擊之。秦軍擊之。
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
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
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將皆
屬。蕭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
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天下之盜。不可以
破。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亦真敵。不勝則我引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兵，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軌遣其子襄相齎，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衷，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印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久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前，兵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灌，船破，釜斃，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禹，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一不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入憚，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棘門，慙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陽先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諫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寒責使人。更代以視其備，將軍居外，又多內，隨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執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一不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入憚，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棘門，慙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陽先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諫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寒責使人。更代以視其備，將軍居外，又多內，隨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執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請將復也
不小

請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耶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耶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耶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徃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凶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主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耶長史欣都尉霸入楚。於是夜擊院秦軍二十萬餘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羽既二十
為已也

太史公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焚會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燼，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稱王？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入編類纂。』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有張耳、陸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楚將司馬、定河內，數有功。立甲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賜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主

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開羽，在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遂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今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鄒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狗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破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幸，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敵。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公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目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十

東至彭城，目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菜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詩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屋陽疾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漢書

五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程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程縱，公、薛、韓、王、信，逃圍成臯。漢王珣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援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廬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荊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甯院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漢書

六

七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問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赤，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鄰頰
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須多人左右
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
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
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
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
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墜於牀前并殺
其兄任及儒信密馳入讓營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
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
成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莫其相圖得從而
乘之及聞讓歿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能為
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克夜
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夜寧
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士騎迎
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遮之世克
大潰士爭橋溺歿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
夜大雨雪士卒偃歿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駝城
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牟津戰上春門執
津於陣於是游岱江淮間爭讐州竇建德朱粲揚士

林玉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文化及
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文化及乘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雙趾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學化及兩寇自闕吾徐承其
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齋勸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册拜密大
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
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
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
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
及之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
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册拜密大
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
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
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
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
及之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
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讓，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頓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筆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偃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竊遂大觀，重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縣，其將率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充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逆人于弘，送獻于朝，伺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伺使不遣，初密旣殺程讓，不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典浴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買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銳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暴取不節，放庖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主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邳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出兵，皆疫歿，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賊，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旆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束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初邠元貞爲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忝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人編新集

卷一百一十

十一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因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頽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逐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巨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勸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審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寶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

人編新集

卷一百一十

十一

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茲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元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狃獯好反今遣之如授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通順二字
處州或生
李密原唐
元元原
如二才幹
新之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幸未遣
審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審請與買潤甫偕行，
上許之，命審及潤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
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
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
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
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
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
亾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
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買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
召我還，天子疑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
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
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
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
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讓史萬
寶據熊羆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
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
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
馳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末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亾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
同歎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
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覲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
驍勇數千人，著婦人衣，戴羅羅藏刀，裙下許爲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
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
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
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
必梟其首，萬寶曰：卽帥衆，諭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
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
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
賊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峻，無所施力，一夫殿後，
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旣度，以爲
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
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歿，傳
首京師，時徐世勛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
招世勛，世勛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塋具威儀，三
軍縞素，以君禮塋，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末

得士眾多，嘔血者，哪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人彙類纂

卷

宋書

卷

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三

左編

盜類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咎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饉盜起乃謀曰水潦為災民方刈敵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遠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劍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為凶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與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上

可以遠難承開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眾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為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為盜安祖號模羊公時鄰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清間移人高士途兵千餘屯清河都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掠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問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歸士途士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安祖為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郭率兵萬人討士途士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為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

士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緝詐為凶狀士途取

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緝書約降請前驅

執賊自效緝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

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緝以數

千騎去迎斬於平原獻首士途威震山東隨遣太僕

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

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途曰隋善

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

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途不納留建德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下

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

捷遂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

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統士掠險待後五日義臣斬

士途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

走饒黠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途謂餘黨不

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途士死皆葬焉招

潰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

長宋正本為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陪郡縣吏多以地

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

王以兵畧幽州賊成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澤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塲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爲異，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令蓋聞塲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餽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徵

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纒，與言隋之凶。琮伏哭，極長。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宋，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訟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安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擅罪。三族乃校。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鬪皇故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滄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荷之不疑。

今戡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字、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職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梁。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蔬粟加菹，其妻曹未嘗衣統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故貨實，並散養得士，至是得官人尚千數，布容色悉於去。其文武號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隋那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募置守家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克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男俄而世克廢，乃絕之。於是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郇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洪州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策王觀以客

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貴道則廢，教將焉用？」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勛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勛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寶等將殺之。因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救？」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平，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次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圍，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成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沂河西，上丹相屬不絕。壁成皋，東原蔡管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規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饑，執賊大將，建德懼，復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搗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鄰國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世克所遣兄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唱諸將以撓其謀。聚乃曰：凌

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

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

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

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固招突厥，西抄關

中，唐必還師自救，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

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

爲陣，西薄汜南，屬鵠山，亘二十里。故而前，郭士衡爲

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日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

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

意益怠。王麈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

寶、繼塵、帳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

被重創，穴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

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

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

遊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

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

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

鄆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

毋怨宰，客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

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

與債之。呂毋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

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白雉、猛虎

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毋入海中，招亡命衆至

數千。呂毋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詣吏

叩頭爲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

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

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

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

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

覽、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衆至，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

以成之也
清高帝

魏書

本編類纂

卷之五

七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北學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龐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歿。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歿，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歿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開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本編類纂

卷之五

十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號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舉通人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萬，折衆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帽，直棊履，乘斬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樵庭中，盧蔬根，捕池魚，而食之。成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伺其泉，衆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歿，不出劉恭、見亦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致盆子歸璽設習爲
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命劉恭先曰諸
君共立恭弟爲帝立且一年敬禮日甚願得退爲庶
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牀解璽授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爲賊如換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
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維疾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赤着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桐廬車甲兵
馬忙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人編類纂

本雷聖主

五

上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鄒破
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西中途大壘坑谷
皆滿土多凍成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
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着多
得行雖被大司徒鄒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夷
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着復入長安止桂
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鄒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龐萌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賊崇街中禹兵驟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櫻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職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拔赤着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亂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
野遺赤着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
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彘將軍疾進等屯新安建威大
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人編類纂

本雷聖主

五

上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鄒禹自河北度擊赤着於湖
禹復敗走赤着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着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欺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
滅老弱溺社稷汗井寔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
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
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
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
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歟揚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開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買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七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救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曹州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宿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安平、井陘、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穎川。黃巾皇甫嵩、朱嵩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嵩與賊波才戰，敗波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東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鏡士間出，圍外縱火，人呼，賊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爲亂，奔走。會騎都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七

尉曹操將兵遶至三月萬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萬都鄉侯高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高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高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八編類纂

卷言聖

五

五

角萬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萬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訶棺戮尸傳首京師高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高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高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屢戰乃能克敵雋討弘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雋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成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激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八編類纂

卷言聖

六

六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文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或子衡行其道衡成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或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懷漢中，以見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吏，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誦詛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七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千，及關關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甄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木

孫恩，琅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遣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泰死，感之，皆謂恩曰：「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涉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時東土殷實，莫不祭麗盈。

上、字之等遂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瑛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那浦，瑛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那浦，害謝瑛。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牟之東也。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危淸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字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危淸。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字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五

九

淵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危淸，遂遠遁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日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之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擢州事，號平南將軍，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川刺史、義熙中，劉裕伐苻秦，起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婦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其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櫓，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仰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大物而市之，韻石水急，出舩其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拔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襲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寇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戍卒十萬，舩艦千計，敗衛將軍劉劼於桑落洲，進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循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循懼其侵軼。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

上、字之等遂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瑛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那浦，瑛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那浦，害謝瑛。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牟之東也。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危淸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字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危淸。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字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乃柵石頭斷但溝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繼爲暴風所傾人有疾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淖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夾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魁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

八編類纂

宋書

主

論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鳳雀貪生就夾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夾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

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崇然阿那瓌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緣邊切近諸鎮地廣人稀或後發中原禮宗子弟或國之脚臉寄以爪于甲午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類各居營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此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又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被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高皆有

八編類纂

卷言

主

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論陷陷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暹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薛珍等聚黨。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魏遷。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旣而因晏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董高平。充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運。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

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成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申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驛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

崔暹

流涕自定。鼎伊洛。遷任益輕。惟底潘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飲。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薛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授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闢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師。爲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

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圖賂元。又卒。得不坐。念生遣兵攻仇鳩。河。洮。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光之。因將佐。肯以賊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賊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賊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貞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勒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洪之下，詔諸州鎮軍

人編類集

卷之四十一

末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鄆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洪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賀度拔父子及

後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隋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崇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延伯曰：明晨為公參，勇，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還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路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人編類集

卷之四十一

末

慶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州，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竊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銜等攻仇池郡行臺詔子
擊破之四月敕勅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
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
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
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支輒委走延伯恃其勇
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遣大盾內爲鎖柱
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
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薄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五

主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脫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
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
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寅收
衆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
安完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
之擒頂平其數捕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
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
皆言賊弱以求悅歸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援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

變

變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
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
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
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隋
闕請罪詔原之長流恭奉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
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
諭以禍福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
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
將三萬餘戶南詣深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
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五

末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領之而伏兵以
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
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
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
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
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漢
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杜洛周周
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深啓魏國魏蘇州刺史崔
乘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有

元諱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
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解瓚三戍兵反虜
杜洛周象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五原降戶鮮于
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
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
李瑒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
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
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
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
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壬午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
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
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造道園東念生進逼岐州城
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深棄城走賊帥據北
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
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
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都將楊侃隱身塹中射
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竊以
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御杯瓊馬志逸氣浮軒着讓

虜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頓
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
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
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
畏敵遲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
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帝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
益甚主民凋弊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騎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
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
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壬午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
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
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
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途洛陽椿謂之曰當今
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遺心替
重人何得任其濫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
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
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
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魏晉書
又項一
元道元
元道元
元道元

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豈而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關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後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郗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議之。於胡太后。太后救之。道元殺之。并以劫悅時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曰。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殿一子不燬。關中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寶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陽椿父子所誣。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敕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天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屬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逐出。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歿。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歿。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濟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于城中。而不殺。采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遺其子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

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喬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風蕭竇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夾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湫封疆多在郡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正朔

事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雒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聞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世推克潼關遂入河東竇寅遣騎將德擊毛暹會汴于帳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遁

軍襲竇寅至白門竇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侯醜奴醜奴以竇寅為太傅是時魏主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有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眾陷魏滄洲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侯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萬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萬榮至洛斬於都市萬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正朔

事

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侯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侯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騰曰醜奴勸教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尔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尔諸天尤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尤不敢進岳曰蜀賊風豹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五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尤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普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檄天尤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普薩等已按擗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普薩陣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普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普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普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遣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普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阻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規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發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五

皆縱遣諸柵間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開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遂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平大赦方侯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處於驪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陵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齋勸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飾蛇獸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謂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轍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謂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震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老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畜類

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
 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
 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
 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
 日以萬計牟數璋代之騎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帳愆撫而騎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日竟
 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為郟寧節度使以
 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
 王式討襄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騎兵聞
 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
 兩鎮將士遣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騎兵盡殺之銀刀
 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成赦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
 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
 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冠孽消弭而
 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州都團練使

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

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

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

軍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請京師其銀刀等軍逃

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

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深泗隸焉五年救徐州土

風雄勁甲士精強比因罷卸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

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邳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

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

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

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

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

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

都虞候許佶軍技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

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

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叢都將王仲甫推糧料

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

恩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泝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狙隴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狄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主

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魏塲使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倭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倚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在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略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州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象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邊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霧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怕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四

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勦之罪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勛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頗兵不進共思所以奪勛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遣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遁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且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離宿州。戊卒五百人出戰於澠水上。望風奔潰。賊遂

抵宿州。時宿州閩刺史觀察副使焦璠攝州事。賊又

陷之。璠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一日

之中。四達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且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虜劬自稱兵馬留

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隘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璠

聞符離敗。決泮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

軍至。已涸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

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

人編類集 卷前四 五

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

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

贈張敬恩。遣騎送至泮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

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

縱舟隄下。而隄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

者皆入。賊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濱。賊

追及之。察等諸將及監陳。救使皆歿。士卒死者殆千

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虜劬引兵北

及會所以
目下書
所以便矣
學次知

度澠水。踰山起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

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

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亳州。彥曾怒曰。吾為元純城

陷。而夾賊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

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爭歸之

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

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

徐行儉。劬而到之。盡滅其族。劬坐聽事。盛陳兵衛。戊

寅。劬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庭皓曰。此事甚大。非

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劬許之。明且劬使趣之。庭

皓來見劬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

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劬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長

死邪。虜劬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劬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入屯泗州。果丕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

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

蔡。淮浙充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關溢郭郭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劬許為崔彥曾請。剪滅徐州表。其

啓曰一軍果卒盡可剪除五溪愚民各宜配諫又作
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
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潁州兵纔數百
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
因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愔開劬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固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
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固至即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灰者數百敵兵屯城
西劬以泗州當江淮之衝蓋發兵助固攻之衆至萬
餘紿不能克初朝廷開麗劬自任山還起宿州遠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七

品康道偉齋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劬出
郊迎自任山至于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毳
場使人許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
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開麗劬募人爲兵人利於
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
之執以應募鄰道開劬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
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
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劬遣其將張玄稔
圍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成癸卯離關敕使入
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會

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劬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
管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
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謀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
邪赤心及吐谷渾達軻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
詔許之麗劬以李同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
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
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有辛
讜者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西賊攻城益急
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
復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
恒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
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
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
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
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八弁
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八

卷一百四十四

八編類纂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謹舉
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
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讞逐之攬
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
可殺也讞曰臨陳妄言詠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
乃共奪之謹素多力衆不能奪謹曰將士但登舟我
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
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怡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
敗走鼓譟逐之至贛而還賊陷都梁城沈相及厚本
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九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
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屬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
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
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羣又寇
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
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
所處賊連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旣
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怡請出求救於淮
浙衣帥敢或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
寨而出明日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通鑑卷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
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
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旣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
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
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
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鹿都梁賊城中
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師可師爲之退五
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特勝不設備是日大霧
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
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疾得免者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十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
將校首於彭城屬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
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
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
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
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
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
乃歛富室及商旅財坐匪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
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王安權兵數退賊朝廷命
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

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羅
勛翔軍於藤浦尤軍於靈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
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
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
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
十人辛諱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
之餘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澀不敢進
諱曰我請為前鋒勝則殺之取則汝走猶不可諱乃
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八牒補職名先以未舟三艘
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八編類

卷百四十四

十一

十一

雨及鎮諱帥眾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
勛地杜絕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
帆自東來議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
拒之帆止不進詔令諱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
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巷前存
誠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諱揚言賊不多甚
易與耳師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遠
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
彌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
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衝圍

兵部

地方

拔出承訓賊勢技應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
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惟已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
破承訓龐勛許之已亥弘立引兵度灘水夜襲鹿塘
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
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
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灘水自鹿塘
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
時有敢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
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
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破王

八編類

卷百四十四

十一

十一

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
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馳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
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逸之屠殺殆
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
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
懼與許岳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
兵精於周勇敵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遠
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
望衛士皆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
尚在故留後未與城黨皆以為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會及監軍張道謙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路溫庭結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歿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相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助乃集衆揚言曰助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助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鎗兵許信等共推助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道

七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益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助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梈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助據按而受之時魏傳屢圍豐縣助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精兵三萬救泗州分爲三道度漣至中流大澤擊聞數里賊大驚欲兵屯城西寨舉說圍之縱火焚賊寨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歿吳迥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皆生瘡助留豐縣數日丁未發豐縣庚戌至濳約薹城留武小雖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退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助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助所將皆市井白徒視

人編類纂

卷五十四

道

七

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歿者數萬人助解甲服布襦而遁及敗卒統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丁牙城驛助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助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助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被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愛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阜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許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夫

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巳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估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估帥其黨保子城日晷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估首餘黨多赴水或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謹爲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浪性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夫

疾疇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那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鄆因攻守結繫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劉諫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貴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辨給喜養凶命。咸過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賊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存。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

人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七

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趨邠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遇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鄆。汝州開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因男。棧。鄆。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追。則遣。貴布路士。爭取之。幸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統刺史。據安州。分奇兵圍舒寧。盧壽光等州。時威老且。聞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

非。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驍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斷黃蘗。州。刺史裴滌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請滌。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並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巢恨實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

人編類集

卷五十四

八

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額蔡保。岐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緩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糲。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乘仁為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文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湘西。授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起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賜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送相才補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武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日朝政之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暉、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

陽節度使鄭廷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首，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冠新鄭，巢城陽翟者，在安潛逃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璠斬二長，歿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諺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僱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僞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室廬，殺人如蔬，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者，滅炬弗焚，又未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設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持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開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船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堅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

李相出巡
及賊所往
那

日軍其心
謀敵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主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歛溝壑十月巢據荆南臆李迢
草表報天子迢曰吾悅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
進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
以五百騎釘轡藻糖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繫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
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之巢畏策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巢至二十萬

巢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主

攻陸安成將董昌兵寨不敢戰伏數十騎奔中賊至
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合想曰有
追至吾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
阻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宜欲等十五州廣明元
年淮南高醫進將張溝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怒乃
保鎮州巢多疾別部常宏以眾數萬降所在殘成諸
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
驛將貽賸發二州又取宣州而高駢宏破眾復奮寇宋
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
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最天平節度使賊方
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
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
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瑑執不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激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
許其帥薛能節徐眾城中許人驚謂見幾部將周岌
自激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
歸因其帥支詳亮海齊克讓懼下版引軍還兗州激
水屯皆散衆聞悉眾渡淮安稱卒士大將軍整眾不
劉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溝東都當是時
天子冲弱惟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
震，援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
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繞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
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
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
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
擇，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
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
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
人，尙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孟 幸

入勞問而已。里間晏然，帝從令孜章信門，資遣豐優
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
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
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
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統檄關
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
過華州，累三日糧，不能飽，無間志。十二月，巢攻關，齊
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誑，時士
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
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魏

齊

成

魏

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
賜開菜坑，臣之失也。臣謹其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
或問陛下已議西巡，若鑿與一動，則上下主崩，臣敢
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逆寇宰相燕議，未可輕
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
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凶，微臣勝哥舒翰之火，承範
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
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墜民內壘。
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
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尙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孟 幸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
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
見募軍服解，頗怒，更爲賊，鄉導前賊，蹄焚西市，帝類
郊祈哀，會承範至，共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携，方朝
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
陽，惟福稱澤言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巨範
統右軍，以嚴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
嗣之賊皆被髮，衣大抵輻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
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
門登大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策

以見窮民抵金帛與有數日因大掠縛羣居人索財
號洵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
不可貴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攻元爲金統其徒上
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
以尚讓爲宰相李儔黃諤爲尚書皮日休裴渥翰林
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
校左僕射王璿京兆尹劉瑋米溫張全彭攢李遠等
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
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
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入編類纂

卷香學內

五

五

有至者乃大索里間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
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
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等或者百餘人將
作監鄒綦郎家鄭係率族繼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
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未溫攻鄧州陷之以
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
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
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鄆將朱攻陽爲賊將王玖
哀兵俄而殺玖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漢書

主重營沙苑易定王憲三次渭橋鄆延李孝昌夏
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授咸陽觀渭水破尚讓軍
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
夫傳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遺餼卒五千以
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鄆涇軍爭入
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
作緝肆爲剽巢伏野使城內弛備巢遣將率賊數
百掩鄆涇軍都入猶謂王師護迎之時軍士得珍賄
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
之處存走營始王璿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入編類纂

卷香學內

五

五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
殺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
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城
賊復兵入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璿營黑水攻戰未能
勝鄆畋將竇攻夜率士燭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
以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
食軍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
錢士人或自斃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徒
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米溫尚讓涉渭敗孝
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沒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讒賊且臣當讓急殺吏獻剔目懸之諸郎官門闔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典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五十五

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出奔溫德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卻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或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改節度李昌言於潞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陽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而巢嬖人孟楷方專國溫巧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遣拓拔思恭爲京畿四面都統敕

朱致軍馬崑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斂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典平左抵馬崑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崑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彥主之置闔於沮水七盤三溪水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詳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克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沆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東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山破賊敗統俘數萬僭爵二十里斂爲京觀克用搗整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屠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園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奇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闈完雄吐蕃所據唯衛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五十六

盧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互入虜。熈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璿修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彥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措擊陳州，敗。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畧鄧計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人大飢。時

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湏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賊入寬，旬克用率軍窮躡，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念積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復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討感，乃自刎。殊朴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大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泉之子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羅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

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雨。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盡目權，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鉄槍，時號李鉄槍。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歿，全與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弟渾等咸附之。元兵退，全乃遣完顏寔塞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頭，滴水斷其前路，安兒輕舸走，卽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盜類

累，全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到全收潰卒，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寔戰，敗寔，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寔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眾，彭義斌歸，李全寔卽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正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敗山陽，誘致米商，半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

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

歸，招禮來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屬

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

次先至山陽，實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

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

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饒察，論義，郡豪，氣，復，鐸爲武

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誠，各集忠義民兵，分

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誠合兵，攻寇海

州，根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盜類

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

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

蹙，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全上疏，下詔，招

之，全復書，有云，寧有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

輕兵往，離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

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黠，軻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

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開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頗成

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空開務之事，不明，招納

密，較珪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

有，吉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銀，萬五千人，名忠義，輒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連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郗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謂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據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只值全將盧鼓棹者將濟全掩之金兵滿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所

三

宋史紀事本末

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飾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然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焚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劉瑋議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成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木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發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如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質欵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不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甲赤幟連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阻淮將者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所

四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十虛籍今當嚴實固可省費全聞之叩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嚴除虛籍因甲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右庶類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結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繁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朝以劉全爲總

八編類集

卷五

五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軍造爲主禮榜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趙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航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卓徒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徃爲必守之計未幾嚴鼓柝來取西城谷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廉全遁歸資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尾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闕中鼓譟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今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

八編類集

卷五

六

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詣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盞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益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肯思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遣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己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送入青州十六年涉
勸農出郊募歸八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
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闊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破召卒全斬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越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暉及于渾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已患唯忘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退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未能合也及兵書遣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
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
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節之全乃合帳
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
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
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奉事國疏全奸
謀甚深及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嵩也山
陽叅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開闢用晞稷開望乃騰
圖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遠

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
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
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棧有亂乃引兵趨
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斯以
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
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
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
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
補承信郎莫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
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七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
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
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
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
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叅亦
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
汝向以淮西郡統謁買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
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
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
先主暮議慶福謂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墩遺全不受國因遣全俟其
充于階庭何候務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悉其國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徒
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
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益盜至千
餘結末如北軍率眾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全
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或說楊氏
前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
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
有眾八百涉徒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開文信
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切實應事濟則
揮眾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
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
求撤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爾為自結之
計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
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
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
樓絕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珪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腫入城與
通判宋恭鳴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先
以報貌嗜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
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
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
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
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儂作重傷
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州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
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繼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
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
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此
野貽介隸張惠范咸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
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襄劍狀拱曰忠義反楚州
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
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
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
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帥好人提
刑不必疑請出受泰統不得已出而稿之劉全以兵
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以城
與讓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復至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平山堂文信責拱實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
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必無憾然我必汝八百
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
遂還楚州時野貽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
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夏全復勸乃使十
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遜文信爲辭引兵
還揚州全因僞言野貽失守于整爲亂於是揚州復
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也爰欲如事涵恐而
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瞻稷嘗停楚州守海州得全
歡心瞻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
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誓呼趙那
承曰趙二汝南人正湏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
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倂責慶福不
能彈壓致忠義之閭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
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瞻稷全遣騎
逆瞻稷瞻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瞻稷迎之全
及門下馬拜庭下瞻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
人僞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全引二百騎渡淮與閻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
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
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瞻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瞻
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瞻稷乃潛授世雄
勝軍統制教使逆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
且走得達揚州瞻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四趙往遂
未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
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
若何忽有將校口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
軍乘勢將帶若濟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
憤然使全反全罵罵之狎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
官晞稷撫之而去官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
千全復耶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艦全移出淮河
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聞全始
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
又有苟夢玉書卽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
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巫辭全如京全饋餞夢玉如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忠節

事

平時潛磴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宮夢玉者全往青
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
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
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
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
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
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
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扼漣海以感之斷其
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
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戡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
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
誣義斌叛晞稷徽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
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
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戲下
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己餽金五百兩
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
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晞稷宴青全餽折
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攜鉄錢券人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忠節

事

五千錢全攜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
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
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
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元兵攻
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
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緹城雜樵耒者走楚州發
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
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歿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
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
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計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
 幸全未歸以荷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
 雅意建圖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
 忭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
 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忭亦垂涎代璋從
 史尤力以璋知楚州忭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
 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
 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自揣資望視
 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璋猶憚夏

人編纂

本青雲

主

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賊黨不滿三千徒將
 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
 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
 陰復移屯城內璋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
 焉時傳全已歿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璋令夏
 全盛陳兵楚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援師
 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
 東歸附耶狐兔免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
 矜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拔行營聖曰人傳三哥歿
 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于

書

戈倉廩皆左局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逆
 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史取貨
 物時璋精兵尚萬餘窮求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
 歿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
 蜀揚州造旗幟林琪繼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
 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
 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
 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人納之是舉也張

八編纂

卷青雲

主

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下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
 劉璋自劾未幾歿初姚神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
 其附已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
 歿全借神撫定以誑眾以功入朝三月以神知楚州
 兼制置神辟杜來等為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
 二妾以行至賊東曠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
 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神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
 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
 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全欲降惧眾異議乃
 焚香向南再拜欲自懸而使其黨救之曰今北歸蒙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
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
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
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
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
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
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
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
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
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濶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忠節 上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
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紳命名諸幕客以楊氏
命召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
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
及見之福兵欲害紳其救之得免去贖義絕城西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炎朝廷以淮亂相仍道紳必
斃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闢就以帥
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
之況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
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根不繼如故賊
將國安用開通款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
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恣仇相尋使我曹
無衣食張林那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開隙今歸
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
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
在謂曰朝廷不降錢根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
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
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
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
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杞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金
次妻劉氏也托輕僮每供四總管弄戲得微不敬自
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
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
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
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
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
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
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
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大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根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棹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
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
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歡早發虎兒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追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
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
官欲得錢根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
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卽日
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
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姻全官惠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慟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咩許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弁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選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因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郭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役而審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大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全書至廟堂以規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襍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徒其半于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凶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屠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讎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邢承拜承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糧之留其

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笈，厚募南匠，大治航艘，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笈，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並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遣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為嚴實，遂擊敗走，遂令青崖崗，棟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蠻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人者，類纂

卷五十五

並類

主

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全合縱約，以貲貽與之，金亦遣靳經，歷者，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根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糧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全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眾曰：節使何為有是言也？全曰：庶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璋與夏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民兵捍禦，為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矣，椿臨別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焉，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遠，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三宜差，桐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以識李宜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資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備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人者，類纂

卷五十五

並類

主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糧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危，公私盜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荅，朝宗乃遣十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斫聲，誥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授永免入城，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趙璈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銘板鍊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召沿海亡命爲木手又給璈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被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哉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淪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入信類纂

卷吉聖五

五類

五

船入湖爲攻挽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勗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白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守之輩便可提兵夾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取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源憂之密與樞密袁詔尚書范措議二人所見合清之源乃納詔見帝詔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卽力贊討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璈夫恐欲禿副都統丁勝劫闖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也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旣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八編類纂

卷吉聖五

五類

五

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費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圍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璈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璈夫亟遣劉易卽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了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璈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迓趙范突且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使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埋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俛走出迎全

入坐郡，沿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卿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斤，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旣入曰：今推有徑擄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進，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八編新集

卷之五

五

表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真州，上琪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授兵至，亦遇金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棄兵敗全，兇殆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縱破堰泄濠水，親制陳達率勁騎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營，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管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驛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玠若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開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根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擊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踪跡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根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揚表，出東門。

八編新集

卷之五

五

表

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死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殲甚衆。夜賊復合所圍城，丁酉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伺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金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刊。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
而塔鹿角范葵造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
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騎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
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念畏則
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
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
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則全官爵罷支錢糧文
成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五

新

七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
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宜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
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兩耳全乃取誥勅朝服南向
屋逃平生梗槩再拜祝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漢下
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矣全迎致
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取占事多驗尊
爲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成明日矣人問
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
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勅既焚則一賊爾益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久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
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
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
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
城即闖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
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五

新

七

已塞其堯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章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渚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渚不能拔制勇軍會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
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辟其尸而分
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
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詣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濟夫木
幾因安用歎恨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
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
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繞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蔡繼提精兵進四鼓時

丙午黎明蔡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敵野別將迫至大儀不及蔡使人瘞親帶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霧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伸像左臂武夢神告曰全傷我全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樂手加額曰明輩俱禍及已噶論云全未死至

本編類纂

宋書四十五

无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秦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馮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將萬五千人與余玠犄角取鹽城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益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若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翟溝范蔡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丁嗣斬首千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滾如蟻庚申別將

破賊若干壽河拔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蔡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歿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舟師過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有爲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若棚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孽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使其水衙夷五城餘址賊始惧子才幸趙必

本編類纂

宋書四十五

手

勝王曼軍多若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擇挂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降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鴿計議馮垕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獻許獻玉帶，騎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困，忠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惟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砦，城大敗。楊氏歸避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及有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遂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年而後歿。

入編類纂

宋書

幸

入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邇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罔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大華類纂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一

南東紂賂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王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命制之
聖五版也
中一第也
聖文光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殺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肯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大華類纂

卷之百四十六

十一

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晉人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荷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徐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冠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數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當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八

卷之六

七

與大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必
河南諸將手李必破

盜賊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李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歸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

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賈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武仲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敵愚驚既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網紀姦軌不禁臣敵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發及所

以與之狀張敞謂自洽

今西憲通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頑時吏曉習戰陳議

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真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令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聞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追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劉尚查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榮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都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勳爲都頭劉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藪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車南募兵防寇盜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採訪京東狂賊之士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今於轄下通判

寶金石
卷之四
類知

或知縣中保舉權尤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
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
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
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
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
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
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
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
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
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言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此虜愈強且增歲幣關用
殫竭民力空虛徃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
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
不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
事迹已復萌露齊謂論西裔用
兵盜賊滿盈
今若朝廷切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
賊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
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滿聚
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
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勅

錄貢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
查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
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允論京東京西
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
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
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
罰許其規畫悉就試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退
邈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
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擢趙壽論京
東盜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言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
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為盜賊
為患甚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
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
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
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
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宇建瓴水
也地宜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山水樓櫓之
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也千人其上聚燭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違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彭越城人也朱全忠瑒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辛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蹇心使刺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購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亾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典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擇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凶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禦敵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調試之觀其功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長鐃銅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堯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連逃瀾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反情則難敵，法重則致成，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人編類纂

宋書

道

十

主

史牙杖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令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任此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人編類纂

宋書

道

十

主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舉禍之人，肯公歿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充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念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登唐室，旣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畿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及徐沂、兗、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傑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賞賚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卽以一官，使此輩欲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二、三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必以起賊出身，有不可不往者，徐寇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倉，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盜章
東盜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方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篡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
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
太尉尚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
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
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
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己吾是歲中平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遷岱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他
屯頓川瓌在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
已向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
怖不知所歸此大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皋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
留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之曰詎君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
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術軍屯南陽之

軍軍丹析人武關以鑲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
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謀逆可立定也今兵以
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
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
不知存否幽守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操曰
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
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
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
韓馥為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
搆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
玠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
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
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充父太山之道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兵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
突火出隊馬蹙左右掌司馮機與扶操上馬遂引去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突火出隊馬蹙左右掌司馮機與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予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佈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其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韋先占符應募者數千人皆重不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搏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揚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於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奉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還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別聲校尉沮雋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還操還鄆城布到陳氏為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殺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裝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東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操將迎

子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圍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眾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頭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東平畢謀爲別駕張遼之叛也切

人編輯集

卷之七

五

謀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謀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謀生得果爲謀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慮慮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將皆曰與

分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非故延津荀悅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

人編輯集

卷之七

六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陵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項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輻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悅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河上馬操曰未也有驍騎至稍多或分起輻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糧少與荀悅議欲還許或復以爲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河探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糧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人編類纂

本意

七

七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
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
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舟殺
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招軍將士皆
懼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後因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郃
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
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
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
者除之去郭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
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
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彼得當乘其亂
縱譚扶許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一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
婚尚聞操非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
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甲綬假曠
曠受甲還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
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
敵也尚破我盛何敵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人編類纂

本意

八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
其衆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
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
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媿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
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
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
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
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
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征之擊果自呼沱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擊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止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清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輕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

入編類纂

卷書七

九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尤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逐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久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無之則併力援之則相圖其勞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濟難而才意虛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鄉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侍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壬畿之制于

入編類纂

卷書七

十

里家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誘訕朝廷又與融術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口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闕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請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徵歛之必姑張之將徵葬之必姑寘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生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其醜，陳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草載廢廡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鹿載削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本編類纂

十一

關。村度操意，豫作笞教十餘條，杖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殺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木即寤，及自覺，操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操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鄆郡人。尤司徒洪之後，父完，沱深有大度，雲簡不其侯。高恒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后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賊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繖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粟采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重

本編類纂

十一

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舍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妻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山單，購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嫺徽音之美，又之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郝處持節策詔，其上皇

后，聖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請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都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泣過，訣口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鄰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東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主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軫，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簡子孫 諸葛亮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問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起。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故行名曰若，復盤桓，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許力，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今若懼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旣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旣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高

號曰四友，遂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我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井經闕，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詹曩，南鄉太守傅芳，驕奢，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旣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大不安矣。孫權權劉備外，親內，諫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持其後，則樊圍日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攻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荆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從之懿曰
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闕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
今徒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
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
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
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礙不可以
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
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
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
爲寇不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

八編類纂

卷言四七

五

而今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餘決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撫米閣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未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沮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

八編類纂

卷言五七

十六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嬰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新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中
儀又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旣
降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網束下故下稟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樁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降破之必矣天子竝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往雍郃爲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纒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曰軍薛降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以宜及次律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入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城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大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來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示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奸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墜吾書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合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揚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務其圖書，程殺其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指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

八編類纂

卷書七

九

二千人者，散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淵果遺步騎數萬阻遼，既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途水作長圍，乘賊而向。襲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吾向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也，所以取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茂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八編類纂

卷書七

十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感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十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手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患衆恃雨，故難。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麗自襄平城西南流。

午東非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撤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禽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老，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園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儒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備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秦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送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殿內升御林，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又事之，每事諮詢，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舉，執及

鄧騷、李勝、何晏、丁謨，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丁謨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春，穿廣潤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殺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粟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于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穎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京師農官屯兵連屬。馬七年，吳攻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河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故人以二萬人斷河，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陞梁祖中，將何以救之？奕不從。卒令趙商、段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曹奕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與奕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語曰：何邵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奕爲伎人，奕、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奕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許駕，奕使兩侍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五

五

是奏，永寧太后廢奕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奕門，奕帳下督殿，世上拽引弩，將射懿。孫資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起奕，蔣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奕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典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奕，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五

五

吳司馬曾芝主簿芻糝斬關奔吳及夷之將歸罪也
芝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奉收芝諫料罪
懿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
二于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帶知其討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
子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達

入編類纂

卷之三

美

任憑為豫州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凌至項仰鶴而
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
為崇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
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
人覘之師震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共司馬門鎮
靜內外置障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吳
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
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
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
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
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
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時司馬昭為監軍惟留昭
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
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
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入編類纂

卷之三

美

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
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起出其不意
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
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弭挾委吳姜維圍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國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于吳微徵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服復爲有餘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雙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八編類纂

卷五

主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鋸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請詣庸回陰構凶惡大將軍糾度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易以遇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諫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承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嬖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子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明帝之世承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

八編類纂

卷五

主

望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郟眾六萬渡淮而西師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閭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眾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走

師自有痼疾，使暨割之，齋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惡，家之以被痛甚，嚼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可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霍諝葛誕舉兵淮南，遣子觀為質于吳，以請救。諝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縣布叛逆，漢祖親征，隱囂逆戾，光武西伐，魏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眾擊寡，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莊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遣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詔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連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虛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未與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幸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莊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遣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詔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連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虛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未與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武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棹及儀奉其母來稱儀兄誰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偉儀書以譎靜華兄弟五人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處轉相疑二會飲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子鴛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賊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克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躡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顛輿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魏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若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聚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蜀禪之間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費屢陳異

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
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
杏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
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山破蜀將諸葛
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雜縣解降昭自爲相國總
百揆未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
使諸艾檄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
時魏諸王侯悉在郡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
鑰于鄧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
于蜀監軍衛瑾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鄧

本編卷第

卷第

七

節言子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
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
若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祗有異志無能
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爲王二年昭卒年
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周運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
而鴆之卒

諸葛誕瑯琊人也爲吏部郎及破壽春誕者又以爲
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
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

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
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賜略者
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鶻虎收斂欽囊給其車牛
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
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簡職于大刺史分職皆如漢
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
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本編卷第

卷第

七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疑爲
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
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童乃追
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處曠平
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居室
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奉羊車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抄戶以鹽汁灑
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召荷然情皇孫
聽察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質后所生終致覆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竝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旣而襄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怒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凡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東，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入編類纂

本卷七

季

美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機四起，遂有五湖之亂，後因食麴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降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囚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愍帝鄒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崩，即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箋于曜，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觀受璧，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及群官竝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歎歎流

入編類纂

卷五

美

涕，聰聞而惡之，後囚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承，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甯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饑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鬪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元帝睿，宣帝會孫，鄒郡秦王觀之子也，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守周顛刁協等爲腹心，殷賑，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世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發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賦，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人編續纂

卷書七

羊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避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厥清大殺，改投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伏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卽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詔問因廢，立誣帝在藩，風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世，時人感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卽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固，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闕，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

人編續纂

卷書七

羊

是榮感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榮感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郝超在直，帝乃引入，謂同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假經略，非常之車，臣以百口保之，越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口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忠中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云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報獻之輩云。」

武帝名駿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
理不或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于酒
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
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
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平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
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自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
齊代故密使王韶之給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第幾

无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
勸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鄆耶弟劉裕以爲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
帝于內房

纂類

宋劉裕 附子原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與鄉王
謐獨深，徵焉。裕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
達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拜。伏賊孫恩作亂于
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
參府軍事，命與數千人規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
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

八編類纂

宋書

一

輕騎幸之。宋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
將上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非出海，鹽裕築城于
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
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觀其懈舍，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泥洳。裕乘
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
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
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泥洳，且退。且戰
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
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十一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
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頻破
之。恩自是饑餓，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
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
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
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爲
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于廣陵，舉兵。裕口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
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
之。不然，與卿同之。玄從。凡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八編類纂

宋書

二

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
海。桓玄篡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
去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日見劉裕風骨，吾桓每遊集，
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總明有智鑒，
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凡恐必不
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
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尋還京口。裕託以金劍疾
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爲青
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孟和爲州主簿，
乃令和就相謀，以兵策弘。諸葛長人爲豫州刺史，牙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軍厚之，謀于建鄴，攻玄刻期奔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殺從弟蕭憑之。從子韶弟胤隆，叔道清，和族弟懷王等，無忌等，無詔馳入，斬修以狗裕和勸弘。期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和道規殺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方啾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才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與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王
 退殺既至，裕命誅弘等。殺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此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厚與厚之等乃遣頌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造遊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日，義兵起，甚懼。武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精滿一郡，百萬何無忌對半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為盟主，以孟和為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為司馬。軍火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糧悉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斬敷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繼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誅玄閻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賊魁諸樹布滿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王
 大謙等大敗玄，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裕鑿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于太廟。遣諸將退玄，命尚書王恢率百官奉迎乘輿，玄入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
 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和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

裕行，裕以和詣中軍留府事，到略發建康，帥前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糧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借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又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八編類纂

卷言天

九

道別被段暉帥兗州之眾，移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宇，依險自固，枝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使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棄城入峴，出城迎戰，此下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諲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人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獲敵，人無饋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與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慮及在背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拒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各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裕遣潘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南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撥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聚人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壘二重，糧餉降附，揀拔賢俊，華表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復為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八編類纂

卷言天

十

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
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
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
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
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說此言
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代齊始
將內懼自報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與遣衛將軍姚襄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

入編類纂

秦書

七

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躡兵
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
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
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
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勳勸範奔秦範曰劉
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
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于裕裕着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
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誦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
段宏自魏歸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秘器

懸綱母于城上夕解之丁亥劉裕悉眾攻或曰全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奇開門晉師起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歎以不降之罪起神色自若以母託
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牢之謀襲桓玄申之處事
親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
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驪則附之旣爲君臣必
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
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入編類纂

秦書

八

望矣裕收容謝之然獨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
口萬餘夷其城隍遂超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
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山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爲
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盧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
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
欲未乘與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
上後聞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
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爾何害耶

命登舟無移風止過江止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備遣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落湖及嘗裕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艤艦巨千里孟和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非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闢

八編雜纂

宋書天

本

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和勸行和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衆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同泊蔡洲成擒耳徐遣覆徽自新亭焚舟而戰備多疑少夫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庾辰賊設伏于南昕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止拒留秦軍徐赤特戍查溝戒令勿戰裕既非賊焚查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裕驅還

石頭新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詔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逆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衣冠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劉毅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盆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熙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

八編雜纂

宋書天

十

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斬斬上軍先備火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軍舸走衆皆降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徵廢政竟不能行裕任作輔豪強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子餘人裕誅亮亮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使裕

舞臺
何如勿用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首送都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度循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澠丹陽尹備僧施竝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枝尉裕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二裕偽許焉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裕發建邦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

卷之六

士

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為湘州裕仍進督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醴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裕刻期至都而每奄留不進公卿以下類日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驛出既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肝自慢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謹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自望江轉戰而前謹縱求救于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拒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和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斌熹河間太守嗣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翁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住而料我當出其不

卷之六

士

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有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璋為謹縱所殺修之因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函書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斌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謹縱果命譙道福悉重兵鎮涪城以備

內水，齡石至平櫻，去成都二百里。縱遣泰州刺史侯暉尚書侯射，譙羌帥眾，馮屯平櫻，夾斫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櫻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若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主

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覆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引兵迺趨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驛，譙小苟塞打鼻，賊意急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火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譙道福聞平櫻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

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自投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于豫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府庫徒馬耽于越嵩，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子文祖，並賜死。率眾西討，復加黃執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裕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幸，戒馬遠，履西偏，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戮邪？」來示云：「處儉別物，自有由陳。」

卷一百一十五

主

位况以大過而當戮邪，來示云處儉別物自有由陳。

今代人之君，皆人，以列真可謂處，物者矣。劉藩死，于閔，閔之門，諸葛亮，于左右之手，其言，施方，節，鑿之以，輕兵，遂使，席上，庶幾，懷之，士，閔外，無自信，諸侯以爲，得，身，良所，取也，吾，雖，離，勞，嘗，聞，道于，君子，以手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凡，流，渾濁，當，與，賊，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觀，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裕，濟，江，休之，衆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國，洛，意，適，虛，幽，侮，侵，逼，故，殺及，刑，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于，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授，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非，討，十，三，年，衆

入編類纂

宋書天

主

軍至洛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寇軍將軍增道濟等軍火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王鎮惡克長安會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惡感大日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裕先收其乘器澤儀士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詣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于木火殿十月裕進爵爲王裕微息駕長安

經略趙純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貞爲雍州刺史十四年義貞遷爲赫連勃勃所迫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嚴裕以謙云呂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醜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給帝于東堂裕奉德文即位于是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

入編類纂

宋書天

主

高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遷于瑯琊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臥零陵王偉歎曰詭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卒太侍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湯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惡及吳嬪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

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其人踰垣而入。遂棄于
于。王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儔司空徐美之尚書
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竝入侍醫藥。以廬
陵王義貞爲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
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凡部
有難御之氣。徐美之傅亮。當無異。謝晦常從征伐。
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如可以會稽。江州處
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
甲士千人。若大臣中。要宜有爪牙。以備不詳。入者

入編類纂

卷之六

魏

七

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
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切勿不煩臨
朝。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嚴仲文以爲言。裕曰：日不
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裕曰：敢以解
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
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瘞金劍。上大悅。命碎分賜諸
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謀
時。遂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家臺建有司。奏
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
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精麗。旁人即

付布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議時
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
以留于後。

王鎮惡。北海州人也。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
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
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
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劉
思自朔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到毅請以其
弟克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到克州。上毅
信之。不知見繫。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前

入編類纂

卷之六

魏

八

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斬上立旗。安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鼓。長嚴令後有軍狀。及
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
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將朱顯之。
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
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
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板斧。各手書。凡三函。
示毅。殺皆燒。不視。城內亦不信。毅自來。及短兵接戰。
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鬪。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解。

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江陵千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語，謀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賊勝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尤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取幸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家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人，船上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九

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勛乘衣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于橋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裕留第二子義貞爲安西將軍，鎮惡爲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王猛之相待堅也，非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鎮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簡璉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

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卽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傅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擅道濟求赴國討，弘等奉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臨責，又開濟聚土以象破圓球，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寢，朝未興，兵士連殺二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稅收璽殺群臣拜辭，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幽于吳都，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九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荊州刺史，鎮江陵，除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又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士謹操尚，鄉取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量，力橫桃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執，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即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瞻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筆書自免奢慾敗度閨門無禮待諸第如寇讎表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末年猶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先是說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還荆湘以厭之期日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欲帝

共謀欲帝

太子

主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宮好象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恣乖節主帥不能禁明帝屢勸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乘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塵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擇既而車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在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帝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還生帝故帝每傲行自稱李將軍及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王放恣尤甚黑口

不出鍼椎鑿錐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笞罰一日

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

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囚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

陳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

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

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

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人狡獪

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文司徒

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

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解樹割嬰兒不免沈

勃編頌墓

卷四

主

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

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後爲

蕭道成所弒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迎立安成王準

即位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勅兵入宮逼帝禪位帝

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

宮封汝陰王復弒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

附子孫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衣亂高祖淮陰

令整過江居首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

僞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少淳薄意開
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八郡其
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即位爲右軍將軍
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
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
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
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椳皮爲馬具
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遣及張永等爲觀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書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後以敗休範必遺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
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
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
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不高臥以
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
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
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靈急攻東壘道成挺身上馬
帥衆百人出與黑靈拒戰自曉達明旦矢石不息其
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餐食軍中馬
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有
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于阜英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竝戰沒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
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
乎劭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姓宅府軍長史褚澄開
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賊亦陷太后執
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

卷一百一十五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徽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關時休
範與籤許公與許稱你範在新亭上庶惶惑詣壘期
赴休範振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聽得輒燒
之辱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斃死屍在南岡
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
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就入百姓緣道聚觀
曰今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稍淵劉
秉等更日入直次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
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
然道成晝臥釋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畫腹爲射的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事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
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人是佳射棚而一箭便
死後不復射不如是覆箭射之乃取覆箭一發即中
道成騰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
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亦誠于
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
事平少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
成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
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束縛之冀道成出
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志所見之物皆

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鏡曰明日當以刃誦道成陳
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爲汝盡
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
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
朝走倡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
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
尋廣陵起兵道成于贛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
欲使贛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
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日人多見勸其固廣

八編類纂

卷之八

美

陵恐未爲長筭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
勳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共知非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
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
本自貽猖屢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
知若卑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
足下林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
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非度必不
得俱飛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公爲逆何
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

次子疑皆以爲帝奸單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成功
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爾道成乃上東中
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于
東方道成止之甚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夜
著青衣扶劬道路爲道成掩容帝之往來道成命敬
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
于殿中誦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
門左右門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于
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門間聽
聞之帝乘靈車與左右于臺閣賭跳仍往青園尼寺

人編類纂

卷書文

毛

晚至新安寺偷狗就墨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
殿寢揚王夫常得帝意至是忽僧之見輒切齒曰
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曰
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
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皆逃避內外莫
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寢與楊萬年
取帝防身刀劍之數廂下奉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
行去稱劫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
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意之不敢開門敬則
于牆上投其首道成沈沈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

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覩見以
刀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
門門者震怖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
驚懼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
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褚淵對乘衣入會西
鍾槐樹下計議道成謂乘曰世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乘未答道成髮髯盡張眼光如電乘曰尚書衆事可
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大讓袁粲又不受
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塵衆曰天下之事皆應歸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劔戟羽儀

人編類纂

卷書文

天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
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衆欲有言
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
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
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衆乘等名失色而去
乘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乘曰吾等已
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胸中豈有血邪今年族天劉
乘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
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褚淵素相盡
附乘與袁粲問手仰成矣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

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遣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遺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時道成子顯爲郢州長史蘊伺顯出軍因作亂據郢城顯知之不出蓋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軍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乘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道成任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會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乘從弟領

入籍類纂

卷重天

走

軍驅及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爲內應道成命王敬則于宮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起槩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乘走賴攜湖盡逃鬪鬪並擒斬之粲典範莫祠祖同槩謀藥蠻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殺援道成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道成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回至東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

謝安爲汝陰王策官于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

遭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請入殺王以疾聞齊王嘗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承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備置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叅軍直閣與宋越薛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薛玳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明帝卽位

入籍類纂

卷重天

走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薛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子助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元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史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語群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宣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蒲圻，彼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攻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請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甚悅。彼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彼之曰：卿志康，蘭寇買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牙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蒲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蒲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彙盛朱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蒲圻。彼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克蒲圻。彼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主

主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笞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食，則宿昔圍守，賦飲嚴苦，徵發無度，終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連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彼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領命，乃以彼之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詭，歲送數千人，仗彼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計。四山發兵，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雲漢裏，鈔帛器械，巨

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閭外，朝廷疑懼之，累欲徵人，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彼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肅道成遣彼之子元璋齎廢帝制，斬之，具以示之。彼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帥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彼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襜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彼之贖千挺，割之得太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主

主

后手，今日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彼之指兩襜角示之，彼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錢馬三千，將發江陵，肅道成遣衆軍西討，彼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彼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廢帝崩，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讀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飭詐，陰險鄙惡，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燕帝侍疾及居喪哀毀才還私室即歡笑酬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鬪于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彌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蕭闕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基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媚外人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于西州中務用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不復關若鸞慮變先使蕭詠坦之等于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李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子上比入門三失屨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間令閣人登輿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詠領兵先入宮帝未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後出避德殿遂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插欲戰詎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克無一言退秋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起居皆鸞而後行思食亦鸞采大宮令各無錄公命竟不與即位未四月鸞弒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情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商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粉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泰明帝子也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因事得驗月每當哭輒云喉痛自江祐遙光等誅後無所忌平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羗胡橫吹

人編類纂

志

諸技帝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下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箭又有金銀杖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奔馳聘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盃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羅采珠爲覆裳被雕巧置射維場二百九十六處騎中推帳及步障皆於

以綠紅錦金銀鍍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鳴鷹犬隊
主除令孫娘騎隊主命帝韻齊馬而走左右者逐之
又其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轆初學擔轆每
傾倒在前抄者必致跪傷其後白虎轆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擔轆諸技其服飾皆自製之綴以
金華玉鏡象寶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
死不得殮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
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
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空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
人獨兼集

卷之六

走

門病不得去藏于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
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麋鹿亦不射邪乃
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國之
害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文蟲兒
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詣才勅家游宴寶慶恃
勢作姦富入悉誣以罪延及親隣皆盡殺其男口在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流低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啞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掙刺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訶天子公卿尼之莫不攝息焉是年蕭衍奉南
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間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
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望平眾救火太極殿
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
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塔儀曜臺等十餘殿
及拓拔非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嬖倖
之徒皆號為鬼有趙晃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
章是替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承壽玉
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
窓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
書字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入編類纂

卷之六

美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
金以供雜用稍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棗丁
計功為直欵取見錢供大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
清悉皆墜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髦白鸞綠百品丁條
無復窮已親侍小人因緣為姦引一輪十又各就州
縣求為人輪車取見面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
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仿前後不息百姓困
盡流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為涪陵王而自
立帝又以閭武堂為芳樂苑騎奇極麗當著種樹朝
種夕死死而復生寧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塚樹便

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持葉絮，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紛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錢價，入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奉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耶，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貨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蔽，復加收沒計一。

八編類集

卷諸天

毛

家見臨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發，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籠布，群卜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關豎王寶孫諸人，共替羞羞云爲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鬪豎共爲禪販，以潘妃爲市令，百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罪，潘則與杖乃較，虎賁威儀不得進，大刑于閤內，不得進，實中，獲雖潘氏，而齋諸姊妹淫逐，每游走，潘氏來小與，宮人皆露禪，着幾絲履，帝自戎服騎

馬，從後又開集立塋，躬自引船塋，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若肉，潘妃沽酒，又偏信，將侯神，迎水入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曠，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蘇爲明帝形，非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難以內難，下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近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異，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八編類集

卷諸天

毛

役人多，依人上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遺外，暨坐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陰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兒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下敕，日便欺，崔慧景圍城，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粟糧食，惟爲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竟爲同守計，召上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鑄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嵩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

張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閉將軍，蕭崇發憤，突陣死。
蒙驍將也，既斃，衆軍于是崩，軍人從朱貴觀上，自
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
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寶甲槍七萬
人，蕭衍長圍，旣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盤，屢戰不捷，帝
尤惜金錢，不肯賞賜，如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得
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
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
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臾，解以擬屏，除金
銀雜物，倍急于常法，珍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人，蕭類纂

卷六

十一

留意，使固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乃謀應蕭
衍，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
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
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舍德殿，吹
笙歌，作女兒了臥，未熟，聞兵入，起出，其戶欲還後宮，
清醒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鸞曰：
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
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爲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
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午蕭穎胄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爲巴陵王，以南海郡爲巴陵
國邑，繼遣鄧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年十五，追尊爲齊
和帝。

蕭類纂

卷六

十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九

左編

塞類

梁蕭衍 附子衍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胡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聞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一

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與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愛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愛國欲為周召欲為豎不耶涉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每與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融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瓜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刁白龍耳此竝惟利是與若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為太子

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竝至續召隨王至都陽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愛之乃

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

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

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讎上鷹將軍一言見

命便即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

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

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

王廣之赴救衍為偏帥隸廣之行次熨斗州時去誕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二

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

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視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

之山以通西閭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

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

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于是廣之益

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

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賜衍堅壁不

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和有疑心衍因與書

問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

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

矣。今軍中日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傾筐十萬，陞于水北，銜揚塵，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戰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和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終野。得肅和巾箱中，魏帝初日聞，肅銜善用，兵勿與爭鋒。銜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銜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銜不受餉，密以馬繫齋柱而去。銜出見馬，簽書殷勤縛之，馬日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銜避時嫌，解還，卻曲常乘折角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洩，守樊城，齊明擬銜雍州，受密旨出頓，啓爲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銜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銜止之，不從。于是大敗，銜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銜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銜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尚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珣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銜爲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勸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銜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于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策，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慆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諸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四

五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上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設懿，懿不從，銜乃迎其弟偉及瞻，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事泄，被殺。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還，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醜擲其面，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半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止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非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木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關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嶺，戰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安徐曜甫知之，密具册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向古賢

人編類事

李重光

七

州得天虎，至必回避，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唇亡齒寒，必不孤立，扶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敵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于楨，曾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聲彼聞，必為行事。』」天虎共隱其事，則人生疑山陽惑。

人編類事

卷九

人

手衆只判相嫌，或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遣呼西中郎，席闌文參軍柳悅，閉齋，定議。闌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人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肯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國之固不濟矣。」悅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若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禍酷相尋，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闌文等計，穎胃乃謂天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于期亦以頭借荆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木利，當須來年二月，遣便進兵，恐非廟筭。』」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照自蜀，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時年，月

平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于沔陽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衍爲征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九

建業副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關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逼沔漢使郢城竟陵之衆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叛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沖迎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過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于江陵適廢東昏爲洛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京管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達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岫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人編類集

卷之十

十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能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窮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皆大士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破，將
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擗數萬之兵，以謀
小懸，河注火溪，有不滅豈容非面請救戎狄，以示
于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
爲我白鎮軍前途，取但以相付事，在日中無患，不
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了陽等進軍武口，行命軍
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鵞壘，夾斬待
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
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相救，會房術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七月，行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
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
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
竄走，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友郢魯二城，相屬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
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
加湖之敗，誰不聽服？陳虎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
彼聞人情，理當見懼。長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
所獲俘囚，得伯之、臧王、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郢城有數千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鶴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誠，天命何意？
桓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竟初郢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益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槨，昏昏聞
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因徒以配軍，陳伯之遺蘇隆
之反命，求水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豫，逼之，乃命郢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守韋獻守郢城，行軍事，郢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乃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鄧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共答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
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扶繭，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沅寧，東
昏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于是王茂岳歸珍

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為遊兵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度傾城而至遂款或以血為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阜茨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岬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于利器尚十餘萬關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竝宵潰壬午銜銀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

本編類纂

宋書卷九

主

內驛通營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穎胄卒于是衆望蓋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嶽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寅兼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覆非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惡王頌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史以宮女二千人分賚

梁書卷四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浣陵王為東昏侯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為帝廢齊和帝寶融為巴陵王宮子茹燕尋弑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皆降爵為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紀八年魏取梁三閩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于是朝野譴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收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收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來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蠙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為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驚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為嗣循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為太子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

本編類纂

宋書卷九

南

殺人者言
一分可證
立有文
後代子

落關外彌其皆出使命家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屈也
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
日見滋其誠宜嚴爲禁誦道以節儉糾秦浮華變其
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奏
事但十宵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
能以繩逐爲務遂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
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詭惡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倖
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
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入術類纂 卷之五十五 去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李高諸子
不相下互相猜忌鄧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暕在
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侷人主太子綱惡之常
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啓見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送爲東陽州
以慰其心啓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啓以梁王袁老
朝多秕政啓奮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
襲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方克已爲政撫循士
民數施恩惠廷綱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
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入痛藥纂 卷之五十五 去

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
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
人太過收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
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以傷民王侯子弟多驕淫
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
日不憚或謀及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自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
子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
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
嚴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卽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卽位制年號若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
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齊初侯景納
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
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俾知之懼見讒乃謀
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上偉乃
血影萬王修纂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
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
不盡此乎于是萬等并齎酒肴出項琵琶與帝俱飲

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衰俾乃出嵩進土臺工修纂坐上乃崩俾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禁之後賊乃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荆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郭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利去有隨俾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文並悽愴云帝被執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京堂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屈困阨而

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七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其脫矣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鎮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岑江州刺史蕭懿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劄曰敕止援軍釋軍于鄂州之武城與蕭岑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勅

江陵初梁主以蕭奧代表續爲湘州刺史從續代蕭譽爲湘州刺史繼恃才輕譽迎侯有關譽至留續不遣繼驍舟夜遁將之雍師復慮譽拒之繼與釋有舊欲因之以反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釋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樹柵拒關以自守梁主爲侯景所逼遂租釋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舉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果園之蕭譽留蔡軍蔡大寧守襄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其陳方略以爲城中都督岑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七

大

尺營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尚舊密與之窮帥所部降其兄岫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舉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岫亦走釋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釋曰今社稷危取創臣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勳仍掛并今訪去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夫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東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波瀾輿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廣
鄒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
照帥兵受經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
蕭剛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
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
其罪荆益之釐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
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
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
啓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釋曰六門建康城有六
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
之事請別舉人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侯
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捨穆初狀出于密室遂杜崩
于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侍伏
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竝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
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
故能殖其財川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開侯景陷臺
城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
卽帝位參軍徐忬因諫不從初臺城之圍忬勤紀速
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吾忬反紀謂日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主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釋立爲帝
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
都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
信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射親也請君討之宇
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
遲迥秦之甥也以爲可克秦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
行襲之無不克矣秦乃遣迥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
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
人編類纂 卷之九 紀 干
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
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
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
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拔其三壘于是兩岍十四城俱
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
八十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
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携圓照兄弟
三人送江陵梁主紀屬藉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
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
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迥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

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邈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園壘陳霸先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衆彌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釋接魏使有闕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季幸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與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餘皮服以聽徵王僧辯王琳入援魏軍至柵下釋猶賦詩無廢城彼禽爲魏人所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比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

人編類纂

卷九

主

王

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藉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平漢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釋將多楚人不願移釋亦未欲動侯射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以爲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于是乃留季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井土心爲天王丙王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飾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邈之何益乃止魏軍邈謝答仁勸

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日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次給之配與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殿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克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啓遣尚書傳準監

人編類纂

卷九

主

王

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揀詩流涕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啓使以布祀纒尸欲以蒲薦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乎龍出史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遭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故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擊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瀟一洲自牛俄而文帝暴崩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游

木復生。一河。群公上疏稱慶明年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岷相連惟九十九云。

蕭警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警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料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警見警于湘州警率眾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眾頗離心警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没于水警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警與魏師襲江陵蕭繹彼殺魏相宇文泰命警主梁嗣於江陵東城資以

人蕭勳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警稱皇帝于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警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人功今魏虜貪憚願弔伐之義存因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威威威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及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見孤人之子翁人盡誓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搗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干謀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皆而安之文武官僚

隨卽於授魏人憐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績堯服禹萬世一時警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新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切被虜入闔又失襄陽之地警恨乃日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見邑屋幾毀于戈日用恥于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時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發背而死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為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為霸先取而梁亡焉

人蕭勳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王僧辯太原人也元帝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府參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綬撫遣歸竟陵于是僧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于是綠江也戊望風請盟僧辯並范公私船于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餓旗風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北城自當非礙僧辯百人在人掌此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披諫矢石

如南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帖率兵
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燒。燒料風不便。
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宮中。賊徒大駭。望領失色。賊
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放軍夏首。
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僧率已陵諸軍沿流討
賊。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
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目城出。五色
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
宋子仙等。因覺求論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
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禽子仙等

卷一百一十九

宋

畫

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鵠頭等戍。並
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益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益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皆淚下。沾襟。及發鵠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
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迷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纓。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不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壽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拆壽城。
其復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
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
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呼。嗣思景。僧辯命
侯瑛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南將軍。
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
納降。武陵王紀據泉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
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
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
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瑛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人。備。卷一百一十九

宋

畫

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啓
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縶子
方智。卽梁王位。僧辯勸魏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
陽亦頻與僧辯書。淪國總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
與齊高渙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
禮。因遣子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因求
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
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
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橈中

流不敵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歧位授僧辯大
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
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
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人南門又自有兵來僧辯遠
走出關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袁霸先縱火
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
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一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
是夜被殺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惟以赤
心情好甚露其長子顛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
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人編類纂

卷之重九

主

室恭軍江旣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
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旣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
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旣徵兵旣北安都
舟艦將起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
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歎須決在後欲何所望
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噉我乃敢
進遂赴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請殛天授
也

陳霸先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
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
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
餐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蘭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
使奉表於江陵歡送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
茅灣乃登岸結壇則馬盟約進侯景以殿馱貯石沉
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
接僧辯杜崩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
先往立柵卽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
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人編類纂

卷之重九

主

大路霸先曰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
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等悉力
乘之衆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方
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
月齊送真陽侯明還主社殺王僧辯納之明卽位改
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真陽也霸先曰
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數口嗣主高祖
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
可知乃審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

陳霸先

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
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自有兵
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
及其子頴於是廢真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改承聖
四年爲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
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
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
東門抄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
一升一升米買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
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榜兩楹搗青復搗黃侯景服青

本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元

無

已剽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謊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人
請和霸先許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
北郊壇與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
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
泥中膝滿以爨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邊路
燔官軍每得審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
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田會霸先
從子僧造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卽炊米煮鴨誓
申一戰鴨肉霸先命衆軍辱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
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狗虜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

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末以
後經緯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
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
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
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
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欲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
陳主祖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
外有強敵猶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陵典宿
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
急召臨川王椿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遠至遂與王俱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
未肯下今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
卽按劍上殿自皇后出璽是日卽位以侯瑛爲太尉
安都爲司空

本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元

無

本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

左編

纂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長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奏之子仲瑀上封事中益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充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一

兵器直造其家曳桑空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莫再宿而疾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鹵鬻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還歡自隊主轉爲幽使至洛陽還領產以給客親故惟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美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

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恭衛國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

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

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勇竟不蹄齧已而起

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生歡於牀下訪時事歡

日間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

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華寵擅命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二

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聚

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

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紇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

始其不可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劉
朱亮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
可委去，亮恨之，自是始有圖亮計，及亮入洛，執莊帝
以亮欲聞之大驚，使孫騰偽賀亮，因密說孝莊所在，
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吾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
名于海內，亮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暉，改元建明，封歡為平陽郡公，及蠕蠕費也頭紇豆
陵步藩逼晉陽，亮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
渡，步藩軍盛，亮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
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亮等兵勢

本編類纂

卷百一

王

備其後

日盛，亮又請救于歡，歡內圖亮復處步藩，襲後之難
除，乃與亮悉力破之，步藩死，亮深德歡，誓為兄弟，時
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其執朝政，天光據關
右，亮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之葛榮眾流
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亮患之，問計於歡，歡
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
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亮曰：「善。」誰可行也？賀拔
允時在生，請歡歡奉嚴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
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免敢誣。」

亦其後

著

下因上請殺之，亮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亮臨恐
醒後或致疑，試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
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
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
搃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亮，而樂歡，於是莫
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亮，以并肆類歲霜早，降
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殺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
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亮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
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
握大兵，將不可為。」亮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

本編類纂

卷百一

四

至

百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亮左右已受歡金，因謂
紹宗與歡有隙，亮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
出，溢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亮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
王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處，不辭此眾，便叛，亮自陳
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
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
大家于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

復出此言，飛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飛，飛欲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飛雖動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且日飛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飛隔水肆罵，馳歸晉陽。飛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逆者。盡散於是，士眾咸悅。出滏口，倍加約束。將過麥地，歡輒去，孝馬遠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關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兩

八編類纂

卷重華

七

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節閔帝封歡為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又為并州將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塗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歡乃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歿。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也，當歿奈何？」眾曰：「唯有一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王，眾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八編類纂

卷重華

六

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王，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或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眾皆頓顙，或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明為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眾十萬，歡用賈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律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生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兆，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兆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鄆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鄆城，掠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鄆，眾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鄆，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况爾朱垂責歡背已欲曰日本戮乃各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垂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垂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垂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爲關西大行疊岳以宇文泰爲左丞相時尙憲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王朗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爲黃州刺史岳爲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失垂雖覆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窠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壘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親王饒於乾脯山執手而別魏王醜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朗驍歡帥師北伐爾朱垂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噬今日京師龍甚必構禍隙欲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滎口入爾朱垂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垂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回垂意意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賈泰奄至垂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飛自猛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誠於賀拔岳歡患賀拔岳疾莫陳悅之謂右丞相崔暹曰高龍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暹之言果誘岳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
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笱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
榜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
遣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
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
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
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竝。伏
來奔，稱魏帝提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懷賢
之謂騰曰：「語稱高王元家兒，奉正如此。領軍婁昭辭
疾歸，善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

人編類集

卷重平

十

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
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
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貢顯智爲濟州。尙
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
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
討，事涉忽速，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
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
伐，歡恐部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縮
接，登无密過，謹服關隴，特遠將有逆圖。臣潛勸兵馬，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提兵
四萬，從來遠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恭、擬兵五萬，
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
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
其變乃出。歡天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
并條，佯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
臣爲嬖倖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
計臣若不盡誠，竭節取資。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
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二人願
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

人編類集

卷重平

十

人溫子昇草勅于昇，遠巡未敢作帝。據胡林拔劍作
色于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其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
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蔡雋具申朕懷。今
得王啓言，善懲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
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
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
應之。故募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
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高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開昧不知使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庠狄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傷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悅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子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情問之者寧能不疑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夙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憾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同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旣迎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欲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諱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賊魏帝又勅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倩受代使鄧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之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子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未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王上義貫幽明積爲斛斯椿護構以誠節爲道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魏書卷之八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或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不睦斌之妻椿徑還給帝云歡兵至即日
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西歡入洛停於承寧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亂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就寵爭榮急便鼠失臣節安
在遂收儀同叱列延慶僕射辛雄尚書崔芬恭敬騎
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亂也士弼籍沒家口乃
與百餘議以清河王曹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
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
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卷之八

卷之八

主

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
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
室業喪詐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
定自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見立不惜餘生乃立
之是為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為二歡以孝
武既西恐逼朔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
陽形勢不能相據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餘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
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
三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

察文帝

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劓泰立前陽王
寶炬是為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
太守表侯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
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依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
恐是據於羨襲也思政曰奈何依曰圖歡有立至之
憂西延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
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縱吾軍使寶
泰西入平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

八編續纂

卷之八

古

歡失期

卒慶勝而馳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
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
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寶泰自殺傳
首長安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
孤延為驛一日之中斫十五乃折乃得免泰亦引軍
還高昂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
流矢中者三頰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曰
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
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寧泰軍沒人心恐動
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眾力戰全軍

如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師八月秦帥李弼等十
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野關中饒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
長史薛琨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肯成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蒲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
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

入編類集

卷五

五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秦道便戒華州刺史王羅羅
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豕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
謂羅口何不早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
此欲成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齋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秦至沙苑距東魏
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
據撫河北其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羅羅
亦未
奇後

秦

河非衆所欲獨耻失寶秦悅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

戰輸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秦遣達
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第擗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秦歡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入編類集

卷五

五

軍歌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親其甲裳足知令
賞之勇何必數級彭舉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勝
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
兵莫有應者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秦追
歡至河上還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徵
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白
歡欲因秦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秦至穀城侯景
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
其前鋒景等阻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逾夜過李弼達武奚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濕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弼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擊擊東魏兵六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益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睹見其從叔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叔示之昂

八編類纂

卷言平

七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退者斬其首去歡臨之如養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布絹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兖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成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侯普尊老持禮之普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藉首曰願出氣力以報深恩及弼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得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侯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且至未戰數十合宛霖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屬右趙賁等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魏王及泰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備同牛虎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笏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成思政被重創問總會曰暮敵亦收兵思或每戰常着破衣焚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襄劍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圍左右勸乘馬以勸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

八編類纂

卷言平

夫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文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爵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閉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讎讒

中大機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王晏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成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各自出城聚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閔卿泰以上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而縛散騎常侍陸連諫曰賊進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也且賊亦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

入編類纂

卷重千

九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餘佐四十八人諸將乘驍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寶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類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亦將下者三噤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衆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胡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成用爾子興慶曰見火願用兒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樂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樂刃垂及四宇之口賀六澤賀拔破胡必殺法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徵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數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王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

入編類纂

卷重千

十

取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必俄奮，
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疾傷相繼，乃謂左右
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
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
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逼，東
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
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
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外，此中必
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
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涓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大龜龜集

卷五十五

主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濬言於歡曰：混
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
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
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
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
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
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
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
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歸表而

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
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
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宰
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麗，事靜帝，
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命，每侍宴，伏俯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鞞躬屏氣，承
聖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
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大龜龜集

卷五十六

主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纓，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泰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開離寇亂。秦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
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善泰二年。爾朱天光東
拒高歡。留第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
下。帝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秦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有人有留
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
不遂。岳大喜。即令秦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
秦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
臺。以秦爲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八編類纂 卷重平 秦魏

五

朝政。秦請往觀之。以秦非常人。將留之。秦說陳忠。欽
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
上驛千里。追秦至關。不及而反。秦還謂岳曰。高歡豈
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
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
之衆。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侯莫陳悅。勝兵三千餘人。及靈
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
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
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
還軍長安。巨輔觀室。岳大悅。從秦請與蘇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秦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
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
衆皆舉秦。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
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秦至州。伊利望風。欽附。而曹
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
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秦謀。秦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
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
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
屬。趙貴言於衆。稱秦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八編類纂 卷重平 秦魏

五

而秦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
州。告秦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秦曰。難得而易失。
者。時也不候。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
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
岳衆。秦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
雖歿。宇文秦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前耳。隨
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秦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
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
王基勞秦。秦不受命。秦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
景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秦。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放之泰亦悔驛退之不及基亦逃歸言泰謀保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少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歡開岳被言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疾莫陳悅亦被劫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因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毘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

及魏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帝因詔泰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泰州刺史方侯普檢令爲已授普授疑之封以主泰表奏之魏帝因問泰安泰隲計泰請召悅據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論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隲留兄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蕭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朱狹關太互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隲開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即輕騎數百越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退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劫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臺榭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歡聞隲尅捷遣使於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伏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湟合口爲圖河東計魏

人編類纂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帝進泰待中關四大都督魏帝方圍歡又遣徵兵泰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罷率甲士一萬先據鞏州歡若西來王罷足得抗拒如其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解勳椿

鎮武年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王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越并州還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賊之與斛斯椿等據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偕儀衛奉迎謁見於東墀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承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遂其象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閉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至明

大編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賴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椎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孽腫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恩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賴川為鄭州遇恩政甚重初恩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為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援賴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為行臺賴川置州遣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泰令從猷策恩政因請泰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年盜殺高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錫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俱之合為百府是年高洋募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王曄帝代之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齊王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滅矣會久雨畜產多死乃還二年尚

大編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書元烈謀殺泰事。泚泰殺之。魏王自元烈之戚，有怨言，密謀誅泰。諸子皆切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干翼分掌禁兵。由是魏王謀泚泰。廢魏王，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子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任，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大業長年

大業長年

堯

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募類

募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為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贖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旺攻汴環汴為三十六柵全忠願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秦鄭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承死宗權聞難等賊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寇

州朱瑋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

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瑋而樂聲不輟瑋不意兵之至也充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宗權與瑋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旺攻汴全忠聞瑋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瑋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瑋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逐毋與之鬪也已而瑋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家圍瑋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瑋軍為三而擊之瑋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瑋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移檄充鄆誣其誘汴亡卒以來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駘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為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倍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全義取河陽迷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特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駉歿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纂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執璠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退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詭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兵三千屬濬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除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三城羅弘信來送款京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泅水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獨克用子落落送于魏從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瑄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涼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櫟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於從周亟返兵至于澤河瑄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兵叔瑒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錫仁恭之滄州取共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鸛堤大敗之置取洛州全忠如滄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

或初考選
其在可

錄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
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
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為梁王
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焉從周及鎮定之
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
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嵐自劉季述等已誅
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胤翔李
茂真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
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
耳頗聞之乃遷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李唐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
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為制召梁兵入誅宦者
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
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
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
子怒胤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
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
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
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隴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
慈隴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

高教教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
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
皆凍餓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
出天子以為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
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
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
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
以為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
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
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六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上曰漢王長胤承
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
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
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
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
領軍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
欲甲倖為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
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
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
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殺前束之此臣得遂取及成乃幸耳不忍見其狀之
辱全忠奏留去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
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宮苑使王殷爲
皇城使蔣玄暉克衛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
衛及京輔全忠謂潘鎮李克用使者還言陽言崔胤
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省其君既批朝
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份則衆生破國亡家在
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武羽林神策等軍名
存實亡侍衛單家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
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七

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
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隊馬而
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歲者十餘人盡
殺之遺其子友諒代典宿衛崔胤假朱全忠兵
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
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
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
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
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
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與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
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請誅
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
荆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荆右三軍事兼
荆度支胤所募兵並從遣之以崔遠柳燾並同平章
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
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
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
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
本妻姜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七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和與連兵逼京畿復
姓名爲李繼微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
岐兵逼京師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
百官東行騎徒士民號哭滿路馬曰賊崔胤召朱溫
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纏屬月餘不絕
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延範爲御營使毀長安
宮室百司及民間虛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
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於張全
義治事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
財以賦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

平禹成朕不復為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
語云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官室未成駐留於陳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陪幸全忠醉
上先赴洛陽督修官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蓋建驕全忠是全忠以
為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館軍以

本朝通纂

卷五十五

九

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絕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師藩鎮以圖匡復日朕至
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候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稱御後發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卯車駕發陝王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聞祐之司天監王麻晉團夫人可

惡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憊於殺水自崔胤
之夾大軍攻亡俱盡所餘擊毬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帳盡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為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衛使以章虔為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日疎秀且年齒以壯

本朝通纂

卷五十五

十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流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揚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切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人編纂

朱宣王

十一

伏梓官

謝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計賊先是

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反恭氏叔琮不

敢士卒侵擾市肆及恭氏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

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

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復將玄暉遷昭宗

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酌酒悉繼殺之投尸池
中初柳璨及策不四年為宰相性何巧輕佻時天子
左右皆未全忠腹心聚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
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樞張廷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

鍾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

質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

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諸公全忠故二人

君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六柳璨與朱全忠之辨

悉為成幅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

之象因誅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
怨望腹非宜以之寒策異今長亦言於全忠曰朝廷
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亂素亂綱紀且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
為然奏西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州刺史自餘或
門曹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
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
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
樞獨孤損崔遠等並廢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
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
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乃故深疾縉紳之士言
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一投之黃河使為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汜治朝廷必有竄逐者時
人謂之鵬舉全忠嘗與僚佐以遊宴坐於大柳之下

不遠千里
負死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教人起

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

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

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皆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

之十月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募府是日

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乘勝擊淮南全

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

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屢登城見全忠拜

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

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

八編類纂 卷重 主

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

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

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

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蹶忿无甚全忠曰汝

曹巧述聞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

子也玄暉與聚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

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

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

忠怒其稽緩讓不受聚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會聚
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官人達意玄

群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殷趙殷衡諸

玄暉去與柳聚張廷範積善官後晏對太后焚香為

誓期踵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

擊河南嶽以王殷權知樞密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

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

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殺罷

官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

暉私待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害太后于積善宮

于是斬柳聚於上東門外車裂之於都市聚臨行

呼曰負國賊柳聚或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

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一故大舉伐之欲以

堅者鎮之心既而滄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

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

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

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不皆以異戴唐室為

各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

仍命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

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

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

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於梁
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踐諾大梁以攝中書令張
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渙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
薛昭卿爲押金寶使楊渙子凝式言於渙曰大人爲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
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孟辭之渙大駭曰汝乃
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復與宗
戚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脫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益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

大編類纂

卷重字

主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奉唐昭宣帝
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既濟陰王於曹州退諡曰
唐元帝華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
徧全義子總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
頃在河陽爲本罕之所圍嚼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
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
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
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
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
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
友珪常有過帝捷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
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
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
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
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
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宜者未行敬翔左遷者
多遣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
勳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勅以千
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夜斬關入

大編類纂

卷重字

主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
非他人也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及出於背友珪
自以醜暴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未官丁昭溥
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
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鄂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
朕躬然疾因震驚備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
事韓勳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
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墓立諸宿
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
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機牽聞甚。惡吾僭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諒書。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諒謂使者曰。斯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璽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待衛諸軍使韓勛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諒以河中附於晉。以求象。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郵。討使更以韓勛副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秋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彥克崇政院使。期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七

中。賊討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康兵于胡壁。友諒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逼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遣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遂爲孟滏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縢。終莫之附。驛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押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通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鄂王篡竊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獨軍錢五十萬。縛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鄂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乎。或月鄂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養謀討乃遣其子王奔。賢王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審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飯汝輩

人。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

卷五十五

七

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且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官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趙扎。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輔乃定。象先巖。喬。傅。國寶。諸大梁。迎均王。王

日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追
廢友珪爲虜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
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
其醜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
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
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
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人編集 卷重主 七
皆警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
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
誅死其麾下兵悉謀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
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
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
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
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
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
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
乎威對曰臣不敢諫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
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
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
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
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
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別恣其所取其餘悉以
分賜士卒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
則叩城奉迎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
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
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

人編集 卷重主

千

沉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爲城而鬪吾
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
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
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
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
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
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
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
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
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子自焚死思紹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夢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餽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郃史弘肇蘇逢吉禹珪實貞周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周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郃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主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昵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事事聚飲有富室娶婦守恩與非侵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篋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日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郃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策庶不負驅策帝欲容謝之既而朝貴會弘肇舉大鵬為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郃亦舉鵬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屬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鑿大鋤安用毛雞三司使王章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主

曰無毛雞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閉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讓之大怒以醜語誑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殿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郃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郃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主年益壯朕為大臣所制郃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

郭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
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郭等入白太
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
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
不見與郭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
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郭等親
宦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齋密詔令鎮守李洪義殺弘
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
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
錡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人編類纂

卷重主

五

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
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史魏仁溥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程彊兵
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厥
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
及諸將告以郭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
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
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
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威乃留其養子
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
食得詔捨七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
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
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妄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
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
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
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規郭威威獲之以表
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
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閣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

人編類纂

卷重主

五

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
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
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
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法曹功名不若奉行前
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
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
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
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畝寨餘皆逃潰旦日將
還官至玄化門劉錡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
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蘇逢吉聞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錫勳之威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錫李洪建
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錫殊威家屬威入京師錫妻
裸露以席自蔽與錫俱見魏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
意與人為婢威使人責錫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
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錫曰為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皆以為善乃止殺錫與李業等竊其妻子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去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脯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
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
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
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
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
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
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
暇入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
左右以卧相崇之示請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與峻議立贊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
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
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
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
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
廟事太后為母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
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滯入
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起論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維揚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去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起令起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
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
貞數目逆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焉公事崇
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詰
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
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為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
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
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
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
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贊歸
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
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
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
之周主威試湘陰公贊劉崇卿位於晉陽仍用乾祐
年號所有者并於近代鳳臺蔚沁遼麟石十二州

八編類纂

卷言五

七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
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
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
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
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
敗吾事乃敕龍觀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契丹北至晉陽土馬什表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
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
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咸立四年卒傳其春
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
御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
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
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
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
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
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冕
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
間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
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八編類纂

卷言五

七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
衆安得而用之帝以答覆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
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
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
劉崇耳然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
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轎車歸葬自是驕將
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實高平之功
以李重進向訓張承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承德
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
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開羅主軍者，釋趙冕之囚，歐陽修曰：世宗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維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速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七